

1957  
MAY 1957



# 筆 說 記

## 李孟符編 春冰室野乘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考據家不可不看：因為有歷史的資料

▲探奇者不可不看：因為有奇趣的異聞

本書內載明清兩朝之社會奇案、鴻儒詩詞、宮禁趣聞、名人軼事、搜羅宏富、纖細靡遺、個中事蹟、俱係採集海內祕籍、以及故老傳聞、儘都外間不經見者、可以供歷史參考之用、可以作消閒解悶之資、一舉兩得、惠而不費、各界人士、盍速購閱、

## 洪楊燾魁 石達開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石達開洪楊燾魁也、其一生之戰功事業、以及奇趣遺聞、頗足以資人談助、惜乎世俗傳聞、不足徵實、而太平、軼事之紀載、則又語焉不詳、本局近于四川藩庫中、平、軼事之紀載、則又語焉不詳、本局近于四川藩庫中、間有殘缺不全者、則參酌各家記載、略為潤色、辭入編次、彙輯成書、以餉閱者、內載行軍之策略、用大史蹟、不家下、以及酒後茶餘之消遣、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偵探世界第十期目錄

紀楊少伯師徒遇劍客事

賊之偵探家

匣上指紋

偵探譯稿和創作的兩面觀

有妻者

女俠

我的婚姻

偵探小說拾零

三封信

花刀劉二

鏢行與綠林

向愷然

王天恨

趙若狂

俞慕古

徐卓呆

范海容

程小青

胡亞光

俞天憤

顧明道

李茫句

偵探世界第十期目錄

不平者.....

一件離奇案.....

箱屍.....

偵探小說的效用.....

未來之勁敵.....

小說中的四大偵探.....

一萬金鎊.....

跛足者.....

第二號室.....

(兩章)

近代俠義英雄傳.....

(兩回)

編輯者言.....

王天恨

王天恨

龐憶樓

程小青

周振聲

程小青

丁永森

顧明道

程小青

不肖生

施濟羣

陰歷九月十五日發行

陽歷十月廿四號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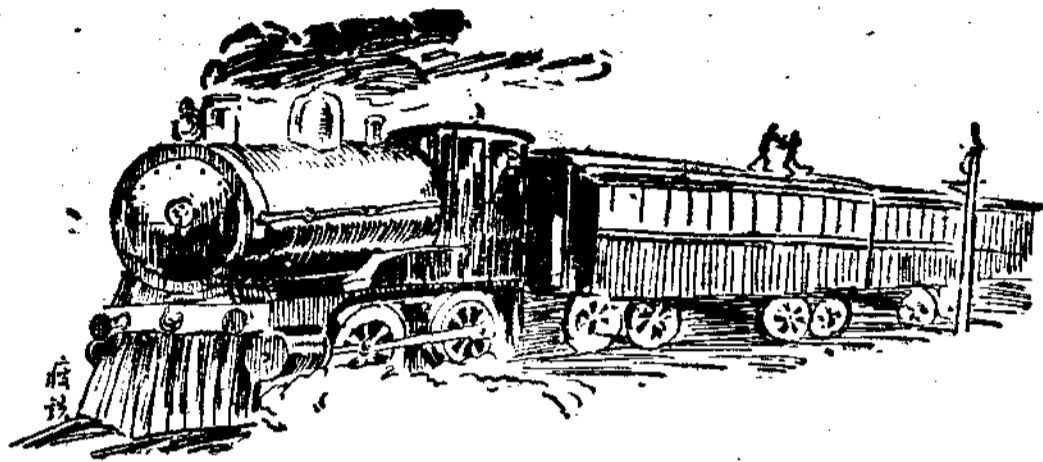


凡是讀過向愷然先生武俠小說的無不拍案叫絕。稱爲箇中能手。惟先生現因擔任幾處長篇小說。短篇却不大多作。這回從百忙之中。抽出一點餘暇。替本雜誌撰了一篇「紀楊少伯師徒遇劍客事」。這期刊了半篇。還有半篇。留到下一期再用。譬如吃美菓佳餚一樣。偏是饑涎欲滴。偏不一氣吃完。慢慢咀嚼。方顯得味勝尋常。讀者諸君。相信我這話說得不錯嗎。

趙茗狂先生在本雜誌上做了幾篇滑稽探案。想入非非。大家都說他可在偵探小說中別樹一幟。然而他並不是專擅滑稽。有時認真作幾篇。或是譯幾篇。也都着實不錯。這期的「匣上指紋」。寫得非常細膩。非常熨貼。不過在細膩熨貼之中。總還帶着一點滑稽色彩。這也算是他的暗號吧。（茗狂在紅雜誌上曾作過一篇著作家的暗號）

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久已膾炙人口。此篇「我的婚姻」。就用包朗本身的事實現身說法。情節愈覺周匝縝密。餘如卓呆天憤天恨諸君的作品。閱者早已看得不少。也毋庸在下再來介紹了。

下期有何海鳴的「一星期的上海偵探」卓呆的「犯罪趣味」王西神的「松耶柏耶」諸篇特先露布



紀楊少伯師徒遇劍客事

## 然·愷·向· [主] 事客劍遇徒師伯少楊紀

未曾紀述這篇事實之前。在下却要說一段四川自流井產鹽的閒話。自流井產鹽。是人人知道的那裏用得着在下來說呢。不過自流井產鹽。固是人人知道。而自流井的鹽。是怎生產出來的。是不是和山東的蘆鹽。江蘇的淮鹽一樣。或者還有許多人不知道。自流井的鹽。是從鹽井裏吊出水來。用火煮成的。和蘆鹽淮鹽完全不同。說起自流井的鹽井。很有可使人驚訝的地方。那井有深到二百多丈的口徑。却又祇有碗口粗細。這種井在機械發達到了極點的歐美各國。祇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何況完全不知道利用機械。純由人力打成這們深。又這們小的井。其成功不是很可使人驚訝嗎。他們打這種鹽井的方法。初動工的時候。也和平常打吊井的差不多。打到兩三丈深以後。就用極直線的松木。打空中心。豎在井裏。周圍把泥土填塞了。祇留出些松木。

在地面上那松木中心打空的圓洞即是鹽井的井口。於是在井口上搭起一個絞車架子來。並蓋一座房屋把絞車架蓋在裏面。絞車上盤着幾纜。幾纜尾端繫南竹一段。竹端繫打井的鐵鑽。那鑽恰有井口大小。長有數尺。鑽未曾着的構造很巧。鑽尖與武術家所用的飛抓相似。地以前鑽尖鐵爪是張開的一着地就立時抓攔來。爪中抓泥一撮。上面用絞車將幾纜絞起。鐵鑽出井口。取下爪中所抓的泥。重復放下。是這們從容不迫的一把一把向外抓。那怕遇着石板也慢慢的抓穿一個圓洞。過去所怕的就是遇着鵝卵石。石質既甚堅硬而又圓滑。不好着力。抓是抓不起來的。鑽也鑽不爛。過了這

種當口便很費事。須將鐵鑽絞出來。用槌熟了。的桐油石灰吊下井去。把鵝卵石的周圍填緊。不使有絲毫活動的餘地。等到桐油石灰乾了。然後再用鐵鑽。祇幾下就得把鵝卵石鑽破。一經破裂便容易着力了。打井的人家選擇的地點好。打到七八十丈就成了。功的也有。然而打到百幾十丈的居多。鹽井裏的水是黑色的。就拿這水可以煮出鹽來。這井有兩種。一種是水井。一種是火井。在初打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井是水。是火。打成功才。知道火井裏噴出來煤氣。可以燃燒。於是就利用這煤氣。在井旁邊架起許多大鍋。大灶。來替別人煮鹽。收人的火費。近處有水的井。

和。有。火。井。的。打。好。了。合。同。便。從。水。井。口。旁。邊。安。一。個。溜。筒。與。接。自。來。水。管。一。樣。直。接。到。火。井。旁。邊。不。過。溜。筒。所。經。過。的。地。方。不。經。過。有。夙。嫌。人。家。的。土。地。才。好。祇。出。相。當。的。租。價。就。許。溜。筒。經。過。若。遇。了。有。夙。嫌。的。就。很。麻。煩。每。有。看。經。過。的。路。線。有。多。遠。用。大。元。寶。照。着。路。線。密。密。的。擺。過。去。有。多。遠。擺。多。遠。拿。這。多。元。寶。做。租。價。才。允。許。經。過。的。却。說。在。前。清。光。緒。初。年。自。流。井。有。個。姓。楊。名。太。和。的。爲。人。很。是。古。板。家。中。略。有。些。產。業。一。家。數。口。足。夠。衣。食。太。和。有。個。兒。子。名。叫。少。伯。性。質。與。太。和。一。樣。絲。毫。不。肯。苟。且。他。鄰。居。有。家。姓。張。的。人。多。勢。大。又。富。有。資。財。張。家。的。子。弟。在。外。面。無。所。不。爲。楊。太。和。看。了。張。家。的。行。爲。早。已。

有。些。瞧。不。上。眼。而。張。家。的。子。弟。並。不。覺。得。平。日。仍。是。彼。此。來。往。這。日。有。個。與。太。和。沾。了。些。親。的。妙。齡。女。眷。到。楊。家。來。了。張。家。子。弟。見。這。女。眷。還。生。得。不。錯。就。起。了。混。賬。念。頭。竟。在。楊。家。做。出。些。無。禮。的。樣。子。來。楊。太。和。那。裏。容。忍。得。下。呢。一。面。送。女。眷。回。去。一。面。表。示。與。張。家。絕。交。不。多。幾。日。張。家。在。三。十。年。前。動。工。的。一。口。鹽。井。打。成。了。出。的。水。極。好。張。家。照。例。辦。慶。祝。成。功。的。酒。席。徧。請。親。鄰。戚。族。祇。因。曾。受。過。楊。家。的。辱。單。獨。撇。開。楊。太。和。父。子。不。請。當。時。却。不。曾。想。到。新。鹽。井。的。溜。筒。必。須。打。楊。家。的。田。地。中。經。過。及。至。裝。設。起。溜。筒。來。才。慌。了。手。脚。連。忙。托。人。去。問。楊。太。和。看。要。多。少。銀。子。的。



租。價。楊。太。和。一。口。回。絕。無。論。有。多。少。銀。子。不。租。張。家。要。求。了。好。幾。次。無。奈。楊。太。和。生。性。古。板。簡。直。沒。有。商。量。的。餘。地。張。家。見。軟。求。不。行。就。暗。中。設。計。想。把。楊。太。和。害。死。那。時。楊。少。伯。才。得。十。三。四。歲。以。爲。祇。要。將。楊。太。和。害。死。了。小。孩。子。手。裏。是。容。易。說。話。的。廣。錢。通。神。不。消。一。年。半。載。的。工。夫。果。然。把。楊。太。和。害。得。喪。了。性。命。並。且。張。家。的。手。段。很。巧。暗。中。害。死。了。楊。太。和。居。然。能。使。楊。少。伯。不。知。道。楊。太。和。既。死。喪。葬。都。需。費。用。張。家。託。人。出。面。借。銀。子。給。少。伯。使。用。重。利。盤。剝。少。年。人。沒。有。生。利。的。能。力。債。務。日。累。日。重。產。業。保。守。不。住。張。家。這。時。祇。託。人。轉。一。轉。手。楊。家。的。產。業。便。改。姓。張。了。等。到。楊。少。伯。覺。悟。張。家。的。陰。謀。已。是。

四  
追。悔。不。及。了。後。來。楊。少。伯。明。知。自。己。父。親。是。被。張。家。謀。殺。的。因。爲。沒。拿。着。絲。毫。證。據。而。自。己。又。無。錢。無。勢。沒。有。報。仇。的。能。力。祇。得。忍。氣。吞。聲。暫。時。按。納。住。一。腔。怨。忿。先。到。重。慶。在。家。鹽。行。裏。當。夥。計。因。他。爲。人。誠。樸。勤。謹。同。行。的。人。都。欽。敬。他。祇。當。了。十。來。年。夥。計。就。將。積。聚。下。來。的。薪。賞。自。己。開。了。一。個。小。規。模。的。鹽。行。牌。名。慶。隆。營。運。得。法。又。過。了。十。來。年。慶。隆。鹽。行。居。然。是。重。慶。首。屈。一。指。的。鹽。行。了。也。是。事。有。湊。巧。慶。隆。行。因。爲。進。貨。與。運。商。發。生。纏。纏。而。這。運。商。又。恰。是。楊。少。伯。不。共。戴。天。的。人。張。家。子。弟。楊。少。伯。在。重。慶。做。了。二。十。來。年。的。生意。歷。來。心。氣。和。平。不。曾。與。人。齟。齬。過。這。回。的。

驟。轉。運。商。若。不。是。張。家。子。弟。楊。少。伯。原。不。難。讓。道。這。方。面。已。得。不。了。甚。麼。甜。頭。才。肯。官。司。結。束。畢。竟。是。錢。少。的。楊。少。伯。輸。了。楊。少。伯。本。來。打。起。官。司。來。但。是。楊。少。伯。雖。說。在。生。意。裏。面。發。了。些。財。然。究。竟。敵。張。家。不。過。清。朝。末。年。做。官。人。的。本。領。第。一。就。是。要。錢。凡。遇。了。打。官。司。的。原。告。一。方。面。有。錢。官。司。結。果。是。原。告。打。贏。被。告。一。方。面。有。錢。結。果。是。被。告。打。贏。若。是。兩。方。都。有。錢。這。場。官。司。便。不。容。易。有。結。果。一。則。因。爲。做。官。兩。方。面。都。得。了。錢。不。好。判。出。誰。曲。誰。直。一。則。因。爲。曲。直。既。經。判。定。官。司。有。了。結。束。這。場。官。司。便。再。沒。有。得。錢。的。希。望。了。這。是。官。場。中。慣。例。楊。少。伯。與。張。家。的。官。司。就。爲。的。兩。家。都。有。錢。拖。了。兩。年。還。不。肯。將。官。司。結。束。直。到。楊。少。伯。把。錢。花。完。了。知。道。這。方。面。已。得。不。了。甚。麼。甜。頭。才。肯。官。司。結。束。畢。竟。是。錢。少。的。楊。少。伯。輸。了。楊。少。伯。本。來。打。不。過。張。家。心。裏。氣。忿。到。了。極。處。自。不。待。言。而。因。這。場。官。司。把。慶。隆。行。的。成。本。拿。空。了。眼。見。得。在。重。慶。首。屈。一。指。的。鹽。行。看。看。撐。持。不。住。心。裏。更。加。焦。急。勉。強。設。法。維。持。了。一。會。無。奈。局。面。太。大。虧。累。太。深。要。支。持。門。面。下。去。至。少。非。得。二。三。萬。兩。銀。子。不。可。楊。少。伯。一。時。沒。處。籌。措。祇。得。決。計。將。慶。隆。行。盤。頂。給。別。人。去。做。但。是。在。重。慶。招。頂。了。多。少。日。子。無。人。承。受。少。伯。有。幾。個。有。錢。的。朋。友。在。成。都。少。伯。便。託。夥。計。照。顧。行。務。自。己。帶。了。盤。費。到。成。都。來。住。

在成都一家有名的遠來客棧裏。少伯曾在這客棧住過多次。賬房茶房都認識少伯。到客棧的二日。少伯從外面看朋友回來。剛跨進客棧門。迎面遇着一個漂亮少年。氣度軒昂。衣飾華麗。很像是一個貴胄公子的模樣。楊少伯不覺停步。看了一眼。那少年也望了少伯一眼。自大踏步出門去了。少伯回到自己房裏。恰好茶房進來伏侍。少伯順口向茶房問道。剛才我進這大門的時候。迎面遇見的那個闊少年。是住在這裏的麼。茶房點頭答道。上進三開間房子。就是他一個人包住了。不許旁人再進裏去住。少伯道。他姓甚麼。來了多久。到這裏幹甚麼事。你都知道麼。茶房道。他來了半個多月了。他說。

姓邵。行李極多。大皮箱都有四十多口。他是到成都來看朋友。他到這裏半個多月。差不多沒一天不叫酒席請客。用錢散漫的。不得少伯道。請來的都是些甚麼客。茶房道。都是本城的一般富貴人家。大少爺。聽說他做了好幾個有名的紅姑娘。整萬的銀兩。送給那些婊子。少伯笑道。原來是一個遊蕩子弟。接着長歎了一聲道。有用的銀子。可惜落在這種游蕩子弟手裏。全花在無用的地方。茶房去後。少伯也沒把少年的事放在心上。爲慶隆行招頂的事。在遠來棧住了半個月。那些有錢的朋友都知道。少伯因官司打虧了。急於盤頂。遂都存一個勒價的心思。三番

五次說不成功。少伯又是急，又是氣，欲待賭氣回重慶去罷。心想爲的重慶無人承頂，才到成都來，不在這裏弄妥回去。歸家又有甚麼辦法呢？思來想去，祇得忍氣再住些時。這日早起，茶房進來打掃房間，笑向少伯道：住在上進，那個姓邵的後生，今早已病得不能起床了，祇怕那些婊子家裏受了人家的暗算，少伯正在心中焦悶，聽了這話，就問道：他沒請醫生來瞧嗎？茶房道：他還請得起醫生，倒好了呢。早幾日已窮得一個錢沒有了。少伯道：幾十口大皮箱呢？茶房道：若是那幾十口大皮箱，還在不仍是很闊嗎？你老人家遇見他的第三天，就一古腦兒賣給晉泰衣莊上去了。於今欠這裏房飯錢和

酒席賬，還差二百多兩。我們東家急得甚麼似的。第一就怕他死在這裏，自後那三開間房子，沒人敢住。少伯道：你東家沒問姓邵的家住在那裏嗎？他是個有身家的人，打發人去他家裏報一個信，他家必然有人來接他。怕甚麼呢？茶房笑道：怎麼沒問那後生窮便窮到了這一步？架子還十足，脾氣還大得很呢。我東家因見他病了，就想問他家在那裏，恐怕我們不會說話，親自到他房裏去假說。看他的病，順便問他府上在那裏，你老人家猜猜他怎麼回答。少伯搖頭道：猜不出他怎麼回答。茶房道：他見我東家問這話，立時兩眼一瞪，放下臉來，反問我東家道：我初來的

時候。你爲甚麼不問我府上在那裏。直到此刻才問。哦。是了。我初來行李多。手邊揮霍。你不愁少了。你的房飯錢用不着。問此刻看我沒行李。又害了病。怕我死在這裏。因此不能不問。是不是。這個意思。我東家碰了他。這個大釘子。祇得陪不是。退出來。急得沒有法設。少伯低着頭。不做聲。心想。富貴人家子弟。常有瞞着父兄出來。在外面狂嫖闊賭。弄到後來。身敗名裂。無面目回家。就流落死了。的這種人。很是可憐。可惜。這姓邵的。氣概不像是個庸愚人。我於今也差不多。是落魄在這裏。然我還不會落到他這一步。何不去瞧瞧他。若能替他治好了病。幫助他回家鄉。免得他流落做異鄉之鬼。豈不是我不得。

意當中。一件得意的事。嗎。想罷。卽起身。走到上進來。冷清清的。連茶房都沒一個在裏面。少伯跨進房。祇見那少年。面朝裏。睡在牀上。少伯先咳了聲。嗽。緩緩的走近牀前。看少年睡着了。滿臉火也似的。通紅。少伯不敢驚醒他。正待且退出來。等他醒了。再來。少年已掉轉臉。睜眼望着少伯。少伯連忙拱手說道。我聽得茶房說閣下病了。覺得出門人害病。是一件極苦的事。所以特來奉看。少伯說話的時候。看少年的兩眼。也是火一般的。通火。瞳人不大。能活動。知道是極重的火症。心裏或是不甚明白。所以並不開口說甚麼。少伯湊近身。殷勤問道。閣下覺得貴體如何。不舒。

服我去請個醫生來瞧一瞧服一帖藥好麼少年就枕邊點了點頭道服藥是好但是我於今已是一文錢沒有了那有不要錢的藥呢少伯道藥錢用不着多少我雖是手邊也不寬綽然也可以略盡微薄濟閣下的急說時從懷中拿出二十兩銀子來很誠懇的放在枕頭旁邊少年露出很感激的樣子說道萍水相逢怎好便受你的幫助少伯道快不要說這客氣話吃五穀白米的人誰能免得了三病六痛我是四川人成都有名的醫生我能去請來閣下再靜睡一刻我便去請邊說邊提步要走少年忙止住道不要去請少伯即住了脚問道怎麼呢少年道我這病是時常發作的老毛病自己能開方

子服藥不過這時不能起身提筆桌上有紙筆請你替我寫寫我報出藥名來少伯躊躇道閣下的病勢不輕依我的愚見還是請個醫生來瞧瞧的妥當些少年笑道請放寬心我自己的病自己知道的比醫生詳細請寫罷少伯祇得到桌邊坐下提筆拂紙少年報一味寫一味寫了八味說夠了少伯不知道藥性問每味開多少分兩少年說每味都寫五錢少伯寫好了少年道還請寫一張少伯愕然問道怎麼還要寫一張呢俗語說得好藥是紙包鎗不是當耍的呢少年笑道請你儘管照着寫便了我不會弄錯的少伯沒法又照着 he 報的寫了一張和第一張沒一味

相同的也是每味五錢寫好了少年還說請寫少伯以爲他是大火症精神昏亂了提了筆不敢寫少年着急道我得的是奇病非這奇方不能治我又沒失心瘋難道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嗎少伯見他說話明白不像是精神錯亂的人就安心照着又寫一連寫了八張才住口說道請你叫一個茶房來把這銀子拿去八張藥方須分做八家藥店裏去買藥都要另包少伯道買藥的錢我這裏還有這點兒銀子留在身邊零用罷少伯拿了藥方出來教茶房分途去買一會兒買了來少年要了火爐藥罐關了房門親手煎藥茶房躲在外面偷看見少年祇抓了幾味藥在藥罐裏剩下許多藥都丟進火爐燒了煎不多久用碗傾出藥汁來做一口喝下罐裏的藥渣也傾在火爐裏燒成了灰還撥了幾撥才上床蒙着被窩睡覺直睡了一日一夜次日上午少伯正惦記着少年病勢想再去上進探看忽見那少年走了進來向少伯作揖稱謝道我的病已好了盛意我非常感激特辦了點兒小菜白酒並非酬謝不過好借此談談也沒請一個陪客少伯慌忙起身答禮讓坐說道那用得着這們客氣我意思是和閣下客氣的這一點點銀子也不好氣我素來不知道客氣兩字怎麼講酒菜已辦好了你我不把他吃掉也是白糟蹋了少

伯口裏不好再推辭。然心裏暗想：這少年真是不知物力的艱難。病既好了，這二十兩銀子何不拿了做路費回家去呢？當時祇得跟着到上進房裏來，祇見房中擺好一桌，很豐盛，很精潔的。酒席僅有兩副杯筷，果然沒一個外人。少年讓少伯上坐，殷勤勸了幾巡酒，才說道：我這回爲想交結朋友，到成都來會見上千的人，簡直沒一個夠得上朋友的。惟有你真是個朋友，我極願意結交。這桌酒席便是略表我願結交的意思。請問你貴姓大名？此番到成都來，何幹？少伯是個極誠樸的人，見少年動問一五一十的將自己平生經歷並這回到成都的遭遇說了一遍。少年傾耳靜聽，聽完了，倒抽了一口冷氣。

問道：慶隆鹽行得多少銀子？才能接續做下去？不盤頂給人呢？少伯道：至少也得三萬兩銀子。若能有五萬兩銀子生意，便更好做了。少年不做聲，提起壺來勸酒。少伯本不會喝酒，少年也不勉強胡亂吃完了飯。少年說道：我此刻有點兒事，得出外走一遭。我和你還有話說。今夜三更時分，在你房裏見面罷。少伯道：你的病才好，不宜出外吹風，甚麼事何必親自去呢？少年連說不妨，就掉臂不顧的去了。少伯想回問少年的名字籍貫，都來不及。少伯回到自己房中，兀自猜度不出少年是幹甚麼事的人。看他的言談舉動，老練沉着，得很。全不是富貴豪華公子，不懂得人情。



世故的氣概。卽專就開單服藥的這件事而論。也就奇特得厲害。且看他今夜三更時候。到我這房裏來。有甚麼話說。少伯這夜因少年有約。不敢上床睡覺。獨自靜坐到二更過後。祇聽得呀的一聲房門開了一條黑影。一閃就到了跟前。少伯就燈光看去。心裏料知便是有約的少年來了。但是見面倒吃了一驚。祇見進房的那人。渾身漆黑。連面龐都用黑紗遮掩了。僅露兩隻有神的眼睛。在外背上馱了一個很大的包袱。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和白天所見的截然。是兩個人。少伯驚得立起身來。退了一步。正要開口問是甚麼人。少年已一手揭去面龐。黑紗

一手將背上包袱卸下。笑道。勞你久候了。邊說邊把包袱往床上一擱。少伯聽那擱下去的聲音。很覺有些分兩。少年隨手指着包袱。接續說道。這裏面足夠五萬兩銀子。請你收下。慶隆鹽行。就用不着招人承頂了。少伯愕然望着少年。打開包袱。一封一封的點了出來。共是三十封。少年又道。這裏每封一百兩金葉。你可不用着急了。少伯道。雖承閣下的好意。幫我的忙。但是我平生不敢取一文非分的錢。何況這們多的金葉呢。仍請閣下收回。去留着自己使用罷。少年望着少伯。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以爲這金葉的來歷不明。恐怕反因貪財惹禍。你放心收了罷。若是來歷不明白的錢。我拿來送你。豈不是以怨

報德嗎。我家中。很有些。祖傳的。積蓄。這金葉。是。剛才。從家中。取來的。我成心。要幫助。你。你得了。怎得。謂之。非分。少伯。問道。府上。在那裏。呢。少年。道。在西安。少伯。笑道。這就。更是。欺人之。談了。此。去西安。多遠的。道路。便是。快馬。加鞭。來回。也得。半月。如何。說。剛才。從家中。取來。呢。少年。也。笑道。此去。西安。在你。自然。覺得。很遠。在我。却是。天涯。咫尺。若。不是。半途。有事。耽擱。早已。回到。這裏。來了。你。不用。驚訝。罷。我。既說。四川。惟你。一人。夠得。上。朋友。便。不能。拿來。歷。不。明的。錢。使你。惹禍。更。不能。強。你要。非。分之。錢。污了。操守。少伯。還。待。推。讓。少年。已。露。出。倦意。說道。奔波。數千里。已。疲。乏。不堪。了。有。話。明日。再。談。罷。說。畢。少伯。又。覺。眼前。

黑影。一閃。就不。見了。驚愕。了。一會。祇。得。將。金。葉。收藏。起來。心裏。顛。來。倒。去的。思量。這。事。直。到天。光。將。亮。才。朦。朧。睡。着。一。覺。醒。來。即。去。少。年。房。間。裏。道。謝。已。是。空。洞。洞。的。房。間。那。裏。有。少。年。的。蹤。影。呢。少伯。叫。茶。房。來。問。茶。房。說。一。早。就。算。清。賬。走。了。少伯。悵。然。了。半。晌。料。知。無。處。追。尋。就。從。這。日。帶。了。三。千。兩。金。葉。回。重。慶。慶。隆。鹽。行。驟。增。這。們。多。活。動。資。本。自。然。精。神。陡。振。生。意。更。見。發。達。了。過。了。些。時。有。從。自。流。井。來。的。人。傳。說。張。家。某。夜。門。不。開。窗。不。動。失。去。五。萬。多。兩。銀。子。張。家。兄。弟。互。相。猜。疑。兄。怪。弟。偷。了。弟。怪。兄。偷。了。幾。兄。弟。扭。打。起。來。都。受。了。重。傷。於。今。正。吵。着。分。家。已。告。了。狀。打。官。司。

楊少伯聽了這類言語，自然痛快，然心裏已明白在成都所得的三千兩黃金，必就是張家五萬多銀子買成的。大約是那少年恐怕銀子礙眼，特地買成金葉，免人猜疑。少伯是個深心人，無心再修舊怨了。這事並沒外人知道，張家兄弟就因失却那五

萬銀子，各不相下的拿錢打官司，竟至都打破了產才罷。楊少伯對於張家的仇怨，算是那少年代替報了。少伯見張家結果如此，也

## 賊之偵探家

王天恨

英國希歇洛地方警察署中，有一位偵探家，喚做西林高，專司偵探竊案。很有本領，不論甚麼疑難案子，一經他手，無不立時破獲。原來他從前也是個竊賊，並且是竊賊中的首領。後來改邪歸正，投身警署中，所以這一個地方上的一般妙手空空兒，他無不認識。只消略一訪查，就曉得那一家的東西是誰所竊，但他的心還很忠厚，辦起案來，只擔任物歸原主，決不為難從前的同道。同道因此也很原諒他，故而他做了五六年的偵探，沒受過絲毫的危險。



## 匪上指紋

茗·狂·

有一天我和友人陳禮齋談起了亞森羅蘋。我很表示欽佩之意。禮齋笑道：「你欽佩亞森羅蘋麼？我倒也做過一次亞森羅蘋呢。」我聽了這句話，喜得眉飛色舞，硬逼他把事實講出來。他略一沉吟，也就向我娓娓而道：「以下所紀都是禮齋的說話了。」

「禮齋道：『我在一年以前還喜與匪人爲伍，常在外面幹些不三不四的勾當。我父親把我恨得什麼似的。幾次三番要攆我出門，不認爲子。全仗老母攔在頭裏，未至實行。後來屢經老母訓誨，漸知悔悟，也就折節向善，不再在外胡爲。不久父親也死，全部遺產都歸我承襲。更面團團作富家翁，一心只在保全身家，上著想，再也不願幹什麼壞事。不過我以前的歷史，尙未完全消滅，很有幾個人知道得詳詳細細的偵探長韓必達，也是其中之一份子。一日他來訪我。」

那時他已辭去警廳中偵探長之職了。閒談之間他忽說道：「可惜你昨天沒有去我家中，不然倒可與王雲鵬將軍見見面，你也聽見過他的大名麼？我聽得了王雲鵬三字，不覺一愕，心想：慚愧啊！慚愧！我從前曾經到他那裏去過，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呢。」璧忙答道：「這個名兒倒覺得很熟呀！他不是曾在某省當過總司令的麼？韓必達道不錯，正是他！他在一年前曾失去了一件貴重的東西，乃是一根寶石的領針，是他交卸總司令的時候，一班同僚送他作紀念品的。他昨天和我談起了兀自氣憤憤地，似乎還未忘記這件事呢！說著向我瞧了一眼，我假作不經意的神氣，打着呵欠說道：「原來他還未忘記這件事麼？韓必達道：「他匪但不忘記這件事，還想把那偷取領針之人捉着呢！我道：「這倒是一樁有趣味的的事情，我如果做了他，定也是這樣想的。韓必達道：「并且他已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線索了。我道：「照他原來以為憑了這個線索，就可把那賊人捉到麼？韓必達道：「不錯，他正是這樣想。我道：「那麼你以為他的意見對不對呢？韓必達道：「怎麼不對？我知道他一定能成功的。我此時不覺暗暗打一寒戰，又想起了當日盜取這枝領針時種種情形了。一會兒鼓着勇氣向他望了一望，只見他低垂兩眼，像沒有覺察什麼似的。其實我的窘態早已被他瞧在眼中了。於是我又打了一個哈哈說道：「你以為他必

能成功麼。但是照我想來很難着手呢。并且我要問你他來找你。又爲了何事啊。韓必達道。正  
因他所疑的那個人和我很有交情。所以他來托我。要把那人注意一下呢。我從椅中立了起  
來。冷冷的說道。那麼你意下如何。難道想誘那人吐供。把那人捉了去麼。韓必達道。不。我和  
那人是很要好的。自信對他沒有絲毫惡意。并想助他一臂呢。我道。你如此肯講交情。那是我  
要代那人致謝一聲的。韓必達笑道。我將來如果能把那人從陷阱中救了出來。那他更要感  
謝我不盡呢。我道。怎麼說。彼方設有陷阱麼。韓必達道。唉。不錯。一個很深險的陷阱。一個專備  
捉人的陷阱。我聽了不禁毛骨竦然。很覺得有些不自在。一會兒纔鎮定住了。冷冷的問道。究  
竟是怎樣一件事。請你和我說。一說。韓必達道。那是自然。要和你說的。原來那個賊人當竊  
取領針的時候。一個不經意。竟留下老大的一個憑證呢。這個領針本來藏在一只絲絨匣子  
中。那個賊人不知從那裏帶了一點黏質的東西在手上。不知不覺的。竟在匣上印下了三個  
很顯明的指印了。可是王將軍自從這件竊案出後。并不報告警署。因恐張揚出去。被贈送領  
針那班人聽得了。倒要說他不敬重他們。不重視他們的贈品。反爲不美。所以只雇了一班私  
家偵探。四處查訪。誰知竟沒有什麼結果。不過這只印有指印的匣子。仍在他的手中。始終沒

有。拋。去。新。近。得。到。一。封。匿。名。信。指。明。這。件。竊。案。是。何。人。所。做。大。概。此。人。與。那。賊。人。有。仇。所。以。把。他。的。祕。密。揭。露。出。來。呢。韓。必。達。說。到。這。裏。我。頓。時。又。想。起。我。許。多。的。仇。人。來。了。剎。那。間。金。壽。生。那。張。面。孔。在。我。眼。前。顯。露。得。最。是。親。切。最。是。明。白。暗。想。寫。這。匿。名。信。的。定。是。他。他。與。我。仇。恨。最。深。啊。此。時。韓。必。達。又。繼。續。說。道。大。概。他。們。二。人。先。前。也。是。同。黨。你。說。對。麼。我。把。肩。兒。聳。了。一。聳。說。道。我。對。此。沒。有。什。麼。意。見。不。過。照。此。講。來。大。概。王。將。軍。要。把。匿。名。信。中。所。舉。發。那。個。人。的。指。印。設。法。弄。了。來。了。韓。必。達。道。此。事。也。很。困。難。因。為。那。個。嫌。疑。人。也。是。一。個。富。家。子。門。第。家。世。都。很。不。錯。呢。我。聽。到。這。裏。把。頭。低。了。下。去。假。意。去。拾。取。一。件。東。西。一。壁。却。在。那。裏。想。道。這。不。是。明。明。說。的。是。我。麼。倒。很。使。人。有。些。難。受。啊。又。聽。韓。必。達。繼。續。說。道。王。將。軍。起。初。的。意。思。也。和。你。相。同。想。把。那。人。的。指。印。設。法。弄。了。來。對。照。一。下。因。來。問。計。於。我。我。對。他。說。道。這。種。事。情。何。必。去。多。留。神。他。把。那。指。印。燒。了。去。就。完。了。這。些。匿。名。信。最。是。靠。不。住。的。呢。我。忙。問。道。他。怎。樣。回。答。呢。韓。必。達。道。他。說。他。不。肯。就。此。甘。休。必。要。澈。底。查。一。下。子。偷。查。出。那。人。的。指。印。是。和。匣。上。的。相。同。的。他。也。不。就。去。控。告。那。人。定。要。把。那。人。過。去。歷。史。細。細。調。查。清。楚。逐。一。的。宣。布。出。來。呢。他。又。求。我。幫。忙。我。却。不。贊。成。這。個。意。思。替。他。想。得。了。另。外。一。個。法。子。因。對。他。說。道。我。們。何。不。想。個。法。子。也。教。

那人知道你有這層意思不是更爲有趣麼我勉強笑了一笑道這倒很爲特別很爲有趣到底。是。怎樣。一個。法子。韓必達道這也很是簡單當時我對王將軍說道這指印一層我們何不也教那人知道知道偷然不是他的自然不以爲意若果然是他的他果然又是我所料的那種人物那他聽了定要立定主意冒着大險前來盜取這種指印了說着兩個眼睛骨碌碌的向我望了幾望又續說道後來我又對他說你下星期不是要請許多人到你別墅中去頑麼何不把那人也請了來請他在別墅中住這麼兩三天再把藏放那只匣子的所在確確實實的告訴了他他爲消滅證據計定要來試手的那時你當場捉住了他豈不更可確定他的罪狀麼我佯作漫不經意之狀說道我想王將軍這個人最是好事的他必定從你這個計策了韓必達道不錯他果然完全聽從了我道那麼他也曾以藏放匣子的那個所在告訴你麼韓必達道這自然告訴我了就在他書室中那張大書案的從上數起左首第二個抽屜內我並對他說我如今要拿這種消息隱隱約約的去告知那人了教他看守得仔細點兒他笑道你不必替我耽心我當夜夜囊鎗守在書室中呢我又假作疲倦之狀打了一個呵欠道那麼你也會拿這種消息遞給那人了麼韓必達道當然遞給他了此後我當置身事外但作壁上觀



了說完辭去。

數句鐘後王將軍那裏果然來了一封信說是久慕我盛名特約我到他別墅中去盤桓幾天。詩意寫得十分客氣我是一個好強的人如今出了這一樁事自然要去走一遭也就立刻覆了一封信答允下來了等到了那裏王將軍接待得十分殷勤還有幾個客在那裏也一一周旋了一番大家頑在一起倒也歡樂異常眨眨眼已是數天預定明天太家都要回去了我想如要動手單在今夜了韓必達雖曾對我說過那只空匣子是藏在書室中那張大書案從上數起左首第二個抽屜內的但是那張書案的方向以及室中大概的情形我都茫然不知倒不可不先去看看免得臨時誤事我剛到書室之前一眼就見門正鎖着正四下觀望想要設法進去看看忽聽得王將軍在我背後說道陳先生你原來在此我正尋你呢我這書室中藏着一幅古畫請你進去鑑別一下好麼我此時心中不覺撲撲的跳了幾跳想他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的一壁也就回過身去和他招呼王將軍便從身畔取出鑰匙把門開了讓我進去我舉眼向室中望了一望即坐下來王將軍便取出一幅古畫和我一同看着什麼真蹟啊寶鼎啊論個不了窺他之意並不真要和我論畫實是要領我進來讓我觀察觀察室

中的情形呢。論畫的當兒，又故意把左首那第二隻抽屜開着，那隻從前盛放領針的空匣子，就在抽屜中赫然呈露出來，眼睜睜的似乎向我望着呢。王將軍也不知不覺的向我望了幾望，暗中頗含嘲笑之意，不過不明白表示罷了。過了一會，便一同走了出來。王將軍竟沒有把那門鎖上呢。

到了夜中，人已睡靜，我就偷偷走了起來，到書室門前一望，門半開着，室中黑魃魃的望不見什麼，心想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故意把門開着誘我入內麼？一想到此，不禁毛骨悚然，暗道：『對了！主將軍一定在裏面等着我呢。』兩足便有些不用命起來，趑趄不敢遽入。一會兒，念頭一轉，忽又膽壯起來，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如進去見機行事罷。便蛇行而入，不到幾步，神經上忽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知道一定有人在內，不過瞧不見罷了。倘或錯了方向，和室中的什物相觸着，那人一聽聲響，定就起身來捉，那就逃不了了。并且書案的抽屜雖然沒有上鎖，但要當着監守的那個人把抽屜中的東西盜了出來，一點不給他覺得，這種手法從前同儕中確有幾個會的，自己實在辦不到呢。想到這裏，頓又氣餒下來，便悄悄的回到室外，剛要走上樓去，忽在月光之下，見那面牆上掛着一架軟梯，心想這定是有賊人爬了進來了，忙舉

眼四下一瞧。竟被我瞧到那賊人藏匿的所在。大概他剛剛走了進來。忽見我在那裏經過。因此偷偷躲了起來的。我便從囊中取出一塊手巾。遮了半面。拿着一枝鎗。悄悄走了過去。一到那面。斗把一個門帘一掀。一把就捉着一個人了。只聽得那人低低喊了一聲道。啊呀。我被你捉住了。我忙拉他到月光下一瞧。原來就是金壽生。暗想。好啊。你一面寫匿名信來告發我。一面又來行竊。啊。剎那間。忽又想到他盜竊的本領。最是高明的人家。都稱他聖手壽生。我何不差他去走一遭呢。便低聲對他說道。你如能替我做一件事。我就釋放你。壽生忙問道。你教我做什麼事。快點說。我道。我教你去盜取一件東西。乃是一隻絲絨匣子。就在那面書室中。那張大書案的從上數起。左首第二隻抽屜中。不過室中尚有一個人監守著。你須仔細呢。隨又把室中的概狀及書案的方向和匣子的大小都細細告訴了他。他道。這是很容易的。包你不到五分鐘就可取到了。你就在書室門外等著我罷。我便把他放了自己。也悄悄走向門邊。等著不多時。果見他走了出來。把那隻匣子遞給了我。我便悄悄走上樓去。不到數步。忽聞王將軍在書室中大聲嚷了起來。原來他此時不知聽得了什麼聲息。纔覺得有人進來過了。我也不去管他。忙回到臥室中。脫去衣服。覆被而臥。知道王將軍定放不下。我不到半刻。定要到我臥

室。中。來。查。視。呢。王。將。軍。在。下。面。鬧。了。一。陣。又。看。見。了。這。架。繩。梯。又。似。乎。看。見。人。影。一。晃。一。個。人。從。上。面。走。了。過。去。了。他。以。爲。一。定。是。我。也。就。不。去。追。趕。匆。匆。走。上。樓。來。到。了。我。臥。室。中。隨。手。把。電。燈。一。振。三。脚。兩。步。的。走。到。床。邊。把。我。的。衾。被。就。是。一。掀。他。以。爲。衾。被。一。定。虛。覆。着。沒。有。人。在。裏。面。呢。誰。知。我。却。好。好。兒。睡。在。那。裏。害。得。他。倒。驚。詫。的。了。不。得。咦。的。喊。了。一。聲。奔。了。出。去。了。到。了。第。二。天。他。們。的。一。張。空。牀。上。忽。發。見。那。只。匣。子。但。是。上。面。的。絲。絨。早。已。剝。去。這。重。要。的。憑。證。已。沒。有。了。呢。原。來。是。我。把。絲。絨。剝。了。下。來。付。之。一。炬。的。王。將。軍。見。了。雖。然。仍。有。點。疑。心。我。但。也。奈。何。我。不。得。啊。

## 偵探譯稿和創作的兩面觀

俞慕古

在下讀過的偵探小說著的譯的統計也有二百多篇了。覺得著的終及不上譯的興味濃郁。有人說我或者是心理作用。其實不然。待我說些理由出來。才知我並非抹倒我國的偵探作家了。萬望我國的偵探作家原諒一些。外國的偵探作家眼光遠大。細瑣而沉悶的案件。少有撰述的。因爲犯的罪

惡越大案情也越是離奇複雜。那麼做偵探的不得不運用他智慧。絞盡他腦汁。和罪犯鉤心鬥角。好像岡巒起伏。波濤洶湧。使讀者驚心動魄。捉摸不定。興味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這是照動的一類而論。就是靜的一類。也覺得理想高超。結構新奇。沒有一些枯寂的弊病。恰似月蝕一般。起初悅愉迷離。結底大放光明。無怪讀者要拍案叫絕呢。

我國的偵探作家。大概沒有考慮到這一層意思。所以罪犯大都雞鳴狗盜之流。名爲偵探。其實一個變相的捕快而已。有幾篇本是很出色的。而對於作法。並未下些功夫。平平淡淡敘述一下。也就不見得十分奇特了。

外國的偵探作家。不但盡其偵探的能事。而且很能注意到藝術方面。不像我們的作家專寫偵探而已。因此又未免相形見絀了。

這是在下讀偵探小說的一些心得。貢獻於我國的偵探作家。知我罪我。我也不敢計及了。

# 有妻者



卓· 呆·

香芸立。在樓梯頭的電話機前。擎着聽筒。一聽得是那自己。所愛的男子來接電話了。伊怎麼不喜。伊正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女。咧伊便高聲叫道。你是星生麼。我打算今夜來訪你。然後同了胡氏姊妹和你那姓戚的朋友一同看戲去。好不。好不願意看戲打什麼緊呢。其時星生很沈靜的回答。不能答應伊的要求。因為他的父母以為晚上與女友往來是很不好的。所以只得謝絕了。香芸一聽頓時柳眉皺着。伊就覺得凡自己一句說話之後。不能立刻就跳過來。要有什麼推托的男子。到底不能合意。於是伊更用命令的口氣道。你別這麼說。想想法子。啊。父母不能管到你老的。我再隔一點鐘來。你且等着。伊打完電話。走進房去時。只見伊姊妹香芸立在那裏。姊姊是伊的保護者。又像那革命前的暴君姊妹。

很嚴重的說。香芸：你今夜不許出門去。香芸：好的。答道：我與人有約啊。姊姊道：我把你房門鎖了。出去再吩咐王二不許放什麼人進來。好在電話又在樓梯上面大門也鎖着。看你怎樣。姊姊冷冷的一說。伊便道：姊姊你叫我一個人在家裏做什麼。香芸雖並不想把這種事情與姊姊爭論。但是姊姊生氣了。說道：你房裏不是書本很多麼。大可以讀讀啊。香芸憤道：姊姊現在是二十世紀了。姊姊忙說：我在你這年紀時……姊姊正要想教訓伊一大套。香芸便譏嘲伊道：原來姊姊也有過這麼年紀的時候的麼。姊姊聽了更爲不快。怒目對伊臉上看看說道：這些話等我與你姊夫回來後再細細問你罷。

說完就此出門去了。香芸便聽得鎖房門的聲音。伊跳起來把足在地板上亂頓。又任意在桌上取了一只空匣擲到門上去。覺得像四面的牆壁將伊包着。真悶極了。伊再到門旁用拳頭亂擊一陣。又從窗口探出頭去對黑暗的街路上瞧瞧。也瞧不見什麼。伊關閉在這無味的房內。那裏受得下。非從此逃出去。不可。要有一個勇敢的俠客出來打破了門。救我出去。放我到自由戀愛的世界上纔行啊。香芸的空想漸漸激烈起來。伊嘆了一口氣。倒在榻上。腦海中熱烈的思想正在燃燒。總也消滅不掉。這火焰左思右想也都無用。然而伊不能不用什麼方法與姊姊反抗。

了。去自由尋樂。伊只是暴風似的在室內亂走。總想這雖是做姊姊的權利。到底不能把妹子罪人似的監禁起來。啊伊忽然不知想到了何事。立起來。趕到桌旁。手指顫顫的取出一疊信紙。提起筆來就寫。

## 二

這一夜的七點半。光景倪古蘭從一家小館子裏出來。走到街上。暗想肚子已經吃飽。懷中今天取得的薪水六十元。沒用去半文。還好好包着。心裏倒也極滿足。倪古蘭是個講實在的人。非這種魚肉酒飯銀錢鈔票等物。決不會引動他的心的。他在街上熱鬧的人叢中走着。他從現在到睡覺。還有幾點鐘。咧怎麼過法。也想不

出好的消遣來。什麼地方有著名的影戲。那就去看看。也不妨。或者有朋友一同去打彈子。也行。再不然。回到家中。把薪水交給母親。叫伊先把房錢提出來。纔是他走到影戲館門口。一看進去的人。雖很多。那影片的題目。與門口幾張畫都不能引起他的興味來。也就走了。被熱鬧的人羣擁擠到那冷靜處。頓時覺得自己身上似乎出了一件事。咧雖不。明確說也奇怪。差不多生一種預感。像是有什麼災難降到身上來了。他無意識的伸。手在懷中一摸。同時他自己曉得我的觸覺很。正確。他一個月的薪水。失去了一個。月。流着汗的。努力已盡成水泡。換一句說。那生羽翼。



的指頭飛過來將他的六十元抓去。咧他不禁向四面看看他那憤怒的眼睛對路上人一個個的嫌疑着他一壁責自己不注意又怪那巡警怠惰着不能替他防護這不幸他悄然再行開步時又想下一個月怎麼可以一家不餓肚子的度日呢房東一面如何說法還是到什麼地方去借錢罷否則也只有再好勸房東求他延期咧他心裏亂想着行走人已遠離明亮熱鬧的市街來到黑暗冷落的所在忽而飛鳥似的由空中下來一件不知什麼東西打在倪古蘭額上他急將頭向後一退再用手摸摸額上倒沒有什麼又看足下時只見一張摺疊着的粉紅信箋倪古蘭好奇心大發拾起來看見

有字寫着他拿來展開方知是女人的筆跡寫着道

我現在被人監禁在這三號屋內的樓上快來救我是三層樓的靠東一室千萬在九鐘點以前救我出去至禱至禱

他讀完臉上異常的興奮種種念頭在他腦中渦旋似的活動他今天爲着失去了銀錢便自暴自棄起來要決定去做那平常到底不肯做的事情咧暗想這字條究竟是什麼是何等人呢或者是惡戲麼還是惡計麼他抬頭對高大的房屋看看三層樓上靠東一間確是窗開着而且有燈火

陶三本是個能幹的人。他規矩做人。雖不能成功。做盜賊。倒成功了。這決不是他自身的過失。他也有他一種處世術。很巧妙的。盜得了錢物。後他必定去做些什麼慈善事業的。譬如把他懷中之物盜了。來路上遇見乞丐。便在他破帽子中投幾個銅元在內。他以為惡事與善事相抵。便成無罪。并且自己是個盜賊。能夠如此肯佈施。還說不定將來有天助。咧當真不錯。他這生意連做了二年。竟從沒有一次吃過官司。啊。他此刻口啣烟捲。徐徐行走。他袋中有一包方纔盜來的他人的薪俸。藏着他留心向四邊瞧瞧。要找一個消滅自己罪惡的慈善對手。恰巧這裏乞丐也沒有。盲人也沒有。夜裏更

遇不到什麼募捐的人。陶三此時很不安。若是今天不救一個什麼人。總難以回去。今夜這麼寒冷。恐怕乞丐也不很出來得多罷。他一想。只管向冷靜處走去。一走到無人之處。想起了今夜的收獲。尙未看過。咧便立在街燈下。從懷中摸出那紙包來。知是薪水。他未開之前。先很留心的向四面環視。一周見四下無人。便放了心。要打開包來。不意一張粉紅信箋。落在他手中。他臉色怪訝的。拿起這紙一看。再把他展開時。讀道：

我現在被人監禁在這三號屋內的樓上。快來救我。我是三層樓的靠東一室。千萬在九點鐘以前救我出去。至禱。至禱。

陶三讀完對面的高大房屋望見三層樓的一室內有燈光從暗中漏出來

## 四

香芸投去六七張信箋後在椅子上等候這結果伊獨語道一定要叫姊姊吃驚一下咧我想路上總有有血性的男子走過罷不過伊也不能希望自己所投的信箋一一盡入勇敢的男子手中只消其中有一張遇到一個勇士就夠了又想這萬一被巡警拾得了便怎麼好呢這就引起大事來了然而我能夠看看這時候姊姊的臉色倒也痛快香芸坐在椅上亂想忽而跳起來走到門旁這時候門外有一種沒有聽得過的男子聲音了叫着道別忙你看這紙又

聽得王二很強硬的答道我看他做什麼這裏一家人都出去了不許外人進來你快些走否則要喚巡警了香芸一聽曉得時機已到便在室中手舞足蹈原來投下去的信箋沒有脫空伊就高聲道救命啊我監禁在此快來救我香芸很希望外面是個年輕貌美的男子最好不是乾燥無味的巡警之類又聽得門外這男子與王二打起來了聲音很厲害一回兒極重的撞在門上同時又有嗚的一聲香芸有些不安叫道外面是誰怎麼樣了那人答道門上的鑰匙在什麼地方呢伊問道王二怎麼樣了那人說是這肥大的

人麼其時門外年輕的男子笑着這一陣笑

聲。很。足。以。使。他。胸。頭。劇。跳。一。瞬。間。伊。心。中。把。情。人。星。生。的。念。頭。也。暫。時。忘。了。一。下。外。面。又。答。道。不。用。担。心。那。人。決。不。妨。礙。了。鑰。匙。呢。香。芸。說。你。且。搜。王。二。的。懷。中。啊。說。罷。側。耳。細。聽。門。外。動。靜。又。聽。得。那。人。叫。道。有。了。有。了。說。時。就。有。鑰。匙。聲。開。門。聲。香。芸。急。忙。倒。在。榻。上。務。求。做。足。很。痛。苦。的。樣。子。其。時。推。門。進。來。的。是。一。個。漂。亮。青。年。渾。身。大。有。使。香。芸。心。裏。歡。喜。的。魔。力。香。芸。正。是。熱。烈的。昂。奮。到。了。極。點。有。些。疲。倦。了。那。男。子。道。我。是。得。了。那。條。子。來。的。這。男。子。倪。古。蘭。見。室。內。是。一。美。人。不。免。有。些。躊。躇。立。着。等。伊。回。答。伊。微。笑。而。已。一。語。不。答。男。子。又。戰。戰。兢兢。的。說。只。消。我。力。量。所。及。總。肯。儘。力。幫。助。伊。道。請。你。同。我。一。起。

出。去。我。與。人。有。約。無。奈。姊。姊。妨。礙。我。將。我。監。禁。在。此。的。倪。古。蘭。呆。着。着。伊。臉。上。道。因。此。你。寫。信。叫。人。救。助。麼。香。芸。說。是。的。你。是。看。了。之。後。纔。來。的。麼。那。你。一。定。肯。帶。我。出。去。的。或。者。我。獨。自。逃。出。去。也。好。倪。古。蘭。徐。徐。答。道。那。麼。我。陪。你。到。門。外。罷。倪。古。蘭。實。在。從。沒。有。遇。到。過。這。種。奇。事。香。芸。正。正。衣。襟。又。問。道。你。怎。麼。會。進。門。的。倪。古。蘭。說。大。門。打。不。開。我。是。從。隔。壁。空。地。上。的。破。屋。頂。上。上。來。的。一。到。樓。上。那。肥。大。的。人。就。趕。過。來。阻。礙。我。了。香。芸。說。原。來。是。屋。頂。上。來。的。那。麼。我。也。從。屋。頂。上。出。去。罷。伊。走。到。房。門。口。突。然。立。定。了。問。道。你。把。王。二。怎。麼。樣。了。古。蘭。說。他。頭。撞。在。門。上。暈。過。去。了。

我早知是這種小事也不該這麼對待他啊。伊埋怨道：你怎麼如此看得輕在我真是極重大的事。總之王二非把他弄妥不可。萬一他醒過來一打電話給姊姊我的計畫就要失敗了啊。倪古蘭訝道：怎麼把他弄妥呢？伊說：必須將他綁起來。二人就走到門外見王二有些要醒了。香芸授一根細繩給古蘭將他手足束縛。王二也不抵抗。但是他口中要想叫喊。香芸又將手巾塞入他口中。拿來縛好。便說這一來王二一定鬧着要歇生意。咧我倒很願意他滾蛋。倪古蘭躊躇似的點點頭。他一想到從此不知要鬧出什麼事情來不免有些胆小。這小姑娘如此說法到底太不想前後了。古蘭又暗暗怪自己。

怎麼撞到這種事我這麼勞了力又得不到半文錢的六十元的損失到底怎麼去設法取回來呢？倪古蘭一壁想一壁領着伊由窗口跳到屋頂上。香芸不借他的力很能自己跳下去。伊一到外面心裏何等滿足啊。就對古蘭耳畔輕輕說道：我們走罷。於是身體輕輕在屋上行走。倪古蘭默默跟在背後。伊突然低聲一叫足步立定了。倪古蘭慌忙扶住。這失去平均的香芸身體倪古蘭怕伊跌下去便陷入非抱伊不可的命運了。他的鼻尖前那朱唇在那裏誘惑着香芸閉着眼睛靠在他臂上。倪古蘭很為難。只是對黑沈沈的街上觀看香芸覺得期待着的希望不能實。

現。便。將。身。體。離。開。他。臂。腕。了。倪。古。蘭。忙。道。怎麼。足。下。很。滑。麼。香。芸。宛。如。疑。惑。自。己。的。目。力。對。他。臉。上。凝。視。着。伊。做。成。了。機。會。他。還。不。來。湊。一。個。現。成。這。種。男。子。伊。從。來。沒。有。遇。到。過。然。而。這。男。子。竟。有。別。的。男。子。以。上。的。力。量。很。會。感。動。伊。覺。得。這。實。在。不。是。這。種。誘。惑。牽。引。得。動。的。輕。薄。青。年。竟。是。一。個。可。靠。的。男。子。香。芸。想。起。了。自。己。已。往。的。生。活。上。造。過。不。少。風。流。罪。惡。頓。時。有。些。後。悔。了。伊。又。想。我。可。以。做。一。個。與。這。可。靠。人。物。相。應。的。女。子。麼。其。時。倪。古。蘭。正。被。這。美。人。弄。得。恍。恍。惚。惚。香。芸。在。這。時。候。不。可。不。推。托。一。句。咧。說。道。我。很。担。心。古。蘭。急。問。何。事。古。蘭。覺。得。這。女。子。實。在。含。有。非。常。危。險。的。分。子。啊。古。蘭。現。在。也。不。想。得。到。什。麼。別。的。事。心。中。只。想。着。那。六。十。元。薪。水。罷。了。伊。臉。上。很。躊。躇。的。說。我。把。錢。袋。忘。掉。沒。有。帶。出。來。現。在。想。到。了。所。以。在。此。担。心。我。放。在。房。內。化。粧。檯。上。的。倪。古。蘭。一。聽。便。說。那。麼。我。去。取。來。罷。一。說。之。後。就。回。轉。身。去。走。了。心。裏。又。想。我。下。一。個。月。非。加。倍。的。勞。動。設。法。取。回。今。夜。失。去。的。六。十。元。不。可。啊。

### 五

樓。上。一。切。狀。態。與。方。纔。無。異。不。過。綁。着。的。王。二。臉。上。很。驚。異。見。古。蘭。走。過。似。乎。像。要。通。知。什。麼。然。而。古。蘭。沒。有。留。心。一。到。門。口。見。房。門。開。着。他。便。開。了。電。燈。剛。走。到。房。中。只。見。一。個。矮。男。子。立。在。梳。粧。臺。前。正。在。那。裏。揀。那。些。珠。

寶首飾。要想納入懷中。倪古蘭一呆。這男子也。回過頭來了。原來這小竊一得信箋。便用他的。百寶鑰匙開了大門。直到樓上。房門口有一男子。綁着他。也沒有覺得到了房中。不見求救之人。也不奇怪。並且他確定了房內無人。他就要做起他那本來的職業來了。此刻一見有人闖進來。妨礙自己的舉動。便速將桌上器物向古蘭投去。二人一鬪。古蘭居然將此人擒住。用腰帶等物將他綁好。提到房外。與王二擺在一起。倪古蘭臉上皮肉已打破。有些腫了。衣服又弄得破。皺不堪。咧倪古蘭回到房中。將落在地板上的珠寶首飾等拾起來。仍放原處。最後拿了伊的錢袋。就此出來。其時的神氣已經失去了。

戰鬪時。那麼的勇敢。咧他獨語道。做了這一點事。至多非取六十元光景的報酬。不可啊。

六

香芸埋怨道。耽擱得太長久了。古蘭說。這是不不得已。便把原委向伊說明。又道。所以我們還是此刻去喊巡警的好。伊答道。不必。我們叫了車子一起去罷。時候很早。咧讓那小竊與王二作伴。等候姊妹們回來。叫姊妹嚇一嚇。也是好的。香芸這麼很寫意的說着。忽而想起了。便道。真對不起。你感謝之。至古蘭答道。這何用謝呢。古蘭口氣中另有目的。含着香芸覺得這不相識的男子。在伊所見的許多男子中。要算最親切了。二人便由屋頂上。

下。去。到。了。空。地。走。到。街。上。香。芸。對。四。面。一。看。正。一。回。兒。四。面。黑。暗。咧。

七

要。叫。車。子。時。只。見。那。邊。有。兩。輛。車。子。趕。來。停。在。二。人。面。前。車。中。出。來。一。個。中。年。紳。士。和。一。個。婦。人。香。芸。見。了。顛。得。只。自。靠。近。着。古。蘭。婦。人。大。喝。一。聲。道。香。芸。你。幹。得。好。事。同。時。紳。士。也。罵。起。古。蘭。來。古。蘭。一。想。我。現。在。違。背。着。保。護。者。的。意。志。幫。助。少。女。逃。走。自。然。便。成。誘。拐。罪。了。倪。古。蘭。也。不。敢。對。那。紳。士。觀。看。把。頭。旋。將。過。去。時。瞥。見。大。門。口。突。然。有。一。個。可。怪。的。人。影。出。來。這。明。明。是。方。纔。的。小。竊。啊。倪。古。蘭。便。拋。了。他。們。立。刻。追。上。去。在。十。字。路。口。把。他。追。到。二。人。又。格。鬪。起。來。正。把。小。竊。按。在。地。上。時。不。料。自。己。的。腦。袋。撞。在。牆。腳。上。眼。前。宛。如。紫。色。綠。色。的。星。風。車。似。的。亂。旋。後。來。這。圍。繞。在。四。面。的。黑。暗。漸。薄。又。恢。復。光。明。世。界。了。古。蘭。睜。開。眼。睛。來。一。看。只。見。他。這。一。夜。所。救。的。女。子。很。愁。慮。的。對。他。看。着。此。刻。忙。湊。到。身。畔。說。道。不。好。不。好。你。不。可。動。且。安。靜。一。下。他。問。道。我。在。何。處。香。芸。說。這。是。我。家。的。客。室。你。頭。上。撞。傷。了。倪。古。蘭。答。道。我。曉。得。的。古。蘭。頭。還。痛。着。這。病。着。的。頭。腦。中。便。生。出。一。個。疑。問。來。問。道。怎。麼。那。小。竊。會。逃。走。的。我。已。把。他。綁。得。很。牢。香。芸。笑。着。道。但。是。王。二。是。綁。得。極。鬆。的。我。們。將。盜。賊。交。與。巡。警。後。纔。回。來。只。見。王。二。已。鬆。了。綁。立。在。那。裏。我。們。嚴。重。



將他。一盤。王二。沒法。都招認了。王二。先解去了。自己的。綁。再。把。那。盜賊。也。解。去。的。這。自然。有。相當。的。條件。你。想。王二。不。是。太。不。值。得。麼。得。了。盜賊。的。好處。就。將。他。放。走。然。而。只。拿。到。他。六。十。元。的。報。酬。倪。古。蘭。聽。了。六。十。元。心。中。異。樣。的。驚。奇。香。芸。道。我。們。見。王二。鬼。鬼。崇。崇。便。將。他。詰。問。居然。被。我。姊。夫。搜。出。來。了。香。芸。說。時。就。拿。出。一。個。黃。色。紙。包。來。給。他。看。這。明。明。是。當。夜。倪。古。蘭。失。去。的。古。蘭。惴。惴。的。說。這。是。我。的。六。十。元。啊。然。而。香。芸。想。着。別。的。念。頭。此。話。沒。有。入。耳。又。湊。倒。他。頭。旁。說。姊。姊。們。明。天。要。送。我。入。校。中。的。寄。宿。舍。去。了。你。以。後。肯。與。我。通。信。麼。其。時。伊。的。目。光。真。有。搖。動。男。子。精。神。的。魅。力。古。蘭。一。味。想。着。六。十。

圓。女。子。的。話。沒。有。聽。得。那。以。為。變。成。水。泡。的。一。個。月。的。勞。力。竟。會。意。外。的。又。出。現。在。我。目。前。了。香。芸。故。意。握。着。古。蘭。之。手。很。親。密。的。說。你。要。寫。信。給。我。的。香。芸。這。種。事。情。一。向。確。是。從。沒。有。從。自。己。開。過。口。古。蘭。為。難。道。書。信。麼。這。種。事。情。：香。芸。說。你。以。為。我。們。還。沒。親。密。到。這。步。地。位。麼。你。太。舊。了。古。蘭。忙。道。但。是。：我。乃。有。妻。子。的。人。：香。芸。一。聽。宛。如。胸。口。刺。了。一。刀。驚。叫。得。跳。將。起。來。又。說。你。真。不。應。該。啊。竟。是。一。個。欺。詐。家。你。為。什。麼。方。纔。只。是。默。然。不。提。為。何。不。對。我。說。是。結。過。婚。的。了。香。芸。火。也。似。的。眼。睛。對。他。睨。視。一。壁。在。那。裏。詰。問。倪。古。蘭。很。簡。單。的。回。答。道。你。又。沒。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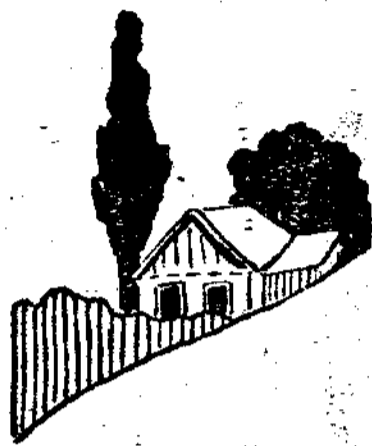
我。我。自。然。想。不。到。說。了。古。蘭。打。算。把。這。一。句。話。對。你。不。起。你。把。方。纔。那。個。紙。包。再。給。我。看。一。  
拿。來。驅。逐。掉。這。不。很。希。望。的。愛。情。然。後。將。他。的。看。如。何。  
注。意。射。到。更。有。興。味。的。事。實。上。去。他。徐。徐。說。道。

## 女俠

范海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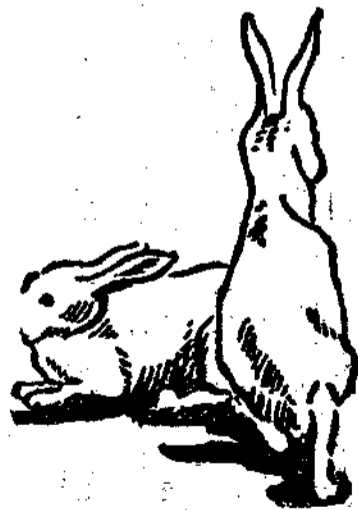
梅雨連朝。悶人欲絕。抱膝齋頭。如老僧之入定。個中況味。無聊甚矣。偶憶及曩者夏夜納涼。余父講一女俠事頗詳。尙增興趣。爰濡筆記之。民國初年間。余父因事赴春江。一日。駕馬車至某旅社。御者口操北音。面黑而猙獰。身幹修偉。凜凜有殺氣。時流露眉目間。一右手已成殘廢。蓋五指盡無。舉動時頗不便。余父怪而詢之。彼亦昂然直道。先生。既詢余手之無指。當爲一述。余父曰。諾。願聞其詳。御者乃曰。余姓王。名天彪。昔之大盜也。操綠林生涯。幾十年。劫客擄財。殺人無算。清光緒末葉間。一宦家子。因父被冤繫獄。特變家產。輦

金駕驟車赴燕京。以贖父身。道出陘縣。路經我山寨前。我見其車行甚緩。知必載有黃白物。車中端坐一少年。白面書生。怯弱若不勝衣。望而知爲無能。中心不禁喜甚。乃提刀尾之。俄頃山高草莽。形勢險兇。余暗念可下手矣。直至車前。手起刀落。忽聞鏗然一聲。余臂上早中一袖箭。痛不能忍。幾仆地。急回眸間。一弱不禁風之女郎。橫刀躍馬立余前。吐其嚙嚙鶯聲曰。鼠賊焉敢欺侮孝子。儂早知過汝山前。必爲汝等鼠輩所垂涎也。今果不出儂所料。速竄去。余此時臂雖痛甚。猶舞刀欲刺女郎。女郎避去。詈曰。不警汝輩。恐猶放肆也。言已。櫻口微起。而一道匹練之白光。已繞余右手。而此五指。竟紛紛墮地矣。余乃伏地叩求。始免。但見女郎語宦家子曰。公子勿驚。此去皆坦路。毋憂也。宦家子謝揖不遑。女郎笑止之。一鞭已着。如電掣風馳而去。余受此痛辱。遂棄盜而營生焉。余父聆畢。乃詢女俠何人。御者曰。後聞此女俠名小蓮。四海爲家。往來江湖間。抑強扶弱。萍蹤靡定。余父不禁爲臨風感嘆者再。



探案 霍桑  
我的婚姻

程小青



(一)

在青年俱樂部的閱報室中靠近窗口的一面我和霍桑並列坐着手中各執一張報紙彼此靜悄悄的不作一聲那時正交下午兩點鐘室中沒有別人原來這時候大家都忙着辦公只有我們當偵探的人有事時忙得要命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沒事時却又整日空暇正像失業的人一般我手中執着一張申報的第三張眼光只注在一段新聞和兩張像片上面久久不曾移動平時凡有什麼足以教我注意的新聞總不外奇聞怪案使我驚心動魄的可是這一段新聞却當別論我心中不但沒有驚恐却覺得甜蜜蜜的滿蘊着愉快的情緒這是什麼新聞呢讓我來告訴諸位罷那新聞道

## 包朗先生和高佩芹女士的婚禮

一私家偵探包朗先生和他的老友霍桑先生歷年以來在社會上所留的成績已是有口皆碑前月裏高敬修家裏的盜案也是他們二人破獲的本報早經詳載現聞得包朗君和高敬修的女公子佩芹女士已有正式婚約這一事的成就就因包君於捕盜的時候出力獨多並且他一人冒險到盜窟裏去將佩芹女士的珠項圈取回因此兩情相感便做成密切的朋友此刻却已從朋友的地位更進一步訂了婚約這消息各報中雖然傳聞已久却都沒有證實現據確息婚期已定在本月十九並聞借市政廳爲禮堂屆時一般與包君交好和平素欽佩他的人諒必都要去道賀一定有一番熱鬧哩」

我讀了這一節新聞心坎中便發生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這裏面的理由如何當然不必說了其實除了新聞以外還有那張我心愛人的照片也是使我瞧得出神的伊穿一件淡緋色素緞的夾襖玄緞的裙子素頸上掛一串珠子項圈乃是伊祖母遺傳的東西伊最是心愛並且這東西就是我們倆結合的媒介我也非常重視的伊的裝束雖很樸素但仍不減伊的媚媚伊的眸子既靈活睫毛又濃長白皙的肌膚柔娜的體態還有那鶯轉般的嬌喉和溫柔的

秉性都是誰也及不上的。不是我自已誇口。我能和這位高佩芹女士結構實在可算得豔福不淺。另外一張照片就是我自己。我穿一身藏青嗶嘰西裝。側面立着。可是我單身的照片。從不曾留落在外面。這一張像片那報館訪員又從什麼地方得到的呢？我把這個疑團問霍桑。霍桑將報上的照相仔細瞧了一瞧。說道：「這不是你的單身照。却是從一張合影上分裂下來的。」我點頭道：「不錯。我也覺得如此。但這又是我和誰的合影呢？」霍桑道：「這彷彿是我和你二人的合影。你大概還記得當我們破獲汽車盜案的時候。新聞公社裏曾派人來攝取我們二人的合影。刊登報上。現在這一張大概就是从那張合影上分下來的。」我點點頭。回憶當時我穿的果真是藏青嗶嘰那照片。不但在報紙上刊布。並且有幾家照相館的櫥窗裏面也曾陳列過。當做樣片。一回兒霍桑問我道：「你們的請帖已經預備好了麼？」我答道：「還沒有。我已到中華印刷所裏去催過。據說明天一定可以印好。」霍桑道：「今天是三月十四。你們的婚期是十九。明天發出請帖。還算不得遲。」我道：「雖然。但我希望在這幾天裏面。再不要發生什麼岔子才好。」霍桑微笑道：「你不必着急。你不見我近來對於一切瑣屑的案子。回絕得不少麼？這一次既是我好友的吉期。無論如何。我總得向主顧們告幾天假。」

簡明些說在這五天之中我決不容外界的事情來阻撓你的佳期。」我也笑道「這固然是你的好意但事情的發生往往有出人意料的那就說不定了。」霍桑忽搖手道「包朗你定心些罷別再疑神疑鬼自己討苦吃哩一切都有我在只須你請我多吃一杯喜酒便。」說到這裏忽見一個辦事處的職員笑嘻嘻的走進閱報室來霍桑一見立頓住了口向他點了點頭那人姓李本來和我們相識的這時一直走到我的面前掏出一封信來說道「包先生這時候你們怎麼有空真是難得的這一封信還是昨天晚上來的呢。」我謝了一聲將信接過來一瞧上面寫着我的名字字迹却很生疏拆開一瞧不由的大吃一驚那時我不便聲張直等到那姓李的走出去後我才輕輕向霍桑道「霍桑不好了你滿意什麼事都不幹事實上却不容你如此了。」霍桑問道「什麼事呀我們一概回絕了便了。」我一手將信投給他道「你瞧可能夠回絕麼。」霍桑將信紙展開念道

「包朗你居然想成婚了麼你歷年來作了許多孽此番真是你清償的日子到了你準備好罷。」

霍桑念完目光在地板上呆瞧了一下接着仰起頭來笑道「包朗這也值得擔心麼。」我

道：「你的意見怎樣？」霍桑道：「這是一封最起碼的恫嚇信，何必大驚小怪呢？」我道：「你以為只是恫嚇，並沒有從中作弄的意思麼？」霍桑緩緩道：「據我想來，如果什麼人蓄意害你，那儘可以暗中行事，又何必預先發一張通告書呢？」我道：「這也難說，你不記得『貓兒眼』中的『江南燕』麼？他要和我們鬥智，不是預先通告我們的麼？」霍桑道：「雖然這不能一概而論，你瞧這一封信，並沒有人具名，如果像你所說明目張膽要來害你，那麼那人何必又這樣畏首畏尾呢？」我道：「那麼，你想這恫嚇的人是誰？可有什麼頭緒麼？」霍桑道：「這却難說，和我們作對的人，何止一個，憑空猜想，沒有意思，我們何必多費腦力呢？」我低頭不答，心中還竭力推想那個人，到底是誰？霍桑又說道：「包朗別把這事放在心上，罷須知發信人的用意，既不能直接復仇，便設下這個空城計，要使你精神上感受不安，聊以洩忿。如果你這樣志忑不定，那就中了他的計了。包朗我們回去罷，假使你不聽我的話，那麼這五天的工夫，夜長夢多，儘夠你受用了。」

(二)

霍桑的勸慰果然使我安心得多。不料我們回到寓所的時候，第一個信息便使我心底裏蘊



伏的恐怖一刹那又活動起來。原來據施桂說在一刻鐘前我的心愛的高佩芹曾經打電話來叫我說有要事面談。我私自驚異什麼要事呢？我們結婚時的一切儀式和手續彼此早已談定。難道伊另外有什麼問題發生麼？桑霍又向我譬解道：「你姑且去一趟管教你沒有什麼事的。我在這裏等你罷。」我答應了慌忙走出寓所跨上一部黃包車叫他趕緊往孟納拉路進行。這時我雖然聽了霍桑的安慰，心房中仍不住的跳盪，因為剛才的一封無名恫嚇信又合了這意外的電話，未免太覺湊巧。我雖然竭力鎮定，實際上却鎮定不住。一回兒車子已到孟納拉路轉角那面東的一所洋房，就是滬江銀行經理高敬修的住宅。我那未婚妻的閨闈就在向馬路的二層樓上。我走進大門，便遵着石子的小徑繞過花園預備徑自去見佩芹。問一個明白，以便解釋我心中的驚疑。誰知走了幾步，還沒到正屋的階前，忽聽得後面有脚步聲回頭一瞧，乃是看門的木林正三脚兩步的追趕上來。我在這屋中出進慣的平時用不着他通報。這時我不禁停住了脚步，等他木林走近來問道：「包先生，你可是來瞧我家小姐麼？」我道：「是的，伊打電話叫我來的。」木林張大了眼睛向我打量了一下，我見他這副狀態微微有些發怒，他忽說道：「小姐已出去了。」我呆了一呆，暗想這孩子大概不敢說謊。

但伊剛才既然打電話叫我怎麼竟出去了。呢因說道：「當真麼？伊往那裏去的？」木林搖頭道：「我不知道。小姐沒有說明。」我詫訝道：「伊沒有關照我，我要到這裏來麼？」木林道：「沒有。」這真奇了。伊既然用電話招我，又不留一言，竟自出去什麼緣故呢？莫非施桂聽錯了。打電話的不是佩芹，另有一個女子麼？又問木林道：「你可知道當你家小姐未出之前，可曾打過電話麼？」木林又搖頭道：「也沒有知道我在門房裏。小姐打過電話，沒有我是聽不見的。」我道：「那麼你小姐什麼時候出去的？」木林尋思道：「約摸有一刻多鐘。小姐吃過飯後出去買了許多東西回來，就擱沒有好多時候，又忽忽出去了。」我大驚道：「伊出去時，很忽促麼？你怎麼樣知道的？」木林道：「小姐出去購物事的時候，有人送一封信來。伊回來時，我就將信交給伊。約過了二十分鐘，伊便出來問我門口有沒有車子。那時我瞧伊的神色，實在是非常慌張的。」我急道：「唉，伊接過一封信麼？並且就在門口坐車子出去的麼？」木林點點頭，我記得進門的時候，轉角上有兩部車子停着，不如向車夫們問一問，或者可以知道佩芹的去向。於是慌忙走出大門，向一個車夫問話。據說在一刻鐘前，果然有一個女子從洋房中出來，坐車子往張園去的。我私詫伊爲什麼往張園去，可是有什麼人和伊約會麼？這時

我回身向木林點了點頭。一脚跨上黃包車，吩咐他趕緊往張園裏去。那時天色昏暗，忽然下幾點細雨，我把車篷下着，心中懷着驚疑，比剛才來的時候越加不定。原來這幾年，中因着遊戲場的發達，張園便歸於廢敗。平時已絕沒有游人，枉顧。況且當這陰寒的天氣，既不宜於出游，佩芹又忙着籌備婚事，更不會一個人往那廢園裏去遊玩。那麼一定有什麼人約伊去的？那封信大概就是約信，但這約伊的人是誰？可就是先前寫恫嚇信的冤家麼？或是——我想到這裏不能再想下去。好在孟納拉路離張園不遠，一回已到了園門，却空虛不見一人，也沒有停着的車子，不能夠探問。忽見園中大樹底下有兩個小孩子在那裏繞圈子玩着，我走上前去，見是兩三個鄰近的鄉下孩子，因含笑向一個較大的說道：「天已下雨哩，你們還不想回去麼？」那孩子睜眼答道：「我們耍玩哩，這樣的細雨不打緊的。」我又道：「你們不是玩了好久了麼？剛纔可曾見有什麼人進來過麼？」還有一個較小的孩子搶着答道：「見過的，有一個女子來過，往安愷第背後去的。」我忙道：「你可曾見伊出去麼？」小孩道：「還沒有呢，你自己去瞧罷。」說完，又和同伴們去玩了。我也不再耽擱，心中急要見伊，便三腳兩步走向安愷第。去這時，安愷第的前門已經關鎖，牆壁窗戶也都剝落朽蝕。迴想當年，謙宴集會時的

盛況真不勝今昔之感。我沒心憑弔一口氣繞到安愷第背後的露臺定睛瞧視那裏見什麼人。接着我又向四面兜了一個圈子也是毫無蹤跡就重新回到露臺下面站着呆瞧佩芹往那裏去了呢。據木林說伊曾接到一封信分明有人約伊到這裏來的。更將車夫和孩子的說話作證伊果然也會踐約這約會的人到底是那一個怎麼鬼鬼祟祟一霎眼便已不見難道伊有什麼秘密——唉這斷乎不成事實因思假使伊有什麼密約當然不會再打電話叫我這就可見伊到這裏來必定受着了我的怨家的誘騙可是伊也太鹵莽了既然打電話叫我怎麼竟不能少待一個人到這裏來落了我仇敵的奸計就時間論沒有多少工夫佩芹即使受愚還不會有什麼危險但安愷第和別屋的窗門既然前後都已緊閉露臺上又沒有——這時我的眼光憑着腦球的指揮轉到露臺上去忽見臺上有幾個石磴磴旁有兩張白色的紙片遠望還很新鮮顯見遺留在那裏不久我急急走過去將紙拾起一瞧芬香撲鼻原來是女子裝飾用的粉紙那天是北風因着屋子的掩蔽紙上不曾着雨紙的一端有一個箭貫心的壓印這就是最名貴的柯劈特牌粉紙我曾經購買過幾次故而知道正在這懷疑的當兒忽然又發見一種東西在那粉紙的旁邊還有一個很長的烟尾拾起來瞧時乃是茄力克牌

並且很新鮮不消說丟落的時間還不到半點鐘哩。唉說也慚愧那時我禁不住生出一個大疑點來。原來兩星期前我曾買過一打柯劈特牌粉紙送給佩芹這兩張紙可就是伊遺留在這裏的麼。此外還有那個烟尾佩芹是不吸烟的當然另有一人那人可也是女子麼。或竟是一個男子。如果這樣這男子又是怎麼樣人何以佩芹一接得他的信立刻就趕來會他。這真是不可思議的。我越想越覺可疑。後來竟假定佩芹來此實在是出於祕密的打電話的本。不是伊只因施桂聽錯會逢其適無意中就被我撞破機密然而回轉來一想又自覺得神經過敏。佩芹素性溫柔我們的婚約又是出伊自願勢不至於另有什麼祕密的情人。我決不可一意武斷。誣蟻伊的人格。於是我的意念的歸結料定伊必因受了匪人的誘惑或強迫方才來此。這時却已經從後門出園。因為這裏的空屋門窗完全關閉。如果宵小們用強力將佩芹拘禁多少總不免留些迹象。我想到這裏不敢怠慢便向後門奔去。後門的籬笆果然被人撬開走出去一瞧已沒有人影。我向地上細瞧要想發見什麼足印以便證明佩芹是否從後門出來。不料足印不見却見幾個明顯的馬蹄印子似乎有馬車在門前停過。我不禁大喜見距離後門不遠還有幾家舊式的小屋我問一個老婆子可曾見有馬車在園後門口停過。老婦答

道：「不錯有一輛馬車在門口停了好一回。我們正詫異呢。」我忙道：「那麼你可瞧見坐車的是什麼樣人？」老婦道：「我瞧見的好像是一個男子和一個少年女子，他們向西去的。」這時候我唯一的意想恨不得有一部汽車立刻向西追去，抬頭一望，見遠遠的有一輛空車，不禁高聲呼道：「黃包車！」呼聲沒完，忽聞背後有人叫我道：「包朗，天將下大雨了，你打算往那裏去！」

(三)

我一聽這意外的呼聲，便知道是老友霍桑，但不知道他怎麼也會趕來。回頭瞧時，霍桑已奔到我面前，說道：「你準備幹什麼？我等了好久不見回來，未免心焦，趕到高家木林告訴我，聽得你到張園來的，才知道你的蹤跡。但此刻你何以這樣慌慌張張，真教我莫名其妙了！」我低聲答道：「不錯，我也真莫名其妙呢！」又作鄭重聲道：「霍桑，大事壞了！」霍桑也變色道：「壞什麼事？」我就將經歷的情形約略說了一遍。霍桑初聽時還很注意，後來却越聽越輕淡起來。等我說完，反而笑嘻嘻的向我瞧着，我暗想這種狀態，若說他幸災樂禍，當然不會。但他不是還想把鎮靜的態度來安慰我麼？他忽說道：「你的意思可是以為你的未婚夫人

因著誘惑的緣故已落到了你仇人的手中去了麼？」我聽他的語氣不禁答道：「是啊。你難道想佩芹的失蹤不是被騙內中有什麼別情麼？」霍桑忽正色道：「包朗你別這樣胡思亂想罷。你的未婚夫人此刻正好好的在伊家裏呢。」我不覺震了一震。瞧他的神色分明不是戲言。因問道：「當真麼？你怎麼會知道的？」霍桑道：「我瞧見的。當我問明了木林從高家乘車到這裏來的時候，車到成都路轉角見伊也乘着黃包車轉灣過來，一定是回家去的。」我驚道：「你沒有瞧錯麼？」霍桑道：「你別多疑心了。現在不如就到伊家裏去一趟。我的說話立刻可以證明的。」我沉吟道：「這樣說，伊大概果真從後門出來，所以我沒有撞見。但伊所以到這裏來，又和誰約會呢？」霍桑忽道：「黃包車來了。你姑且坐了往高家去罷。我在寓裏等你。」這時我不便再說，只得坐上車子，吩咐往孟納拉路心中自忖：如果霍桑沒有瞧錯，我剛才的推想，只算吃了一次虛驚。但伊是明明到過張園的，爲着什麼事來呢？並且來去雖如此匆促，露臺上却還留了兩張粉紙，更教人不能索解。我一路推想，越想越覺難忍。等到車近高家門前，不覺怒火盛熾。我知道這樣的態度不能和佩芹相見，因竭力抑持，以便伊說明原委。我一下車，就到門房裏去見木林，說道：「你家小姐不是已回來了麼？你快給我通知一聲。」

「木林忽張目搖頭：『小姐沒有回來啊！』我大吃一驚，他又道：『只有一位姓霍的先生到這裏來問過幾句，他特地來尋你的。』」我道：『我知道的，但霍先生去後，你家小姐不會回來過麼？』木林道：『實在不會回來。』我道：『也許伊進來時，你不在門上，沒有瞧見。』木林道：『自從先生去後，我一直在門房裏，不會離開一步。先生不相信，可自己進去問太太。』我暗想：這事又出我所料，果真有些蹊蹺。現在我進去見佩芹的母親，又怎樣措詞呢？因道：『你家老爺可曾回來麼？』木林道：『還沒有。老爺一定要四點過後才回。此刻只有太太一個人，在裏面。』我私忖：這事無論如何，姑先回去和霍桑商酌一下，再作進行。便道：『我不進去見你太太了，但你一見小姐回來，請伊立刻打一個電話給我，千萬別忘。』說完，我就急急回寓。我的車子到愛文義路七十七號時，已近四點，知道霍桑也剛才回寓，走到裏面，霍桑回頭見我，我便說道：『你回來得怎麼這樣快！』這時，他已瞧見我的神色，知道不妙，立即將口中啣着的雪茄取下定睛瞧着我，道：『包朗，怎麼樣？可是有什麼變端麼？』我直截答道：『佩芹沒有回家啊！』霍桑驚奇道：『這話確實麼？難道我竟瞧錯了不成？』我道：『也許你見伊以後，伊另往別處去的。』霍桑搖頭道：『我見伊的所在就在成都路轉角，明明見伊的車子向東。』



往孟納拉路進行。何致於過門不入。我道：「那麼難道你的眼光也會瞧錯麼？」這一句話竟使霍桑臉上顯出一種不安的神色。實在是難得瞧見的他。期期然答道：「我自信似乎不會瞧錯。但我遇伊的時候，因着細雨彼此的車篷都下着，並且在轉嘴角上兩車相接，只有一瞥的工夫。」我道：「既然如此，我們姑且假定你沒有見伊。那你想伊到底往那裏去的呢？」霍桑不答，忽然立起身來，把兩手叉在褲袋裏面，低着頭在室中往來踱着。這時候我偷瞧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似乎也知道這件事出乎他的意料，真不能夠輕視一回兒。立定了說道：「包朗照現在看我們對於方才你接得的那封恫嚇信，似乎不能夠完全不加理會。倘使你的未婚夫人果真失蹤，那不消說一定是由於我們的敵黨作祟。」我惶然道：「唉！你現在也以為那信不只是虛聲恫嚇麼？但佩芹如果已落了敵手，這事是十二分危險的。我們終應當設法追蹤將伊救出來才好啊。」霍桑只點了點頭，竟不答話呀。這事壞了。霍桑所以不答，大概也爲着沒有下手地方的緣故。原來這事發生，既然突兀作難的人，是誰又一些沒有頭緒，實在也不容易着手。既而霍桑說道：「你姑且忍耐一下，你未婚夫人是否果真失蹤，此刻還不能說定。或者少停伊自己回去也未可知。」我道：「我但願如此，但萬一伊到底不回。」

你可有什麼追蹤方法呢？」霍桑道：「這樣我們姑假定伊是被匪人誘去的，但瞧伊起初接過一封信，一定就是他們的誘餌，因此我們也可知他們的誘法只是軟功不致於用強。」我攪言道：「我以為先柔後強也未始不近事實，須知張園裏面此刻已空廢沒有人了。」霍桑道：「雖然這班奸徒似乎不像江南燕一流人物，他們即使和我們作對，但對於我們的虛聲也不至於完全沒有顧忌，所以我料他們斷不敢公然用暴力相迫，只是用什麼狡猾的祕謀暗中破壞你的婚姻，萬一失敗，他們也不致負直接的責任，但瞧方才那一封信，既然沒有具名，又不敢直接送到我們寓裏來，便可見他們胆小如鼷了。」我點頭道：「不錯，我記得那老婦說伊好像見一男一女坐了馬車向西去的，實際上果然不會用什麼強暴，但你想這女子可就是高佩芹麼？」霍桑道：「這問題我此刻也不能回答，並且那老婦的口氣未定也沒有說實在，瞧見再停一回，假使佩芹真個不歸，我只得先到捕房偵探汪銀林那裏去打聽一下，再打算進行的方法。」我聽霍桑的語意果然像我一樣，完全沒有把握，不由的使我着急起來，因說道：「唉，這樣看來，這事真棘手極了，但據你的臆想，這作弄的仇敵到底是什麼樣人，你可有幾分端倪麼？」霍桑搖頭道：「這也是一個難題，我此刻那裏能夠回答呢？你想我們

經歷的案子不下數十百件。感恩的人固然很多，但同時狡黠不肖的人們，因着失敗破露而含怨我們的，也不在少數。現在憑空猜想那裏想得出呢？這幾句話原是很近情理的。霍桑的智慧雖然過人，但究竟沒有天眼通的技能。這事既然像晴空霹靂突如其來，他沒有憑藉當然也猜想不出的。霍桑又繼續道：「那主動的敵人雖然不知道是誰，但我料內中還有一個被動的居間人。這個居間人也許是和你未婚妻相識的，但瞧伊一接信後立刻就去踐約，已可明證了。」我一聽心腹中不禁突的一跳，答道：「我也有這樣的理想，那人不但和伊相識，似乎從前彼此還很知己。否則伊一得他的信，決不致冒昧就去。」霍桑道：「此外我還想那人誘騙的說話一定非常急切，你未婚妻信以為真，所以等不及和你相見，就一個人匆匆去了。」我道：「你以為伊匆促赴約並不是故意秘密，只為著相信了那匪人的謊話的緣故麼？」霍桑道：「大概是的那人也許假托有什麼生死和安危關係的急難，求伊援助。伊一時被感激性所勝，就不暇深思的趕去會面。」我道：「這樣說伊起先打電話叫我，不是多此一舉了麼？」霍桑道：「伊初時也許想把這事和你商量一下，後來等得不耐時間，偏促就變計獨自去了。」我搖頭道：「這理由未免牽強，伊即使變計等不及和我商量，也應當留一句話。」

說明伊的去向爲什麼竟一言不發教我撲一個空呢」霍桑沈吟了一下答道「那麼你是說你未婚妻的匆促赴約乃是故意祕密不教你知道的麼」我直截應道「正是因爲有種種疑迹像粉紙和烟尾等等都使我不能不發生這樣的猜想因此我料那居間誘引的人必會和佩芹有過交誼這時那人寫信約伊又假造什麼故事使伊不得不去佩芹有所顧忌自然不願意教我知道的」霍桑道「但伊既然要祕密約會起先爲什麼要打電話叫你呢這裏面的情節不是也有些矛盾麼」我道「起先的電話大概不是佩芹打的另有什麼別的女子被施桂弄錯的」霍桑道「你既然這樣想何不就教施桂進來問問這一着乃是一個大關鍵若使能夠明白很有益處的」我於是立起身來叫施桂進來問話施桂作堅決聲答道「我決不會弄錯的因爲高小姐第一句問我包先生是否在家我回答不在乘機回問伊是誰伊答道「我是高佩芹你等包先生回時請他立刻到我家裏來我有要事和他商量」這樣清清楚楚的說話難道我會聽錯麼」我的理想雖然被他打破了但聽他的說話斬釘截鐵沒有一毫疑惑却也不能再問只得點點頭教他出去更瞧瞧時計已是四點三十分了兩點果然更大天色也越發昏暗我滿肚皮懷着疑駭思緒空涌好似腦海中起了旋渦正

是說不出的難過。霍桑忽叫我道：「包朗這裏面果然疑障重重，一時不容易分解。我們既推度不出此刻也不必深求，只須假定那誘惑的居間人，乃是和佩芹相識的。從這一條線索上着手偵探，我想也不至於十二分艱難。」我點頭贊成道：「這意見和我相同，但等到什麼時候，你才打算動手呢？」霍桑整一整衣襟答道：「我想此刻坐等消息也不是上策，不如就——這時候忽聞電鈴大震，旋見施桂慌忙進來，報道：「先生，高家有電話呢。」我一聽得急急走到電話室去，握着聽筒問道：「唉，唉，你可是佩芹麼？」電話中答道：「不，我是敬修。」哦，是伊的父親，我真魯莽極了。敬修繼續道：「你是包先生麼？」我家佩芹不知往那裏去了。至今還不回來，我很着急。現在請你同霍先生就來，我等你們來談話。」我應了一聲，回到辦事室中，把消息告訴霍桑。霍桑向我呆瞧了一回，忽沉着臉說道：「包朗這果然是惡消息，但無論如何，你終得保住你的鎮靜，不然不但不能成事，反而要壞事呢。」這幾句話本不是無的放矢，但我却只覺高佩芹已陷落敵手，生死安危都不可知，心頭鹿撞，實在不能夠自持。平時我自信也有幾分定力的，可是事情的利害一關係我的本身，我的定力竟就也不能夠保持了。霍桑又道：「包朗，我知道你這時方寸已亂，決計不能幹什麼事，你不如在這裏靜坐一回，等

我去和高敬修接洽以後再作計議」我道：「你現在一個人去麼？」霍桑道：「正是你一同去也。徒然至多一個鐘頭，一定有信息給你。」說完就上去取了雨衣，匆匆出去。我也只得靜待。然而一個人獨處，無件思前想後，更加覺得難受。想到佩芹是一個嬌弱女子，無論受不起強暴的驚怖，即使虛言恫嚇，或將伊軟禁起來，伊也必忍受不住。這時候彷彿見我愛者的倩影湧現在我面前，婉轉哀啼向我乞援。於是我，不禁熱血騰沸，奮拳擊桌，恨不得立刻尋得伊的蹤跡，將那萬惡的匪人一個一個殺個乾淨。我越想越恨，到底無所措手。平時我們替人家探案，總是高人一着。此刻臨到自己身上，竟反束手自問，也不免失笑。到了五點半鐘，電鈴又響起來了。乃是霍桑的回音。他說道：「你定心些罷。這事我已幾分把握。現在要去着手打聽了。」我道：「可要我一同來麼？」霍桑道：「不必。你的精神上受了這樣的刺激，幹不得事。還是安靜些在寓裏等我消息。至於我今夜也許不歸，你也不必擔憂。總而言之，我回來見你的時候，一定有好消息了。」

（未完）

## 偵探小說拾零

胡亞光

余自幼愛閱偵探小說。一篇在手。不忍遽釋。偶憶其慣用之形容詞。一一錄之。以資談助。想亦讀者所樂聞歟。

目灼灼（形容歹人之陰險也）

徐徐吸其煙（形容偵探之沉思時也）

默然良久（形容偵探之被困時也）

叮哈哈（形容電話之鈴聲也）

某某鑒。余爲汝之愚人。亦卽汝之仇人也。明日十二時以前。汝尙無美滿答復者。余雖有情。彼鐵冷之六門頭固無情也。其待之。

某某上 某月某日

（此爲歹人恫嚇信也。其語氣往往類之）

某某君速來某某街某某號。助我一臂。酒肆門首戴破笠之鄉人。卽我也。君其慎之。幸勿錯過。（此爲偵探化裝時乞援與助手之電話或函札也。有時歹人冒用。特作狡計者。亦有之。疑信與否。是在讀者矣）



### 三封信

俞天憤

周心吉拿着酒壺斟了一杯酒遞過去帶笑說道朋友不用客氣請乾一杯……  
這位朋友在表面上看過去很是要好在那朋友也一心一意承認周心吉和他要好其實相交還不滿半月哩……

周心吉另外有個至好朋友叫做貝潤甫在白格路三百四十五號開設一座潤記綢緞批發所生意非常之發達他本來是寧波人能斃吃苦賺錢的他妻子都住家鄉不叫他們出外來做消耗品只有兄弟叫淵甫却在信克銀行裏做執事周心吉也是在行裏辦事的潤甫和他認識是淵甫介紹的……

一年以前潤甫經他號裏一位舊夥計閔君舒介紹一個醫生叫成友恭看中了潤記號裏半



間空屋子。打算出幾個租錢。在那裏擺只桌子。門上掛扇友恭醫室的招牌。潤甫知道閔君舒是很漂亮的人。況且這位醫生。又是君舒的同鄉。當下便滿口答應。不多幾日。成友恭便付了三個月租金。共計三十六元。真個掛起招牌。擺了桌子。硯臺。筆墨。方片。脈枕。牆上又掛幾付對子。什麼邵松年。什麼吳蒼石。什麼陸潤庠。潤甫本也是喜歡賞鑒的。看了不絕口的贊好。成友恭年紀不滿四十。却穩重異常。並不像上海灘上時下名醫。有許許多多惡習。和潤甫便很對勁。早上八點鐘來。晚上六點鐘去。起初他獨自包飯。後來便和號裏人一起喫。貼還他們的錢。菜也好吃些。錢也合得算……

潤甫有種嗜好。便是鴉片烟。那怕煙禁森嚴。號裏却還祕密設只烟榻。友恭也有這個癖。有時和潤甫談談說說。大家不客氣。便躺下去呼呼。上海商人的手面。本來闊大。幾筒鴉片烟。算得什麼。友恭看在心裏。便沒有事也要借個事兒。進去和潤甫談談。順便吃他幾口不花錢的烟……

號裏的七八個夥計。都因爲他和氣不過。個個和他十分投機。平常日子。夥計們什麼傷風咳嗽呢。肚腹積滯呢。牙齒痛呢。紅眼睛呢。只消教友恭診上一診脈。開幾味藥。吃上一帖兩帖。便

好了因此潤甫益發看得起他自己。有時不舒服也索性請他調治。真是藥到病除。合該友恭的醫運要通了……

看看年近歲邊了。潤甫無意間和友恭說。友翁醫道的高明。我是親自嘗試。可稱得真知灼見了。聽說友翁在家鄉。也是行道的。怎麼單身到上海來呢。要知道上海行道是不容易的。醫道高明不高明。是不甚要緊的。第一要排場闊。第二要架子足。第三要手段大。第四要交際廣。有了這四項全材。再加上報紙告白。大吹特吹。生意才會興隆。像友翁這樣實事求是。兄弟冒昧說一句。只怕不便當呢。想來友翁家累一定很重。依兄弟愚見。總得另想個法子才好……

友恭聽了這一席話。丟下烟筒。頓了好一會。長嘆一聲。才慢慢的說道。潤翁。真是我生平第一知己了。不瞞潤翁說。我這行醫。已經是五世家傳了。并且只傳子。不傳外人。我們家鄉地方。那怕城裏城外。要一聽得姓成的。不論什麼大名。家都得退讓一些。到兄弟手裏。世界不似從前了。雖不比上海。要這四項全材。可也要他縮小的兩三項。方好行道。否則只好在家裏。喝西北風。過日子。兄弟的心性。半年以來。潤翁總該知道了。心直口快。便是壞處。可是看見別人有病。痛比自己有病。痛還難過。恨不得一兩味藥。就吃好人。家病其實。兄弟在家鄉。却還不全靠行

道。過。日。子。間。常。時。喜。歡。給。人。家。打。抱。不。平。做。些。保。障。人。權。的。勾。當。潤。甫。笑。道。看。不。出。友。翁。還。有。這。一。道。大。才。可。惜。兄。弟。不。和。人。家。打。官。司。否。則。律。師。都。不。用。請。了。友。恭。道。兄。弟。隨。便。說。說。罷。了。潤。翁。切。不。要。取。笑。給。人。家。知。道。要。不。便。的。潤。甫。道。這。也。是。不。什。麼。私。事。誰。來。取。笑。你。呢。……

又。過。了。幾。天。已。經。十。二。月。廿。四。以。後。了。潤。甫。是。大。關。家。自。然。忙。得。很。友。恭。有。一。天。却。不。會。回。去。替。一。個。夥。友。抄。一。本。簿。子。真。是。又。快。又。好。恰。好。潤。甫。走。進。來。看。見。了。便。說。友。翁。又。來。盡。義。務。了。我。這。幾。天。真。忙。這。時。候。才。算。閒。空。一。些。友。恭。便。放。下。手。中。東。西。跟。潤。甫。講。話。講。了。一。會。正。襟。危。坐。的。道。潤。翁。我。有。件。對。不。起。你。的。事。情。今。天。不。能。不。和。你。說。一。聲。潤。甫。再。也。摸。不。出。他。什。麼。事。只。側。着。頭。頸。看。看。他。……

友。恭。說。論。理。我。今。天。這。句。話。是。不。便。和。潤。翁。說。的。不。過。我。的。爲。人。這。半。年。中。間。潤。翁。也。早。已。明。白。我。所。以。冒。昧。要。說。一。句。說。到。這。裏。却。又。頓。住。了。吞。吞。吐。吐。說。不。出。口。潤。甫。道。友。翁。有。什。麼。爲。難。事。情。儘。管。說。出。來。兄。弟。是。總。好。商。量。的。友。恭。又。頓。了。好。一。會。才。說。房。金。和。膳。費。一。時。料。理。不。來。潤。甫。道。這。又。什。麼。要。緊。并。且。兄。弟。請。友。翁。診。了。好。幾。次。脈。也。應。當。要。有。些。酬。謝。友。恭。道。酬。謝。的。話。說。不。到。的。倒。是。兄。弟。這。幾。天。有。一。二。十。塊。的。用。處。不。知。潤。翁。肯。幫。一。幫。忙。潤。甫。道。二。三。十。

塊錢算得什麼。回來我在帳臺上說明了。友翁隨便幾時去拿好了。友恭道：承情得很。我只消零星應用便了。潤甫道：那也隨便……

今年的二月裏。友恭因爲原住的克生路房屋。出入不便利。另租了極而生路二百五十號房子。和一個姓蔡的同住。姓蔡的是上海人。也不知道他做什麼職業。每天早上起來。便去清風樓吃茶。下半天在家裏睡覺。晚上出去了。總得到兩三點鐘才回來。真不知他做的什麼貴幹。友恭却不去管他。一面去把潤記那個醫室解了約。好省些開消。這時友恭醫室的牌子。便掛在極而生路了。潤甫却捨不掉。他便叫他沒事時候。常去談談。友恭倒也滿口子答應……

四月十三這一天。友恭走到潤記去找潤甫。只見潤甫愁眉不展的坐在烟榻上。看見了友恭。略略招呼了。依舊沒精打彩。一語不發。却便睡下去。呼了幾口烟。略把精神振作一些。才開口道：友翁正要請你來。我有件爲難事情和你商量。我今天接到一封信。大約不外是一種恫喝信。可是信中的話。我再也猜想不出。是那裏來冤仇。說着。在懷裏掏出一封信來。給友恭看。友恭接過來一看。也不曾署名。也不曾貼郵票。便道：這封信是那裏來的。潤甫道：今天有人送來的。却不曾問他是誰教他送來的。那人把信交給下人們。便轉身走去。友恭便把裏面信紙抽

出來。只見上面寫道……

字付不共戴天之仇人貝潤甫閱悉。自吾出世。慮心積慮。以復仇爲第一要事。汝父汝母。便宜了他們。早已死了。然吾刀吾槍。不飲汝輩之血。必不能償吾之願。今吾已下決心。十日之內。吾必赴汝原籍。殺汝妻及汝兩子。待汝精神上受過痛苦。吾再割汝之胸。以報我之仇。汝

其誌之。

汝之敵警告

友恭念完了。便把信還給潤甫。隨問道。究竟潤翁上輩有沒有仇人呢。潤甫道。吾家世代做木工的。你想。小本經紀。那來這切齒之仇。我的父母死的時候。我年紀還小。我是寄養在我的岳家的。我家又沒有叔伯。所以上輩的事情。不很知道。潤甫比我小兩歲。他更不知道了。至於我呢。雖開着偌大一座號子。可是全由心血辛苦掙來的。從不曾和人家結什麼仇。友恭道。話雖如此。凡事不可不預防一些。潤甫道。不錯。我今天先打一個電報給家裏。叫他們一切謹慎。沒事不要出門。我們這裏再想法子。友恭道。這個很好。可是潤翁須得把自己生平大大小小的事情統統想一想。有什麼虧欠人家的。去處潤甫道。虧欠道理。虧欠良心。這倒沒有。不過虧欠人家款子。却還有一處。友恭道。是什麼時候。有多少數目。這個主願。現在在那裏呢。潤甫道。這

人叫郭子厚。是個江西人。從前……還是十四年前。吾在安徽。曾經向他借過六百塊錢。不曾還他。友恭道。像潤甫的手面。六百塊錢。不至於還不出。敢是另外有個糾葛麼。潤甫道。一點不錯。他後來曾經拿過我貨色。有三百多塊。大家因為要好。他不向我歸款。我也不好意思去向。他催貨洋。却有幾次。在別的朋友口中。傳說他的話。說他要向我算帳。並且知道他處境。也不好。最奇怪。已有五年不曾通信了。六年已前的春天。他住過克洛克路五十七號。住了有五個月光景。我却不曾會面。直到下半年。我也由朋友告訴我。我就去找他。那知他早又搬去了。今年二月裏。五馬路開大五金店。有個江西人。他向我說。郭子厚。去年到過蘇州。光景很過得去。以後却總不見他到上海來。不知什麼道理。友恭道。這個人。似乎有些奇怪。然而也不便說。一定是他好在兄弟。沒有事。便天天來陪潤甫。也不妨事的。將來若是真個郭子厚來。交涉一切。狀子兄弟。一力擔任。便了。潤甫也就一口應允……

甯波地方。那潤甫的家眷。和兩個兒子。憑空接到了電報。自然驚慌的了不得。可也沒有別的法子。祇好依他老子的話。實行避匿起來。這也不必細表。這裏潤甫。真是步步留心。出門定坐汽車。車夫是用了好久了。可以不必疑心。晚上應酬。至遲十點。一定要託故回店。輕易也不到

店堂裏。只坐在那間祕密室中。抽他的悶氣烟。不料到了第五天。潤甫又接到一封奇怪的信。是從郵局寄來的。外面並不署名。只寫的潤甫姓字。和地址。還有費神轉交成友恭先生收啓。十一個字。潤甫一想。友恭的信。雖不算多。可是從來沒有轉交的。這倒很有個研究。馬上教人去請友恭來。給友恭看……

友恭先把信封翻來覆去的細細地看。便說。發信人雖不曾明說地址。可是高昌廟的郵戳。是不能假的。諒來這發信人一定住在高昌廟附近的。當下便把信拆出念道……

友恭先生鑒。我等和你素昧平生。不便向你得罪。可是你做醫生。偏要想給人家做狀子。你的胆子真不小呢。現在告訴你。萬事不要插身多事。否則要你狗命…… 黑血團白

友恭念完嚇的半晌不敢開口。潤甫道。這真奇了。你做狀子。又不是告的黑血團。關他們什麼事。並且這黑血團也不知是個什麼機關。友恭道。這個且不必研究。好在我也不是個隨隨便便怕事的人。他們有法子。隨他們去。使便了。倒是前天晚上所講的話。敢是被人家聽了去了。潤甫道。號裏的人。總靠得住的。友恭道。也許聽了去。無意中露了口風。在外面人家正在竊聽。風聲便給人家有把柄了。這也沒有法子。我只有趕緊去找這郭子厚。潤翁。你可記得。起開大

五金號的江西人叫什麼潤甫想了半天才想出來叫做楊達君。他起先在江西縣城裏做過縣議員。後來因爲選舉時候把刻字匠招到家裏私造選舉票。被人家知道了。剝奪選舉權。他存身不得。走到安徽省城裏去和當地一個惡棍程花評合開一所報館。一味的敲竹槓。被官廳封了。程花評犯了詐欺取財監禁十年。他得信得早。一逕跑到上海來。那開大的掌櫃是他表兄。他才算存住了身。友恭便點點頭道：「好了。只消把他找到。不怕郭子厚沒有下落……」

隔了三四天。那天是下雨。晚上十一點光景。潤記的大門忽然應天價響起來。這幾天號裏的土上下人都知道潤甫的事了。大家都防備着。幕地裏聽見打門聲音。賬臺先生早把電話搖了一搖。把聽筒取下來預備報告捕房。那知大門一開。却是友恭一個人的聲音。隨後門就開了。賬臺先生一顆心着實便隨便接了一家朋友。講了幾句敷衍過了。外邊友恭早給衆夥扶了進來。渾身是血點。袴子也撕破了。嘴裏只管吐着血。待他喘息定了。他才說出是在黑地裏被人打的那班人也看不出聽不出是怎樣的人。只有一個他自稱小甯波。叫我不要管潤翁的事。我拗了幾句。便給他多打了幾下。這時我真痛得不得行動了。潤甫便叫人把他扶到烟榻。讓他抽了幾筒。隨後叫汽車夫送他同去。友恭說潤翁你祇管放心。到這局面。我偏管



定。這。事。看。他。們。要。拿。我。怎。樣。潤。甫。這。時。心。裏。萬。分。難。過。明。明。自。己。的。事。情。倒。去。連。累。人。家。便。道。友。翁。傷。勢。很。重。你。得。趕。快。去。請。醫。生。服。藥。調。治。才。是。內。科。醫。生。是。治。不。了。傷。的。……

五。月。初。四。這。天。友。恭。走。到。潤。記。裏。看。潤。甫。眉。宇。之。間。放。寬。了。許。多。他。說。如。今。已。有。二。十。多。天。了。想。來。這。事。可。以。消。滅。了。友。恭。道。不。見。得。罷。說。着。電。話。響。起。來。帳。臺。先。生。拿。起。聽。筒。一。聽。……你。們。是。潤。記。麼。……是。的。是。的。你。是。那。裏。……你。不。必。問。我。叫。小。甯。波。……小。甯。波。麼。不。認。識。……

……潤。甫。和。友。恭。不。由。得。一。同。說。問。他。找。誰。……找。誰。……找。蔡。二。來。沒。有。來。……帳。房。說。找。蔡。二。潤。甫。一。楞。友。恭。道。回。他。沒。有。來。……沒。有。來。……電。話。就。斷。了。……

潤。甫。道。誰。叫。蔡。二。呢。友。恭。道。是。我。的。同。居。手。段。很。靈。便。的。我。今。天。託。他。去。到。清。風。樓。幹。件。事。潤。甫。道。小。甯。波。名。字。很。熟。友。恭。道。潤。翁。怎。麼。忘。懷。了。我。身。上。的。傷。痕。那。裏。來。的。潤。甫。道。不。錯。不。好。了。事。情。愈。弄。愈。緊。了。友。恭。道。有。什。麼。要。緊。只。等。蔡。二。的。回。話。好。了。這。時。窗。外。有。一。個。人。探。頭。探。腦。人。家。問。他。找。誰。說。找。成。先。生。我。姓。蔡。友。恭。便。叫。他。進。來。問。他。怎。樣。了。他。說。小。甯。波。帶。了。三。十。幾。個。弟。兄。來。我。索。性。顯。些。手。段。約。了。八。十。個。弟。兄。清。風。樓。的。前。樓。彷彿。被。我。們。全。包。下。來。了。他。呢。和。成。先。生。並。沒。有。深。仇。宿。怨。簡。直。說。不。要。去。管。貝。先。生。的。事。便。不。來。和。成。先。生。爲。難。了。友。恭。

道。這。是。辦。不。到。的。蔡。二。說。我。也。這。麼。說。你。有。弟。兄。們。幫。忙。成。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也。不。能。不。幫。他。忙。的。要。打。祇。管。打。看。看。誰。強。誰。弱。便。了。小。甯。波。看。來。不。對。才。算。軟。下。去。我。也。給。些。面。子。與。他。替。他。們。算。了。茶。錢。現。在。兩。面。都。散。了。友。恭。道。很。好。所。費。的。錢。回。來。我。給。你。就。是。了。蔡。二。點。點。頭。去。了。……

潤甫馬上拿出二十塊錢來交給友恭。教他去開消。友恭那裏肯受。禁不得潤甫推遜。才勉強拿去。友恭道。我。今。天。還。去。找。楊。達。君。哩。說。着。就。走。了。不。上。十。分。鐘。潤。甫。和。周。心。吉。走。來。潤。甫。說。心。吉。很。想。給。哥。子。幫。忙。哥。哥。何。不。把。事。情。說。給。他。聽。聽。潤。甫。巴。不。得。多。一。個。人。替。他。料。理。當。下。請。心。吉。到。裏。邊。去。將。前。前。後。後。的。事。情。一。字。不。遺。的。說。了。一。遍。心。吉。祇。側。著。耳。朵。靜。聽。等。到。潤。甫。說。完。了。還。是。一。語。不。發。又。過。了。好。一。會。才。把。那。封。信。細。細。地。看。了。一。番。才。說。道。四。月。十。三。接。到。這。封。信。後。潤。翁。是。當。天。發。電。的。麼。潤。甫。道。是。的。心。吉。道。隔。了。幾。天。才。接。到。第。二。封。呢。潤。甫。道。隔。了。四。天。是。十。七。上。午。心。吉。道。事。情。未。嘗。不。能。辦。不。過。期。限。是。不。能。預。定。的。多。則。一。月。兩。月。少。則。三。天。四。天。可。以。弄。明。真。相。憂。愁。倒。不。必。去。憂。愁。祇。管。照。常。行。事。電。報。已。經。發。出。不。必。去。管。了。可。有。兩。件。事。潤。翁。要。切。記。一。不。可。將。托。我。料。理。的。話。告。訴。別。人。不。論。至。好。的。親。信。的。都。不。可。說。

明二當着有別人在旁時候。只稱我大哥。不可把真姓名叫出。最好不和我講話。能彀遵守這兩條。我就可幫忙了。潤甫道。悉依尊命。心吉道。已後接到奇怪的信。要先給我看。潤甫道。這也可以。心吉道。楊達君。我是認識的。他現在不在開大了。友恭住在那裏呢。潤甫便說給他聽。心吉道。聽潤翁一番話。這位成先生。可稱得當今義俠。於今世上。已是不可多得的了。說着。賬房先生進來。問剛才二十塊錢。上什麼賬上。友恭已經取了六十五塊了。照原約只移動三十塊。如今却過限了。潤甫道。人家給我辦事。說不到損失的。二十塊錢。上我的帳罷。心吉知道潤甫有事。便辭了他們兄弟。一逕走出去……

光陰過得真快。轉瞬已是五月底了。貝潤甫的事情。依舊沒有解決。周心吉足跡。也不到潤記裏來。便是成友恭。也難得到潤甫那裏去。爲什麼呢。因爲他新交上一個要好朋友。也是由蔡二介紹的。這人叫陶公亮。生得一表人物。手面闊得十分。自己也有摩托卡。什麼戲館。菜館。遊戲場。沒有一天不去閒逛。并且不要友恭。出一個錢。他住的是大北旅館十二號。這天天氣很熱。他門兩個人坐在大北旅館裏。隨意談談。忽然從公亮插袋中落了幾個信封出來。友恭給他拾起來。還他無意中看見一個信封。寫着郭子厚。緘友恭。是何等心靈的人。便有意無意的

問道。郭子厚原來和老哥認識的。公亮道。不錯。從前我在蘇州時候。很要好的。他現在住在克柏亨路一千〇五十號。老弟敢是也和他有交情的麼。友恭道。交情是沒有。不過我在貝潤甫那裏聽見過這麼一個人。公亮道。貝潤甫是潤記綢緞批發所的主人麼。這個人是著名曲辯子。大錢不計小錢。仔細是再曲不過的人。要把郭子厚比起來。真是天差地遠。友恭道。諒來老哥和子厚是很要好的。公亮道。雖不能說十分要好。可是大家都相信的。友恭道。不瞞老哥說。這郭子厚我雖不認識。只是在他身上却有些交涉。當下便把潤甫託他的事情約略說了些。公亮道。這事很容易辦。你老弟寫一封信給子厚。指點他和你說話。你便有了着手方法了。好在子厚很相信我。將來那邊少不得是我來出面。你我既有交情。到那時看事行事罷……當下友恭便真個寫封信起來。寫的是……

子厚先生鑒。貝潤甫君所該尊款。極願卽行料理。現已囑托成君友恭出爲接洽。成君現住極而生路二百五十號。希就近晤面。或託令友擔任亦可……

友恭寫到這裏說。著誰的名呢。我又不是律師。不便署我的姓名。在上面的。公亮道。容易容易。寫個「知名不具」便好了。友恭不由哈哈大笑。妙極妙極。公亮連連搖手道。祕密些。友恭

便照公亮所說的地處寫好了貼上郵票寄出去……

這事又隔了好幾天直到六月初三公亮叫茶房去招友恭來告訴他事情有了眉目了最巧的便是郭子厚那邊就托我擔任這一來大家便當了友恭道事不宜遲我今天就去找潤甫先探探他口風肯出什麼成色公亮道很好子厚方面曾經說過無論潤甫肯拿出多少來他祇要一半那一半便全送給調停人的友恭道你呢公亮道那也何消說得自然着落在子厚身上你說去找潤甫你就去罷……

潤甫給友恭三回五次的說情情願拿出六百塊錢來還給子厚當初取去的貨色就算了利錢友恭便和公亮說知叫他去向子厚講明了天大的事就此告個小結束可是潤甫心裏實在委決不下論子厚爲人也不是什麼奸刁很惡的人爲什麼他要討債却要來恐嚇我呢當下便去找心吉那知再也找不到直到這天晚上心吉打來一個電話說自己已有病住在醫院裏現在好了你的事情儘管照成先生去辦是很好的初七晚上九點鐘我在探花樓九號請客請你去招閔君舒淵甫一同來潤甫道爲什麼你要請客呢心吉道你來就是了……的玲電話就斷了……

閔君舒是最喜歡吃酒席的人。初七的上午，得看潤甫的電話。七點半鐘，已經到潤記了。閒坐了半點鐘，潤甫、淵甫和他三個，坐了汽車，一逕開到探花樓。剛剛下車，却見心吉從門內走出來。領了三人，一逕走到二層樓九號裏，却見友恭早坐在裏邊了。大家招呼坐下，不多時，席面擺好，却是六副杯箸。心吉請大家坐下，却留着首席。潤甫知道他一定還有別人，剛剛揩過手巾，只見外面又走進一個客來。潤甫立時立起來，道：「子厚兄，多年不見了，請坐，請坐。」子厚正想開口，心吉早就提壺在手，在各人面前斟了門杯……那朋友不用客氣，請乾一杯……這三句話就在這時候說的……

成友恭酒杯剛沾着下唇，却不料心吉把酒壺放在桌上，突出了眼睛，驀地把桌子一拍，大聲說道：「成友恭，你看得我們這裏太沒有人了！這時大家都出意外，一個個封條貼了，嘴開不得。口友恭索抖抖的放下酒盃，道：「公亮哥，兄弟沒有得罪你，心吉道：「住口！我叫周心吉，不叫什麼公亮。不，公亮實對你說，你早就認錯了人了！現在不問你話，不准開口，問你話，不准開口，你知道麼？回頭向子厚道：「郭先生對不起，你和潤甫兄說話正多，請停回，再說。我現在先要開發這魔鬼，潤翁實對你說，你前前後後的許多事情，統是成友恭一手假造的，恫嚇信是假的，被

打傷是假的。赴人打架也是假的。總而言之。他想詐取潤翁的錢罷了……

友恭原是乖覺的人。嘴裏自言自語道。笑話了。笑話了。慢慢立起來。打算向門外開步走。却見門口上立着一個人。似乎不教他不要走出去。定睛一看。却是他同居的蔡二。心裏一寬。乍着胆子立起來。一個虎勢搶出去。却不料被蔡二雙手叉住。道。慢些。現在還不到你走的時候。依我意思。還是好好坐在那裏聽周先生講話。友恭情知拗不過他。依舊坐下去。只聽得心吉又說道。姓成的布置到也很周密。只是這些手段。只好在內地去當什麼警察稽查警察助理。和些起碼紳士。執紼子弟。開開玩笑。還勉強敷衍得去。要想開碼頭到上海地方來。那真不自量力了。你第一封信表面上看去。似是一封恐嚇的信。其實是試探試探潤翁有什麼虧心事。信裏句子雖十分利害。可是淨是活統的說話。剛巧潤翁一生正直。沒有告訴不出的事。恰又有同子厚先生一些交涉。他便立刻轉蓬。全力注意到欠款上去。輕輕把報仇一節事情丟開。你想報仇是何等事。索債是何等事。怎能好大仇不報。反而注重到款子上去呢。他雖有第二封信。發現自以爲靈巧。那知便是他大大錯誤。並且還有一件第一封信裏說十日之內。定必赴汝原籍。這信是四月十三來的。原籍那裏。不論有沒有事情。發現發信的人。既然要復仇。必

是。一。刻。不。遲。延。的。這。麼。十。三。到。廿。三。十。天。以。內。要。是。仇。人。一。定。不。在。上。海。了。一。定。要。到。甯。波。了。這。人。既。不。在。上。海。怎。麼。隔。上。四。天。又。發。這。第。二。封。信。呢。可。知。發。信。人。並。沒。有。離。開。上。海。一。步。第。一。封。信。裏。的。話。完。全。是。瞎。說。的。潤。翁。對。我。說。第。一。封。信。署。名。汝。之。敵。第。二。封。信。署。名。黑。血。團。前。後。兩。封。顯。然。是。兩。個。人。發。的。何。以。黑。血。團。所。說。的。話。剛。剛。在。潤。翁。和。他。講。過。寫。狀。子。已。後。才。發。現。呢。這。不。是。兩。封。信。是。一。個。人。幹。的。憑。據。麼。然。而。以。上。的。話。還。不。能。斷。定。姓。成。的。犯。嫌。疑。我。不。過。是。個。理。想。的。實。現。……

友。恭。掙。出。句。話。來。了。理。想。好。誣。賴。好。人。麼。心。吉。道。你。不。要。性。急。我。說。話。正。多。哩。那。天。晚。上。姓。成。的。被。小。甯。波。打。傷。也。是。件。奇。怪。事。就。算。黑。血。團。和。他。爲。難。爲。什。麼。小。甯。波。要。喊。出。自。己。名。字。却。不。去。用。黑。血。團。名。義。呢。况。且。白。格。路。是。個。熱。鬧。所。在。那。裏。會。有。糾。衆。毆。人。的。事。發。現。姓。成。的。你。傷。在。那。裏。友。恭。道。腰。裏。心。吉。道。這。更。奇。了。打。傷。了。腰。爲。什。麼。要。扯。破。袴。子。呢。你。請。過。醫。生。看。過。沒。有。友。恭。道。看。過。三。次。心。吉。道。是。那。裏。的。醫。生。姓。什。麼。友。恭。道。姓。馬。住。在。阿。斯。飛。而。路。心。吉。道。很。好。蔡。二。你。去。到。阿。斯。飛。而。路。請。馬。醫。生。到。這。裏。來。友。恭。道。他。今。天。回。北。京。去。了。心。吉。笑。道。那。倒。巧。得。很。實。對。你。說。你。以。後。的。破。綻。正。多。哩。試。問。上。海。地。方。有。什。麼。樣。人。敢。糾。結。了。七。八。十。人。



到清風樓去打架呢。蔡二你的胆子真大呢。蔡二道：姓成的叫我說的，我那裏敢和人打架呢。並且小雷波也沒有這個人的姓成的教我這麼說。爲的好賺貝先生的酬勞……

心吉道：你聽明白沒有？我從這兩封信和打傷打架四件事上細細研究才知道是你弄的玄虛。可是還沒有實據，我便改做了滑頭拆白樣子，改叫陶公亮住了大北旅館，一心一意和你交結起來，承你不棄和我肺腑相見，我知道事機熟了，特地造一個假信封，算是郭先生的，看你着意不着意，那知一點就着火，這才我的決心有了着落。隨後叫你寫信給郭先生，那克柏亨路是我的寓所，其實這封信郭先生並沒有收到，收到的就是我，我不過要看看你筆迹罷了。

喏！這是給潤翁的第一封信，這是給郭先生的，第三封信這叫蔡二到你房中去取來的，便是第二封信，前後三封信雖是字劃有些粗細，可是點捺勾撇去處總脫不了是一人的手腕，並且和你所開的方子上字也是一樣，姓成的你不過一個內地的光棍，你敢到上海來想吃飯麼？

至於郭先生呢，我和他並不認識，我只認得楊達君，所以我便寫信給達君，叫他打聽郭先生

住處那還算好。他竟說出郭先生住在長興。我特地打個電報把郭先生請來。還是昨天到的。也住在大北旅館。請他改了一個姓。郭先生現在請你講話罷。子厚道。潤翁。我們相別已有五六年了。前後事情正多。現來不及去講。總而言之。第一第二兩封信。已經由周先生證明。是姓成的幹的。我便可脫然無累了。潤甫道。那是自然。我那裏會疑心到多年老友呢。不過款子是定。要奉還的。子厚道。那正可不必。我雖有些款子在你處。可是我用了你貨色。我很賺些利。這四五年來。我在政界裏混了幾年。平心而論。家計和你差不多。當時若沒有你的貨色幫助。准知我境遇怎樣呢。我們過天再談罷。倒是這個姓成的。怎樣心。言道。那容易得很。送他到驛房去便了。

成友恭到此地位。只有兩行眼淚。表現在慘白的臉上。子厚道。那也何苦。潤翁又沒有大損失。事情呢。又是從我而起的。我若沒有和潤翁有些小交涉。他也沒法子生壞心計。依我意思。請潤翁放寬些。由他去罷。心吉道。他還少潤翁六十五塊錢呢。潤甫道。既然子厚兄給他。說情。我這幾十塊錢。看在子厚兄臉上。送給他了。君舒。你是原介紹人。你送他下去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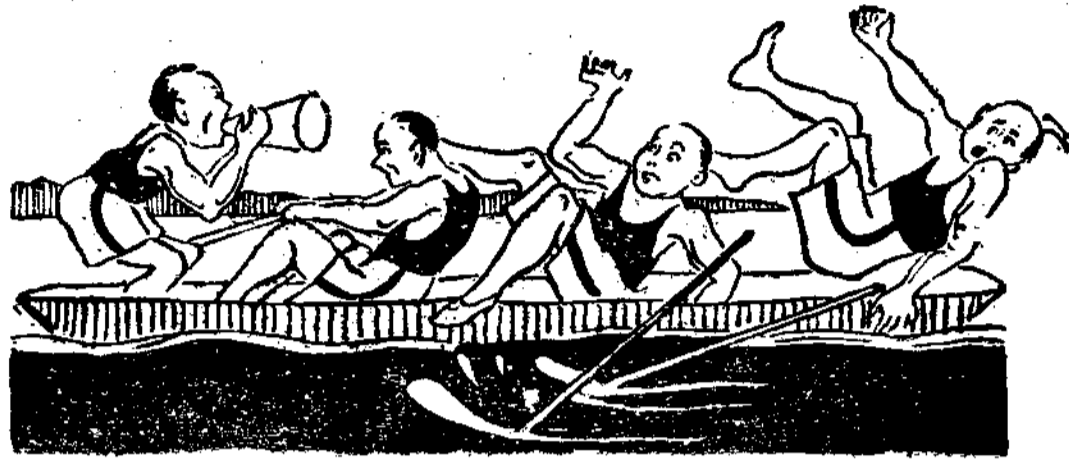
天憤說。這是上海最近的一件事。報紙上却不曾宣佈。我有朋友叫匯碧珠。那一天從蘇州同

來。因爲大雨水汛。輪船不能通行。坐的是無錫快船。碰着了貝潤甫。七十八里路程。整整講了七十八里的話。碧珠後來把這事講給我聽了。我便做成這篇偵探小說。就中人名地名。是統統假造的。情迹和日子事情。一點不會更改。不過沒有什麼助手。書記。雪茄。手杖。手槍。許多偵探應用的東西。這要算中國偵探小說的別開生面了。

## 花刀劉二

顧明道

劉二。荊州人也。幼喜習刀法。長更精嫻。舞時。上下左右。渾身皆刀光。試撒以豆。則皆外迸。無一入者。人以是稱之曰花刀。清將鮑超見而奇之。勸其從戎立功。劉二乃投超帳下。隨超擊賊。屢立奇勳。當超之攻捻匪於永隆河也。賊衆連營數十里。聲勢甚大。超與劉二當先力擊之。劉二舞雙刀。躍馬颯馳。往來賊陣中。如入無人之境。所殺賊不計。匪見二人驍勇。咸遁逃。超等追殺之。連戰五晝夜。時劉二已人馬俱疲。尙大呼衝突。卒中流矢而死。超聞之。甚爲悲悼。是役也。捻匪幾全軍覆沒。而超亦因之獲大功。劉二與有力焉。



## 鏢行與綠林

巧·茫·

(下)

在下說到此處。有幾句話要交代明白。皆因在下去年冬天常常到北關去聽書。有一天沒事的時節。在下又到茶館去聽書。方才泡上茶。忽聽茶博士說道。今天說書的先生。臨時告假。枉諸位的駕。沒別的說了。請諸位多包涵點吧。於是衆茶客也有走的。也有沒走的。在下聽說先生不來。祇好喝碗茶也走吧。方要動身。就聽旁桌坐的一位年長的茶客說道。老王。你保了多少年的鏢。走了多少的路。見識寬了。新鮮的事情一定是多的很了。你今天趁着先生沒來。茶客又不多。可以揀那熱鬧的事情。說一樁給我們聽聽。我們也可以增些見識。好在這裏也沒人笑話你。於是那一邊茶桌坐的一位年長的茶客。笑了一笑。也不推辭。說了一大段他所經驗的事。並且把鏢行與綠林的

關係也連帶着說了一點。說的時候很有洋洋得意樣子。在下聽的很熱鬧。也就忘了回家了。等這位老者說完之後。在下一看鐘點。比每天散書的時候。却晚了一點鐘了。回家之後。想想茶館那個茶客所說的事情。倒是很好的小說。材料不過忘了許多。祇好抱怨自己的腦筋不靈。記憶不好。想了半天。又添了一點閒話。前後穿插了一回胡亂的寫將出來。還把原意忘了不少。在下年紀輕。出事的時候。在下沒趕上。再說回到奉天也沒幾年。這件事情的詳細。實在不知道。並且事過境遷。詢問旁的人。也都有不知道的。姑妄言之。姑妄聽之。閱者祇好當作茶餘酒後解悶的小說。若准說是怎麼一回子事。

在下說句天津衛的話。實在沒聽題了。廢話說完。接談正文。且說前清光緒年間。吉林有一股著名的幫匪。匪首姓楊。是兄弟三個人。當家。名字叫作楊大楊二楊三。兄弟三個人裏頭。算着楊三的武藝強。名聲大。所有東三省的地方。大半沒有不知道楊三的字號的。再說當了一個當家的頭目。要是一點本領。沒有還能壓得住人嗎。大小總有點兒特殊的地方。故此楊三的能耐。在他們這一幫裏頭。實在是算的着的了。據旁的人傳說。楊三的武藝。實在可以不用說別的就是鎗法。一項也就稱得起超羣絕倫。着實可觀。他能夠雙手放鎗。不描准兒。還能打准兒。能用鎗彈。

打。空。中。的。飛。鳥。比。方。有。人。望。空。中。扔。雞。蛋。他。能。用。鎗。彈。把。雞。蛋。打。破。飛。的。滿。處。都。是。蛋。黃。還。能。在。夜。裏。打。香。火。頭。兒。這。樣。手。急。眼。快。的。鎗。法。總。算。是。數。一。數。二。的。了。並。且。楊。三。的。馬。上。技。藝。也。是。非。常。的。純。熟。比。較。俄。羅。斯。哥。薩。克。的。馬。隊。有。過。之。無。不。及。像。這。一。類。的。人。要。是。投。入。正。道。爲。國。出。力。一。定。能。夠。出。人。頭。地。的。可。惜。他。們。不。能。正。用。身。入。綠。林。再。說。國。家。也。不。會。用。使。有。用。之。才。埋。沒。在。無。用。武。之。地。終。日。胡。作。非。爲。一。點。正。事。不。幹。真。是。可。惜。極。了。楊。三。在。吉。林。甯。古。塔。一。帶。地。方。拉。幫。採。盤。子。竟。作。那。綁。票。劫。搶。的。生。涯。但。是。不。喜。歡。作。那。採。花。放。亮。子。一。放。火。也。一。沒。人。情。傷。天。理。的。事。兒。對。待。他。幫。裏。的。人。感。情。也。

很。好。定。的。規。矩。也。極。嚴。如。若。幫。裏。有。人。犯。了。他。的。條。款。他。一。定。要。摘。瓜。一。殺。頭。也。一。處。罰。不。肯。饒。恕。的。要。說。當。山。大。王。的。還。能。有。好。心。眼。待。人。嗎。話。雖。是。這。樣。說。可。是。十。個。指。頭。不。能。一。邊。齊。人。不。能。一。個。樣。盜。與。盜。也。不。同。若。說。准。怎。樣。的。好。法。雖。不。敢。斷。定。不。過。盜。亦。有。道。那。些。佔。一。點。俠。義。的。行。爲。不。慘。殺。胡。作。的。人。准。比。那。殘。忍。姦。淫。的。人。強。一。點。吧。至。於。楊。三。是。怎。樣。的。好。法。在。下。不。過。據。茶。店。裏。那。人。一。面。之。詞。實。在。不。敢。說。准。呢。再。說。楊。三。的。性。情。是。一。個。好。動。不。好。靜。的。人。叫。他。整。天。的。住。在。山。野。裏。邊。是。不。慣。的。所。以。他。閒。着。沒。事。的。時。節。就。跑。到。吉。林。省。城。住。些。日。子。借。此。游。逛。

遊。逛。散。散。心。但。是。他。是。一。個。作。不。法。事。情。的。人。  
還。敢。明。目。張。胆。隨。便。進。城。官。家。就。不。拿。他。嗎。可。  
有。一。節。作。胡。匪。的。人。同。那。好。百。姓。絲。毫。沒。有。分。  
別。的。也。並。沒。有。特。別。的。記。號。難。道。他。的。名。字。叫。  
紅。鬍。子。就。長。着。紅。鬍。子。其。實。沒。有。那。回。事。不。過。  
他。們。胆。子。很。大。沒。有。什。麼。恐。怕。搶。完。了。東。西。殺。  
完。了。人。自。己。鎮。靜。的。住。隨。隨。便。便。照。樣。作。事。情。  
誰。也。想。不。到。他。是。一。個。作。姦。犯。科。的。罪。人。但。是。  
有。一。樣。俗。語。說。的。賊。胆。心。虛。大。凡。做。事。虧。心。的。  
人。總。不。能。跟。平。常。好。人。一。樣。一。定。有。露。馬。腳。的。  
神。氣。留。心。的。人。一。看。就。看。出。來。然。而。不。干。已。事。  
誰。肯。望。自。己。身。上。攬。這。就。是。中。國。的。舊。習。慣。也。  
並。不。是。沒。有。公。益。心。實。在。有。種。種。不。便。的。地。力。

沒。人。肯。多。事。故。此。這。些。犯。罪。的。人。敢。放。大。了。  
胆。做。出。鎮。靜。的。樣。子。好。遮。掩。人。的。耳。目。何。況。  
楊。三。是。一。個。殺。人。放。火。的。惡。魔。王。即。使。他。進。  
省。裏。來。旁。人。有。認。識。的。也。不。肯。多。事。得。罪。他。  
再。說。他。進。城。時。候。怎。樣。胆。子。大。他。也。不。能。不。  
防。備。難。道。白。白。的。等。着。叫。官。家。拿。他。自。己。找。  
苦。吃。嗎。所。以。楊。三。進。省。之。後。他。就。住。在。萬。盛。  
鏢。局。裏。頭。即。使。官。人。拿。他。照。鏢。局。的。規。矩。義。  
氣。也。必。想。出。法。子。來。給。他。掩。飾。掩。飾。故。此。他。  
才。敢。放。心。大。胆。住。在。省。城。哩。  
說。起。這。萬。盛。鏢。局。來。在。吉。林。之。中。確。是。有。名。  
氣。的。老。字。號。地。方。上。也。極。有。信。用。買。賣。也。很。  
好。可。以。稱。得。起。四。遠。馳。名。本。店。店。主。姓。魏。關。

裏的原籍。也是兄弟三人。經營買賣。他們雖不是同胞弟兄。可也是堂叔弟兄。並不甚遠。按照大排行。在鏢局住的是魏三。魏七。魏九。店裏的事。全歸魏九主持。兄弟三人。都有好能耐。輪流出去保鏢。三個人的人緣都很好。交際也很寬。本街的買賣住戶。都稱呼他們是幾爺幾爺。如魏三爺。魏七爺。魏九爺等等名目。表示尊敬的意思。因為北方的人。要到了很深的交情。見面之時。就不稱姓。單單稱呼是幾爺。幾爺。就是到了倡門樂戶裏頭。要有稱叫幾爺的那個人的資格。不用問。是一定很深的了。若稱某幾爺。交情又差一點。魏了氏兄弟在外離鄉謀事。居然到了這樣程度。總算是可觀的了。再說他們這

鏢行。又是下等行。當什麼人都得交什麼人。也不敢得罪。所以遠近的綠林。也要交際。交際。交際。一寬道路也寬。何況他們楊魏二家。又是向來有聯帶的關係。故此楊三進省。就住在鏢局裏。因為魏九本事很好。楊三跟他更有個特別近便。這也是英雄惜英雄。好漢愛好漢的意思。自從楊魏二人結識之後。情意投合。別題有多們對勁。真像親兄弟一個樣子。日子長了。偶然小有爭執。起來過後。魏九心中必然懊悔。沒有多大功夫。言歸於好。就算完事。可是沒一次不是魏九先開笑臉。找個台階。叫楊三下場的。總沒有楊三認錯。向魏九賠個不是的。並且魏九心地忠厚。脾



氣很好。實在叫楊三給趕羅下不去啦。才說幾句。大概都是冠冕堂皇正當的話。然而楊三過於小性兒。老是自以爲是。故此魏九知道楊三的脾氣。時常解勸。永遠讓着楊三。歲數小年紀輕。處處容讓。並且魏九也不斷的勸楊三改邪歸正。雖然他們兩人的性情大不相同。但是魏九過於厚道。所以老沒大傷感情。要是兩個都是小性。如同針尖對麥芒。那是永久說不到一處了。有時楊三離省。魏九還時常想念。明知兩人說不到一處。可又誰離不開誰。魏九的哥哥常常勸魏九不要像沒心眼兒似的。你勸他他不聽。不如不勸他。也不致失利氣傷感情。再說這樣的人。反臉無情。以怨報德。恩將仇報的事。

情都能作的出來。咱們也犯不上得罪他。不即不離。老一個樣。不要今天厚了。明天薄了。叫他多心。反爲不美。並且咱們這行當。尤其不敢得罪人。稍一大意。這樣的人。就能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了。魏九聽了他哥哥的話。自己也明白。楊三是非常難鬪。可是心不自主。老打算善化過來。這不是沒影的事嗎。楊三離省日子。一多。有時魏九還覺着有些寂寞。總盼着楊三不作綠林弟兄們。常川聚首在一處。很有不願分離的樣子。無奈楊三確是一個狼子野心。剛愎自用的人。祇知道有自己。不曉得有旁人。任憑魏九怎樣看待。怎樣勸解。楊三也是天津衛講話。滿沒聽頭。不

管魏九說的怎樣。天花亂墜。他有他的一定。直規像這樣的人。真真難闕的。很別人簡直摸不着他的頭腦。也不知怎樣。才能夠跟他換心呢。總而言之。這樣的人。反覆的很。可是現在的人。這樣的秉賦。尤其多。交朋友稍爲拿不准。一定吃他大苦子呢。

有一年的冬天下大雪。連着好幾天沒晴天。終日的雨雪紛飛。竟變成了一個銀白世界。吉林這地方地勢很高。天氣非常奇冷。一年有六個月的冬天。六個月春夏秋季寒暑表。竟到了零度以下二十八度前後。在中國的地方。這樣寒冷也算得很厲害了。就是到了酷暑的時節。熱度上升也不過九十四度。所以每年十月下旬。

起至翌年四月中旬。都爲結冰期間。一年之中。冬天占的日子最多。每逢下了大雪。樹枝子上邊滿叫雪霜凍上一層。電綫等等亦都掛滿了。冰雪起名叫作樹掛。這年又趕上下大雪。連下好幾天。這天好容易晴了。太陽出來。一照像似銀條。金綫。散佈在空中的一樣。光華燦爛。奪人二目。煞是好看。極了。這個時候。光正趕上楊三住在萬盛鏢局裏頭。未走魏九叫廚房裏預備晚飯。生下一個火鍋子。切上幾斤牛肉猪肉。買點銀魚冰蟹。再打上幾斤淨流好高粱酒。爲的是兄弟們這個陰天賞雪取樂。按在東三省地方。冬天講究吃火鍋子。喝高粱燒酒。身上可以取煖。菜也不

能涼。故此火鍋裏頭下的東西樣子很多。但是以白片豬肉爲主。餘物爲陪襯。爲東省之美食。非有賓客或年節之時。不能隨便吃用。並不像南方天氣太煖。吃火鍋子怕鬧喉嚨。可是南方也有人用。不過並沒有北方的火鍋容量大。裏頭裝的樣子也不多。楊魏二人吃的非常高興。這個時候說話也很投機。越喝越樂。越吃越煖。確是都有幾分醉意了。將要吃完飯的時節。魏九就說。兄弟。我有一點事情。不大明白。兄弟。你久在外邊混事。跑腿兒。大概你一定知道。細底吧。楊三說。九哥。你這沒頭沒腦的說話。我實在不明白。哥哥。您走南闖北。什麼事情。不明白。可稱的。起知的。多見的。廣小弟。焉能比的了。九

哥。您還客氣什麼。有什麼事情。快說吧。魏九說。兄弟。你可要聽明白啦。哥哥。並不是衝着。你說。也不是找你的。碴兒。我說完了。你知道。更好。不知道。你也不用着意。千萬。你可不要多心。哪。皆因我們鏢行裏。規矩。發出去的鏢。旂子。是走到那裏。插在那裏。所有這奉吉黑。三省地方的朋友。不論那一家。那一處。哥哥。也沒得罪過。多承各處。哥哥。兄弟的厚意。沒叫哥哥。裁跟頭。所以我們的鏢旗子。可以隨便走鏢。這是哥哥。很感激的。因爲哥哥。並沒交下。誰。誰也沒受過。哥哥。的一點好處。反都跟哥哥。不錯。都容讓着。總算。瞧得起。哥哥。了。惟獨甯古塔。以東。八百里。不叫我們插旗子。

走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事三弟。你久住那裏。你總該知道底細吧。其實魏九的意思。他與楊三相好多年。明知道甯古塔一帶是歸楊三拉幫的地方。不叫他們鏢局子走鏢。那就是楊三的主意。打算拿話打動楊三。好叫楊三看在交情面子上。商量商量他的幫裏。作個人情。許他們走鏢。也就完了。然而魏九也是死心眼兒。他跟楊三認識多年。那一次來省。不是魏家招待他。要是送人情。他不早送啦。就看他待魏家的神氣。就可想而知了。焉能作出這大面子的事來呢。再說楊三的脾氣。太暴。魏九也不是不知道。故此魏九不肯明說。也是怕碰釘子。這才暗含着拿話打動他。誰知道楊三聽了。魏九說完。

之後。面子上。雖然沒好意思。紅臉。可是心裏。確有一百個不服。八百個不忿。不過不好意思。發作出來。有道是吃人家嘴。短這才包涵。着頂大的委曲。才回答着說。哥哥要是處處都插上旗子。走鏢。那還不叫你們鏢行吃獨食嗎。我們這一行子人。就應該多餓死了。莫若你把我們都送到衙門。你們不是還得分賞。哪魏九此時。未免又多喝幾杯。俗說酒是英雄胆。又是壞事。包迷迷糊糊的。亦沒聽出楊三話裏帶刺兒。仍是沒心沒肺的。望下說。兄弟。別人家保的鏢。先不用說。比方要是哥哥事。先沒跟兄弟商量。就把鏢保出去。到了甯古塔那裏。有兄弟的面子。你的手下還。

好意思把我的旗子拔了嗎。我看不好意思。叫哥哥栽跟頭碰釘子吧。楊三本就不愛聽。又是多貪了。幾盃就氣吼吼說我楊三說的出辦的。出。不。管。什。麼。地。方。祇。要。是。萬。盛。保。出。去。的。鏢。我。楊。三。是。一。定。要。拔。旗。子。的。如。若。是。旁。人。家。的。鏢。我。還。不。一。定。拔。不。拔。呢。我。告。訴。你。姓。魏。的。聽。吧。我。姓。楊。的。不。是。好。惹。的。騎。着。我。脖。頸。子。拉。屎。找。到。我。頭。上。來。了。你。不。要。小。看。人。瞧。不。起。我。祇。要。我。楊。三。在。着。一。天。不。論。什。麼。地。方。你。也。走。不。出。去。祇。要。有。萬。盛。兩。個。字。我。就。去。劫。我。看。你。沒。有。那。分。胆。子。敢。到。甯。古。塔。去。保。鏢。你。真。要。惦。着。我。嘴。裏。的。一。口。食。我。就。跟。你。拚。上。啦。魏。九。這。才。聽。出。楊。三。是。不。願。意。真。急。了。就。趕。緊。改。變。口。吻。笑。

嘻嘻說兄弟你是喝多了。又要跟哥哥犯脾氣。哥哥跟你鬧着玩兒。你就急了。不過剛跟你商量商量。你不願意。你好好的說。咱們兩個多年交情。什麼事情也好說。你不叫哥哥辦。哥哥就不辦。你別不願意啦。是哥哥的錯了。說到這塊兒。咱們就算歸了。咱們吃飯吧。魏九說完這一套話。楊三一句話也沒言語。就出了魏九的屋子。回到他自己住的屋子去了。在往先的時候。魏九與楊三也常常鬧變扭。鬧一陣就算完了。人家都知道他們兩人的交情很好。又知道楊三脾氣太暴。誰也不多事。給他們勸勸。並且每次拌嘴。不多大功夫。兩個人就都沒事了。還是有說有笑。故。

此這回他們兩個擡槓。誰也沒管。再說魏九也曉得楊三是吹氣冒煙兒的猴兒脾氣。也就沒有介意。到了第二天。楊三一清早就起來了。心裏很不痛快。住在人家的店裏。又不好發作。忍氣吞聲就回甯古塔去了。

事有湊巧。過了沒有多少日子。吉林有一家著名的。大錢號。字號是福勝德。是當地富紳老牛家出資開設的。資本充足。連號非常之多。名譽信用都很好。就是北京城裏喜連成戲班子。也是牛家出資成立的。不過他們戶大支派多。可不知道這些買賣都歸那一支。細情就說不上。了。這一年春正的時候。福勝德的老板要回山西老家。就在吉林城內最著名的萬盛鏢店講

的鏢。說妥了四個鏢。保到山西地土。這一個功夫。萬盛鏢店的買賣也很忙。哥弟三個。人。有應接不暇之勢。有了在家的人。沒有出外的人。雖然有幾個徒弟。仍然是不夠用。於是哥弟三個商量。又在外邊請了幾個同行有名的人。搭住萬盛鏢店吃勞金。總算勉強強的夠用。還是沒餘敷。再有大宗客貨。就不敢應許了。正在添人將妥之時。恰巧福勝德來要鏢。就派了兩個徒弟。兩個師傅。同着某大老板一齊動身。某大老板把櫃事安置妥當之後。就定個日子起身。櫃上又派了一個小徒弟。跟着掌櫃的同走。爲的是路途上伺候伺候掌櫃的。順便叫這小徒弟也住

家。確是盡人情一舉兩得的事情。這項美差。真是搶不到手的。並且由櫃上僱妥了兩輛三套騾子的轎車。一輛掌櫃的乘坐。一輛拉東西帶着小徒弟。這天正是黃道吉日。大老板帶着小夥計一同由櫃上乘車動身。四個保鏢師傅在車後跟着。都騎着馬。因爲早先年間。保鏢的正走運的時節。出去保鏢去。人少就坐在客人車沿上的。並且大鏢店也預備馬。保鏢的要多就騎着馬。在客商車旁跟隨。這萬盛鏢店字號是很大的。當然也養喂幾匹快馬。這次保福勝德的鏢。都是騎着自己的馬。背着洋鎗。穿着鹿皮坎肩。打着青洋縐包頭。（夏天帶馬蘭坡大草帽）鞍子上駝着大褥套。馬上也帶着響鈴。都透着很威武的樣子。兩輛轎車上也都插着萬盛的鏢旗。由吉林省城直奔奉天下來。諸位閱者請想。大錢號的大老板回家所帶的東西。還不值幾個錢嗎。不用說自己買的就是朋友送的。數目也很可觀了。況且那個年頭兒。交通不便。火車沒有。郵局沒有。轉運局更不用說。也是沒有。東三省地方。又不像山東省。有代客捎帶貨物信件專人的把兒。頭可以隨便放心。望自己家裏捎東西。東省沒有。作這宗買賣的。把頭商家。夥計。三年許回家一次。中間很長的工夫。誰還沒有點小心思。望家捎帶東西嗎。如若有这样的意思。可就費了事。或是專等着自己到年頭住家。

的。時。候。自。己。帶。去。或。是。有。旁。人。回。家。託。煩。替。捐。去。不。然。是。簡。直。帶。不。了。要。不。戲。上。常。說。十。八。載。無。音。信。可。見。作。客。通。問。的。難。了。雖。然。有。匯。票。莊。那。金。銀。現。貨。是。不。能。捐。匯。的。故。此。這。次。某。大。老。板。回。家。帶。的。東。西。很。多。朋。友。帶。的。自。己。捐。的。都。是。些。個。金。銀。現。貨。烟。土。參。茸。之。類。真。稱。得。起。飽。載。而。歸。了。你。不。着。帶。的。東。西。多。嗎。這。還。是。有。限。呢。因。為。這。次。走。的。是。個。大。老。板。身。分。很。大。的。託。帶。的。人。都。是。說。得。出。好。不。錯。的。有。點。位。分。的。人。那。些。小。徒。弟。夥。計。等。等。還。夠。不。上。呢。要。不。怎。說。關。人。物。有。階。級。呢。就。說。這。次。所。帶。的。東。西。不。多。不。多。也。值。東。錢。三。四。萬。吊。那。時。東。西。賤。錢。值。錢。三。四。萬。吊。東。錢。就。合。三。四。萬。兩。銀。子。之。數。真。可。

以。說。的。出。的。了。有。這。些。貴。重。的。東。西。雖。然。是。三。套。騾。子。的。轎。車。也。很。夠。拉。的。所。以。車。走。的。也。不。很。快。了。車。輪。子。壓。的。車。轍。子。很。深。就。能。照。風。容。易。叫。人。看。出。來。車。上。一。定。是。拉。着。沉。重。東。西。呢。故。此。這。次。回。山。西。大。老。板。也。很。担。心。並。且。大。老。板。又。有。分。兒。很。大。的。煙。癮。每。天。動。身。是。不。能。很。早。又。怕。累。着。身。子。也。不。願。意。多。走。路。雖。然。是。回。家。心。急。可。是。吃。大。煙。的。人。就。好。安。逸。任。憑。有。天。大。的。事。情。發。生。他。也。不。着。急。呢。再。說。大。老。板。也。告。訴。趕。車。的。同。那。保。鏢。的。不。要。忙。雖。然。多。受。點。辛。苦。我。也。有。點。心。思。不。能。叫。你。們。白。苦。了。到。家。之。後。一。定。多。給。酒。錢。的。這。幾。個。人。誰。不。願。意。多。得。酒。錢。耽。誤。



點兒時候就就誤了。樂得乎河水不洗船。哪再說多耽誤日子是櫃上的事。與他們也毫不相干呢。所以旁人家走路都是起早貪黑的。至少每天也要走個百兒八十里地。惟獨這位大老板走路恐怕路上把身子累着了。故此每天至多走個七八十里就住店。憊息了。可見有嗜好安逸的人真耽誤事情哩。

在那交通不便利的年頭兒。大凡走長路的人。都是早晨天未明亮就起身。日還沒落就住店。鬻午的時候。落店打飯。尖渴了。打茶。尖站都有一定的時候。而且必須趕到大鎮甸。所以不論望那裏去。都有一定的路程。常拉腳的車夫。都很熟悉的那時。雖是有驛站。除去當官的上。

任卸事。同那跑文書的人。而外尋常走道的人。雖然走的也是。差不了許多的。准路程。可是並不專靠着驛站的里數走的。因為驛站定的數目多少。固屬不同。然而未免過於拘泥了。故此走常路的人。每天應該走多少路程。是一定而不可移的。祇要找一個熟悉道路的車夫。就可以不用聞問。要幾天到那裏。幾天就能准到尖站。宿站是不能錯過的。了。若是遇見一個似是而非的車夫。走一步打聽一步。那可真糟了。萬一錯過了尖站。宿站的地方。那就應了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那句話了。比方在道上遇見了。下大雨。連陰天了。碰巧就蹲在店裏。頭十天半月的走不了。

在店裏悶等着晴天。老是不晴也沒事情可幹。祇乾着急沒法子。如若走在大鎮甸的地方還好一點。要是走到一個小村莊。房子又小人又多。那就糟不可言。北方除去山路就是土道。平川好走的道路實在很少。決比不了南方的水路。多可以風平浪靜。安安穩穩的坐船代步。又可以看看風景的設。若一旦遇見路上不安靜。碰着強盜路劫。那分苦處。同那受怕擔驚。更是非常難過哩。所以在那個年頭。不論給誰寫信。那信上一定有一路平安的那句話。可見那個時節。確是出門人的難了。至於那些大村莊的旅店。更是黑暗無比。臭蟲蚤子是家家兒。准有並且是肥而且大。要是有個單間的客屋。那就

算好的了。不得了。及至到了晚上。說不定一通連的幾間屋子。點一盞陰魂不散的棉花子油的燈。不用燈芯。草用棉花撚。還不叫燈光撥大了。怕費油。那分淒慘的神氣。可着實難受。就是北京城裏打磨廠。西河沿的客店。也是好不了許多。大概比在下所說的樣子也差不上。下有早年走過長道兒的。到過北京的。就可以領略過了。但有一件。價錢可比現在便宜的多了。有三六百兒的。有七九百兒的。數目不一樣。有大小之分。如若七九百兒的地方。就是很好的店了。（七九百兒是名稱。有七百文九百文之分。七百文的大概是軍家及省儉的人喜用。九百文是關一

點的所用，所有人吃馬喂都在這數百文之內，不像現在如同流水兒一樣，花許多的錢，還辦不了許多的事。及至到那小村莊裏的小店兒，那更提不起來了。（按現在京中各客寓，除去洋式旅館及各公寓之外，其餘老牌子老字號的客店，還是守舊腐敗的很，並沒改良許多，都京尚且如此，那些邊遠陝甘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記得在下有一次由北京到奉天，大約是前清光緒二十幾年，上那個時候，京奉鐵路才修到山海關，由關到奉，須得起旱走的頭一天，從北京永定門外馬家堡上火車，到了山海關，下火車，住了客棧。第二天進了臨榆縣城，看看天下第一關的風景，晚上僱妥了一輛二套轎車，又會上幾個伴旅，另外有幾輛同行的大車，轎車同行的裏頭，沒有人僱得起保鏢的，在下也是窮酸用不着保鏢，不過走長路時，伙件多一點，不寂寞些，似乎也很熱鬧。第三天近破曉，就會同着同行的人們一齊從一個客棧出來，走不多遠，出關東行，那個辰光，星斗在天，黑暗已極，真是路靜人稀，什麼也看不見了，祇賸下我們坐的轎車，車椽子上掛着那一個白紙糊的鐵絲木坐作的羊油蠟燭燈籠，裏一點幽暗不亮的燈光兒，趕車的搖着鞭子，在空中拍拍打的聲音，很響，那車輪走在凍道的聲音，同那牲口蹄子走在

路上得得的響聲兒在那很清靜的空氣裏震  
的回響兒很大那呼呼的風聲兒一陣陣子吹  
了過來寒風逼的我非常難過在這個時候心  
中也說不出是怎樣的悽慘耳邊廂聽得那樹  
上的葉子被風吹的刷刷的聲兒合那遠遠的  
河道流水的聲兒斷斷續續不由的我身上起  
了無數的雞皮疙瘩頭髮也根根直立簡直成  
了一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樣子於似乎竟  
疑心生暗鬼起來什麼騾子打響鼻兒眼差  
又什麼地方不乾靜騾子看見什麼要驚啦車  
燈的火苗兒變綠啦墳圈子裏邊有鬼火兒啦  
毛骨悚然的就不由得迷信起來也說不出是  
怎麼一回子事准說是害怕也不是准說不怕

也不是實在是莫明其妙後來聽見村莊裏  
邊雞鳴三唱天也就放光了心裏才覺着平  
穩些迷迷糊糊也不知走出多少道路來了  
及至趕車的告訴我業已走出二十來里地  
了再走不遠就要打早尖啦我自己也不覺  
好笑起來厥後接連走了多少天心思也稍  
爲平定些比較初次走路也覺着習慣的多  
了再走黑道兒也就不理會了這就是年歲  
太輕又是頭一回出遠門心裏又不大開通  
才有這樣的怪現象也是那個年頭兒起早  
貪晚走長道兒的苦處要是到了現在交通  
便利的時候決不能再遇着這一類的事情  
了問話少叙再說某大老板帶着保鏢的師

傅同櫃上的夥計。坐着轎車。從吉林省城。往奉天大道下來。頭一天走了七八十里的光景。眼看着太陽壓山要落了。就找了一個店就住下了。晚上吃夜飯的時節。他們六個人就在一個桌上吃。兩個趕車的在店裏櫃房吃。大老板也並沒拿出大老板的架子來。因為山西人出外大半是胆子小。大老板恐怕道兒上遇見了逆事。雖然沒有那俗語所說老西兒捨命不捨財的那個樣子。可是大老板不能不拿好話恭維恭維他們四個保鏢的。拍拍他們的馬屁預備好。叫他們給他出出力。擋擋橫呢。吃完了飯。他就對保鏢的說。不怪你們魏九爺人緣好交的。寬你看這奉吉道上有多們難走。實在太不安。

謔的咱們今天居然一起沒遇見。總算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真要一路上平平安安。像今天這個樣子。那可真是便宜極啦。如要過了奉天。那就好走的多了。保鏢的就回答着說。不是我們吹大話。真要遇見十個八個的鬍子。決不是我們四個人的敵手。老板放心吧。就拿我們萬盛店三字。同我們九爺的名氣也足震嚇他們一氣呢。又一個保鏢的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不遇見的好。六個人談了一回。也就睡的睡了。過癮的過癮去了。到第二天天亮之後。方才動身。將到上午十一點多鐘的時節。剛要找村莊小店打茶尖。忽然由一座大墳墓前頭樹林子裏邊跑

過。來。三。匹。馬。都。是。打。着。青。洋。綳。包。頭。背。着。快。鎗。好。像。官。兵。似。的。不。過。沒。穿。號。褂。子。沒。結。裙。子。忽。拉。一。下。都。跑。到。車。前。頭。就。把。車。給。圍。上。了。並。且。大。聲。喊。嚷。着。說。站。住。留。下。車。上。的。東。西。放。你。們。走。不。然。是。連。人。一。齊。都。帶。了。走。的。四。個。保。鏢。的。面。面。相。觀。眼。看。着。都。臉。對。臉。很。近。啦。你。說。是。打。不。打。攔。不。攔。再。說。昨。晚。上。還。說。大。話。足。吹。一。氣。呢。可。巧。冤。家。路。窄。今。天。就。遇。見。吃。生。米。兒。的。不。開。面。兒。的。來。啦。還。算。好。才。來。三。個。人。比。保。鏢。的。還。少。一。個。說。不。出。不。算。沒。法。子。上。前。去。說。個。話。兒。吧。冤。仇。宜。解。不。宜。結。萬。一。能。說。開。了。豈。不。省。事。於。是。內。中。有。個。年。歲。大。一。點。保。鏢。的。騎。着。馬。迎。上。去。就。回。答。着。說。辛。苦。叻。朋。友。咱。們。都。是。合。

字。一。順。字。裏。碼。字。兒。一。個。綫。上。的。（就。是。咱。們。都。是。一。行。裏。的。人。）美。不。美。三。江。水。親。不。親。江。湖。人。咱。們。一。筆。寫。不。出。兩。個。把。勢。來。朋。友。有。公。您。請。治。公。吧。咱。們。後。會。有。期。兩。便。吧。那。邊。三。個。人。裏。有。一。個。帶。着。大。皮。領。子。眼。上。帶。着。大。墨。鏡。的。人。就。氣。吼。吼。的。說。不。用。說。廢。話。我。們。不。懂。的。開。面。留。下。東。西。沒。事。要。不。咱。們。就。比。量。比。量。這。羣。保。鏢。的。一。聽。這。個。人。的。口。音。很。熟。好。像。楊。三。一。樣。仔。細。一。瞧。可。不。是。楊。三。嗎。皆。因。他。們。這。幾。個。保。鏢。的。突。然。遇。劫。心。中。未。免。張。皇。楊。三。又。帶。着。墨。鏡。大。皮。領。子。故。此。沒。有。看。出。來。再。者。楊。三。與。魏。九。拌。嘴。的。時。節。是。去。年。冬。天。現。在。保。鏢。往。山。西。去。已。經。

對了。第二。年。二。月。底。業。已。過。了。多。少。日。子。他。們。這。四。個。人。裏。頭。雖。是。有。兩。個。徒。弟。知。道。這。回。事。可。是。楊。魏。兩。個。常。打。常。好。他。們。也。沒。放。在。心。頭。早。已。就。忘。了。再。說。他。去。年。由。店。裏。走。後。一。回。也。沒。來。萬。也。想。不。到。今。天。遇。着。楊。三。要。符。前。言。來。劫。鏢。呢。故。此。半。天。的。工。夫。都。沒。看。出。來。是。楊。三。這。回。聽。出。口。音。來。了。又。知。道。跟。他。們。櫃。上。有。交。情。既。不。能。得。罪。他。也。不。敢。動。橫。的。跟。他。交。交。手。較。量。較。量。這。才。都。下。了。馬。上。前。見。個。禮。兒。並。且。有。一。個。年。長。的。鏢。上。說。道。我。們。也。沒。看。出。是。楊。三。爺。真。是。不。對。的。很。不。過。三。爺。您。跟。我。們。九。爺。都。有。交。情。您。也。不。能。挑。我。們。的。眼。您。真。能。拉。得。下。臉。兒。來。跟。我。們。瞪。眼。睛。還。假。裝。不。認。識。呢。或。者。必。是。您。沒。看。出。來。您。真。要。是。瞧。見。我。們。的。旗。子。雖。然。不。認。識。我。們。小。哥。四。個。您。也。不。好。意。思。哇。您。這。是。上。那。兒。去。呀。您。有。甚。麼。事。請。兩。便。吧。楊。三。雖。然。是。脾。氣。不。好。可。是。順。毛。驢。兒。給。幾。句。好。話。順。着。他。是。怎。辦。怎。好。並。且。他。也。很。講。外。場。的。一。聽。這。一。套。話。彬。彬。有。禮。規。吧。人。家。四。個。人。很。講。面。子。並。且。他。們。都。是。吃。勞。金。的。夥。計。全。不。是。老。魏。家。的。人。要。是。不。規。吧。話。說。的。太。滿。了。拉。不。回。來。啦。就。想。了。個。主。意。對。他。們。說。道。去。年。我。同。你。們。魏。九。爺。有。言。在。先。誰。的。鏢。我。都。不。劫。我。就。單。劫。萬。盛。家。的。鏢。拔。姓。魏。的。旗。子。不。但。寧。古。塔。一。帶。不。許。他。走。就。是。別。的。地。方。我。也。要。攪。他。現。在。我。並。不。

是在家門口兒橫吧。所以打聽好些日子。你們老沒有保安西字號的鏢。昨天探聽明白之後。我才跑到你們頭裏來的。單要在吉林南邊。劫總不算我楊三窩兒老吧。今天你們哥四個不是說到這兒嗎。給我留下一文錢的東西。就算我劫了他。這四個保鏢的還要往下說。楊三就趕緊轉過臉向轎車上大老板說道。大老板。我叫楊三。你總算也聞名吧。你是怎麼一回子事。我也都知道。我並不是要劫你。因為我跟魏九鬧變扭。他攔我。我也不能不叫他栽跟頭。沒別的廢話。你帶的烟土也多。你給我留下二十包土就得了。（按當時尙未禁烟。東省也大種而特種。每兩東土合東錢七百文。上下二十包。烟土不過一百四十吊左右。合銀一百多兩。）大老板聽說是楊三二字。早覺嚇哆嗦了。後來聽說要二十包烟土。吐口兒很鬆。總算是便宜。他要是來個老的。把帶東西都劫了去。再綁了去。叫贖票也說不出不算。遂趕緊叫二娃子。（山西人叫小夥計之稱呼。）拿出二十包土。送過去。交給楊三。楊三一聲不哼的。就拿着走了。四個保鏢的。木雕泥塑的。麻木了。半天。眼看着楊三拿着走了。敢怒而不敢言。覺着鬧一鼻子灰。不大得勁兒。就叫大老板跟他們回萬盛鏢店。依着大老板的意思。所失不多。打算自己忍肚子痛。認吃虧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若是再一回去不要緊。



還要耽誤日子。晚到山西幾天。再說所失無幾。講鏢的數目。等他走了之後。他們哥兄弟就也不好意思叫萬盛包賠。如此就不願意找麻煩。就告述四個保鏢的說。我也很知道你們九爺跟楊三爺很有交情。他們這是鬧着玩。哪不要緊。咱們還是走路吧。我敢說一路之上。除去楊三誰也不好意思劫萬盛家的鏢呢。再說不要因爲一點小事情。傷了他們兩個人和氣。咱們還是走路要緊。四個人扭不過去。商議了半天。叫一個人回鏢局子去給掌櫃送信。留三個人跟大老板回山西。大老板起身走後。早起晚宿。直奔奉天。下來不題。單說這個回櫃送信的人。到了鏢局。告明始末原由。魏九叫他趕緊往奉天追趕大老板。保送山西。仍然四個人照原

開了緊急會議了。依着魏三同魏七兩人的意思。就認了肚子痛。也不願意得罪楊三。再說得罪一個人是小事。要因爲楊三一個人把大眾都得罪了。那就不好作買賣了。況且這件事情。別人誰也不知道。既知道。也不能知道底蘊。拿住我們的短兒。並且他們也都知道楊三跟我們有交情。決不能壞我們的事。如要跟楊三鬧意見。咱們傷不了楊三。他還害不了咱們嗎。何況楊三手段太辣。他什麼事都作的出來。他要處處與我們爲難。幹上不散。那就不好辦了。莫若我約出兩個人來給你們倆見見面。就算完了。魏九想了半

天就回答着說。不論怎樣。我也要跟他鬪鬪他。既是跟我有交情。他就不該應叫我栽跟頭。再說。去年冬天。我不過探探他的口氣。成不成的。在他萬沒想到他。竟惱羞成怒。一聲不言。把我的旗子給拔了。要是一點辦法。沒有他。一定說我們怕他了。他能夠在外頭不洒黨香。得便宜不賣乖。嗎。再說。他又不是長的三頭六臂。我們也未必准怕他。別的不用說。若是由我們把行規給壞了。同行能不罵我們嗎。從此往後。可也。就不能再吃這碗飯啦。三哥七哥。您是忠厚人。這個年頭。不中用。您不是讓步嗎。他還說是廢物。不敢惹他呢。您若一定不肯跟我踢混水。祇好兄弟一個人出去。跟他鬪鬪去。您也就不管啦。魏三魏七聽了。魏九的一席話。也覺着有理。末了。還是照着魏九的主意辦。於是寫轉牌。派人分頭給三省各路的鏢局。子送信。所有各鏢行。聽說之後。也都忿恨不止。不過交通上。太不便。當轉牌下去。通知完竣的時候。業已差不多。有一年了。各路鏢行的人。得了信。後都留上心。四下裏。都安置妥妥當當。就預備跟楊三決鬪。那怕魚兒不上鉤呢。這回楊三如同老虎掉山澗裏。傷人太重了。照着綠林人的規矩。是劫客不劫車。除非遇見新出手兒的。同那不開面兒的。才能夠連車帶驢子。一齊搶劫呢。所以每逢強盜要劫旅客的時節。喊一聲。站住。之後趕車的。是一

聲。不。言。語。就。把。車。站。住。夾。着。鞭。子。蹲。在。一。邊。袖  
手。旁。觀。等。到。劫。完。了。趕。車。的。才。出。來。給。客。人。道。  
驚。呢。比。方。車。內。載。的。重。量。很。大。或。是。馬。賊。要。緝。  
人。票。沒。有。法。子。往。山。裏。拉。或。其。他。的。地。方。的。賊。  
巢。裝。運。就。叫。這。原。來。的。車。夫。趕。着。原。車。給。他。們。  
運。送。到。巢。穴。然。後。再。打。發。趕。車。的。趕。着。車。回。去。  
遇。巧。還。給。車。夫。幾。個。錢。兒。或。是。人。馬。的。喂。養。不  
肯。白。白。使。喚。的。故。此。拉。長。路。的。車。夫。可。以。大。着。  
膽。子。走。路。不。怕。強。劫。的。從。先。尙。有。車。夫。與。綠。林。  
勾。手。的。事。情。有。了。孤。行。關。客。還。給。他。們。送。信。的。  
臨。完。了。車。夫。也。可。以。跟。着。分。分。肥。不。過。這。樣。的。  
事。情。後。來。是。很。少。見。的。比。方。客。旅。遇。着。強。劫。之。  
時。打。算。叫。車。夫。給。壯。壯。膽。子。擋。擋。橫。兒。那。才。是。

白。費。事。瞎。扯。呢。要。不。俗。語。有。句。車。船。店。脚。牙。  
無。罪。就。該。殺。呢。這。是。一。點。不。錯。的。最。可。恨。的。  
就。是。車。夫。欺。負。孤。行。客。人。真。比。鬚。匪。還。利。害。  
哪。並。不。是。在。下。口。過。如。要。走。過。旱。路。的。大。半。  
就。嘗。着。過。這。個。滋。味。也。就。說。在。下。說。的。不。虛。  
了。可。是。話。雖。這。樣。說。然。而。那。一。行。裏。也。有。好。  
人。趕。車。的。也。不。能。一。概。而。論。要。都。照。這。樣。連。  
手。誰。還。敢。坐。車。難。道。就。沒。人。走。旱。路。嗎。不。過。  
近。年。以。來。世。風。日。下。道。聽。日。偷。人。心。過。於。險。  
惡。什。麼。事。情。都。能。作。的。出。來。雖。是。這。樣。的。說。  
可。是。好。人。還。比。壞。人。多。的。多。不。然。那。還。有。世。  
界。嗎。所。以。這。車。夫。一。項。也。是。好。人。多。於。壞。人。  
再。說。那。些。好。心。眼。兒。的。趕。車。的。也。願。意。把。客。

商。送。到。地。土。平。平。安。安。的。得。些。車。資。回。來。可。以。養。家。肥。己。也。並。不。願。遇。見。搶。劫。的。事。情。担。不。好。聽。的。名。聲。故。此。這。些。好。心。的。車。夫。對。於。綠。林。人。躲。還。躲。不。及。呢。還。能。望。自。己。身。上。包。攬。嗎。但。是。走。旱。路。的。人。還。是。自。己。小。心。點。好。哇。

且說楊三自從劫了萬盛鏢之後。那個氣焰更了不得了。真是無惡不作。任着性子胡作非爲。所有寧古塔一帶的地方住戶。都恨極他了。而且楊三也由原做事的寧古塔一帶。向旁的地方發展。故此繙的票就很多的。撕票的事情也常有。俗語有句。兔兒不吃窩邊草。就是表示不欺鄉梓的意思。楊三可不管那些個。直要是有錢。也不論家鄉不家鄉。一樣搶劫的。所以殺人

放火的事情也越來越多。地方上受的害更是無數了。故此官家也三番兩次派兵勦拿。無奈楊三的大幫。是出沒無常。此攻彼竄。彼進此退。老是不見大功效。擒不着賊首。是肅清不了。及至到了翌年三四月的光景。兵匪正在打的不可開交的時候。活該湊巧。就叫着打仗的時候。偷跑出去的。沒想到冤家路窄。叫鏢行困住了。楊三急的沒法子。也不管他的幫裏怎樣。是得空子就跑。鏢行是隨後就追。由吉林跑到奉天廣甯山。又由廣甯逃到營口海城。末了跑到雞頭嘴子地方。又叫鏢行給圍住了。這回說什麼也不叫他逃跑。

了。這個時候。楊三的大幫。都叫官兵給打散了。死的死。降的降。簡直沒剩幾個人了。楊三叫鏢行困的一點法子也沒有。進又不可。退也不能。圍了幾天幾夜。最終還是被鏢行把他們兄弟三個都拿住了。拿住之後。交到當官。問了口供。解送省城承德縣。提過發審處之後。就把楊氏兄弟三人都綁到大西門外處決了。行刑的時候。看的人人山人海。別題有多們稱快啦。並且由官家預先給楊三兄弟三個照了個像片。懸掛鼓樓底下示衆。官家給匪徒照像片。就從楊三開始。從此鏢行威名大振。甯古塔以東八百里地方。也有了鏢局子的鏢旗咧。隨便走鏢也沒人敢來阻撓。鏢行也都佩服魏九的能耐。說

是他的首功。外人也說鏢行都有義氣呢。到了政變以後。交通上非常便利。地方上的警察也辦的很好。大幫的胡匪招撫的招撫。投降的投降。幫裏的當家的有改邪歸正當了差的。有洗手回家養尊處優。作老百姓的。因此道路上非常太平。通火車的地方更是便利。所以那些鏢局子生意就一落千丈了。那些鏢行老師傅們。有在軍隊教武術的。有在學堂當教習的。也有被人請到公館練習把勢的。至不濟也。下個場子練練把勢。賣賣藝。或是拿着鏢局裏的膏藥。成方熬膏藥。搽錢糊口的。總算都有點生計。可是那鄉鎮之上。再也聽不見喊那確武揚威的聲音了。



## 不 平 者

墨·天·慎

天。色。晚。了。電。火。通。明。如。畫。我。偶。然。立。在。門。外。觀。看。來。往。的。行。人。一。陣。陣。市。聲。聒。得。人。耳。朵。欲。聾。我。那。伙。伴。康。卜。森。已。被。一。個。朋。友。約。了。去。看。戲。衛。錦。又。因。事。出。去。只。有。我。一。個。人。坐。在。這。岑。寂。的。寓。中。本。來。那。邀。約。康。卜。森。看。戲。的。朋。友。也。邀。我。一。起。去。的。因。為。我。今。天。身。體。不。甚。舒。服。頭。兒。有。些。滯。滯。作。痛。沒。有。隨。他。們。去。可。是。一。人。坐。着。又。非。常。無。聊。才。小。立。門。外。這。時。忽。然。有。一。位。華。服。的。中。年。男。子。面。色。憔悴。遠。遠。的。走。來。將。近。我。寓。時。又。轉。身。回。去。行。不。多。遠。又。回。身。向。我。這。裏。跑。來。如。是。往。返。了。好。幾。次。我。好。生。奇。怪。這。人。的。行。徑。很。有。些。怪。突。難。道。有。了。神。經。病。麼。不。然。也。不。至。這。麼。無。目。的。的。亂。跑。於。事。就。注。意。着。他。看。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那。人。在。最。後。走。近。我。時。立。了。一。回。瞧。着。我。不。瞬。似。乎。要。和。我。說。話。却。又。十。分。躊。躇。末。後。果。然。鼓。着。勇。氣。走。近。我。一。步。說。道。康。卜。森。先。生。可。是。寓。在。這。

裏麼。我想他原來是尋康卜森的忙道。不錯。康卜森正寓在這裏。請問你尋他何事。那人道。先生尊姓。我道我姓紀。就是紀克。那人道。原來你就是紀先生。我喚做陳季祥。有一件事請教康君。我道。康卜森此時不在寓裏。被人邀了看戲去了。陳季祥似乎十分失望。我道。你有什麼事。可重要麼。陳季祥道。很重要。不是尋常的小事。我想照他的口氣和態度。也就可知有一件重大的事。但康卜森一時又不能回來。便道。如此。你不妨到裏面坐坐。請你先約略告訴我。待敝友回來時轉達罷。陳季祥道。很好很好。費神轉達康君。請他明天到舍間去。當下我將他邀到裏面坐下。陳季祥遂陳訴道。紀克先生。我住在八仙橋家裏。並沒多人。就是我的妻子。一個十四歲的小兒。和一個女僕。本來我的境況。是極舒服的。誰知一星期前。我的陳書案上。忽然發現了一封怪信。我見了。非常詫異。原來那封信的信面。就很怪。突只有我的名字。既無我的住址。也無發信人的名字。究不知是什麼原故。無端的發現在我的書案上。而且上面的字。不是用筆寫的。是由書籍上揀着剪下來。拚湊粘在上面。我拆開來。一看。不由使我大吃一嚇。那信箋上。也是由書籍上揀着剪下來的字。拚湊而成。這究竟不知是什麼一回事。我聽到這裏。覺得這事果然怪。突忙道。你這封信。可曾帶來麼。陳季祥道。帶

來了。說着由身上取出來授給我。我一看果然。是由鉛印物上剪下來的字拚湊而成。不過所。剪的字大小不一。也有二號的。也有三號的。便是連四號五號的鉛字都有可見。拚湊這封信時一定費了許多時間。那信上道「季祥君。你幼時的一段罪惡史已完全曉得了。你雖逃過了法律的制裁。可是逃不過我的白刃啊。我受了李世先的委托。代他復仇。日內就要結果。你的性命了。不平者白。」我道。這種匿名信現在多得很。並不希奇也。許是恫嚇你的。但他說你幼時有一段罪惡史。他已完全曉得了。又說受了什麼李世先的委托。諒必都有原因。可否能詳細見告。陳季祥默然了一會。仍繼續述那奇

怪信件的話。道。我看了這封信。很是駭懼。不知道所謂「不平者」是個什麼人。幾乎弄得寢食俱廢。不想第二天上又有如此的一封信。發現在我書案上。和這封信一般。無二便是措詞也大同小異。我更是驚愕。往後竟天天發現這麼一封到了。今天一共已積了八封。這不是很奇怪麼。我道。那麼你除了收到這種信函以外。可曾覺得有什麼旁的異兆。沒有。陳季祥道。沒有旁的異兆。祇天天有這麼一封信。我委實不勝其擾。才來請教康卜森先生。我道。如此說來。倒真的近乎恫嚇了。其餘的七封信。你可曾帶來麼。陳季祥道。沒有帶來。因為那七封和這封信沒有什



還大異。我點點頭道：「他說你幼時有一段罪惡。吏你務必見告，不能隱諱。那李世先是什麼人，也須告訴我們，方可替你着手探理。否則恐無能爲力。」陳季祥就低下頭去，不肯答覆。我，我不禁微愠道：「季祥先生，你如不便直說，我們決不勉強。不過你所托的事，只得謹謝不敏，便是。」友康卜森回來，也確難遵命。陳季祥方很愧作的說道：「紀克先生，我並不是不肯直說。我說出來，實在使我異常慚愧。這事發生在我十七歲的時候，距今已二十幾年了。那時我在南通一個布莊裏做學生，有一個小同事，喚做李世謙，却不是李世先。他比我長三歲。那布莊隔壁有一個小戶人家，姓何。主人在外面做生意，家裏

只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女兒。女兒的小名喚做翠兒。那時正十八歲，出落得很是美麗。我沒事的時候，便偷偷掩掩的到翠兒家去。和翠兒胡調。翠兒並不見拒，也和我有說有笑。久而久之，兩下果然發生了戀愛，很親密起來。這樣的沒有幾時，翠兒忽然漸漸的和我疏遠起來。我好生詫異。後來細細探聽，才曉得翠兒已別有所歡。這人就是李世謙。我這一恨，真是非同小可。可是我又沒有多大能力，能夠和世謙在情場上角鬥。世謙在店中的地位，比我高一級。面目又比我生得整齊。我的經濟上，也不及世謙那麼寬舒。表面上雖不敢和他怎樣，心裏却盤算着非報復此

仇不可有一天晚上。世謙命我添稀飯時。我暗  
暗把一包毒藥。下在世謙的碗裏。這種喪心病  
狂的事。也只有那時做得出來。現在告訴你。真  
使我汗顏無地。誰知我將稀飯送給世謙時。另  
一夥友恰巧和我一撞。畢竟我做了虧心的事。  
心裏別別的亂跳。手上不免有些顫動。經不起  
這一撞。頓時將碗丟落。潑了世謙一身的稀飯。  
地上也是一大攤。我不禁嚇得臉上變了色。一  
會兒來了一只狗。把地下的稀飯吃盡。我們大  
家剛剛食畢。那只狗已經死在地下。大家很是  
奇怪。尋根究底。不由的都恐怖起來。說這一碗  
稀飯裏有了什麼毒質。這只狗既被毒死。吃過  
稀飯的人。一定性命難保。這個亂子一出。大家  
嚷着把廚房裏的人喚來。其實有毒的只有  
一碗。我那裏敢說。只好也附和着亂嚷。過了  
一夜。大家安然無恙。也就把這事漸漸的忘  
懷了。我方暗自欣幸。不想世謙已料知是我  
的陰謀。把我喚進一所密室裏。問我和他有  
甚麼仇恨。要將他毒死。我無詞抵賴。只得向  
他伏罪。他訓斥了我一頓。也並不曾把這事  
揭露出來。從此我再也不敢想復仇了。翠兒  
那邊也不高興去了。到了十八歲。我父親病  
故。命我回來。因為家裏有些田產。尙能勉強  
過活。就不出去了。現在這些舊事。久已淡焉  
若忘。不想無端的又生出這種風波。使我把  
二十年前的舊事重提。真慚愧極了。季祥說

雖仍低下頭去。我傾耳靜聽。不禁有些兒出了神。心想這事果然不是無因。或者李世謙還記念前仇也未可知。但如此報復似乎太拙。何必。要這樣寄許多匿名信來恫嚇呢。況且這種孩子氣的仇恨也不值報復。當下我便說道。季祥先生。這事我已完全明白。敝友回來時。當代爲轉達。明日午前。我們或者還要造府。陳季祥立起身來道。這樣好極了。費神轉達。令友。明日我在舍間恭候。我道。遵命。就是。陳季祥便告辭走了。

鉛印物上。剪下字來。拼湊成文。似乎過於審慎。不像復仇的行爲。那麼也許是恫嚇。或者還是尋開心。然而他用這種恫嚇手段。有什麼目的。如果僅僅是恫嚇。爲世謙計。倒不如省事。爲妙。何必多此一舉呢。李世謙大約總有一個目的。但是爲什麼。又不肯自己出名呢。照季祥的一番話。李世謙無絲毫愧對季祥。就不該如此。畏。惹。想到這裏。又不禁歸宗到那信末署名的一「不平者」。這人或者真是個好打抱不平的人。受了世謙的委託。報復前仇。然而幾十年前的舊事。重提也很令人不解。我這麼推測着。腦中覺得紛亂如麻。我今天本來有些頭痛。此刻經此一度思索。

分外脹痛得利害。只好暫時拋開。專候康卜森  
回來解決。一會兒康卜森乘着車兒回來。進了  
書房。我隨在他後面。等他坐定之後。方始把陳  
季祥的話。一一告訴他。又將那怪信取出來給  
他看。康卜森接過一看。說道。這封信上的字。是  
在報紙上剪下來的大約是本埠的新聞報。我  
道。何以見得呢。康卜森道。但看紙色微黃而厚。  
就可知了。即使不是新聞報。然而總是報紙。決  
不是書籍上的。因為所剪的字。有大有小。而且  
印書籍的紙。總比這種紙潔白一些。說着。撕下  
一個二號的字。反過來一看。道。果然。剪的報紙  
上的。你瞧。這反面。不是戲院裏的價目麼。我一  
瞧。正是戲院裏的包廂價目。便道。報紙與書籍  
無什麼研究的價值。這案的內容。究竟如何。  
你可能推測麼。康卜森道。是啊。報紙與書籍  
本無什麼研究價值。但或者與案情有關的。  
紀克。我此時方由熱鬧場中回來。心裏很不  
甯靜。一時實難推測內容怎樣。容我靜思片  
刻罷。

這時康卜森面色沉着。陡換了一種態度。我  
知道這案已在他腦室中盤旋了。一會兒他  
忽然向我道。紀克。陳季祥。可是說那人喚做  
李世謙。不喚李世先麼。我道。正是。康卜森道。  
奇了。怎麼信上說是李世先呢。不見得另有  
一人啊。我道。也許是粘錯了。康卜森道。不知  
其餘的七封信。可都粘着李世先。不是。如果

都是李世先可就大奇了。我道我倒不曾問到這一層。我們明天不妨到他家裏去檢出來一看就明白了。康卜森點點頭道：「這案我也有幾句話要親問季祥那李世謙現在那裏你可曾問季祥麼？」我見他所問我的話都不曾向季祥問及。足見我疏忽了。不禁惘然道：「也沒有問起康卜森似乎不快道。那麼我們明天不能不到季祥家去了。說罷又默然不響。」

晚餐的當兒我和康卜森又研究這案。康卜森道：「這案很有些奇突。他既聲明代李世先復仇如何不見實行。僅天天寄這麼一封信。真是毫無意識了。我道是呵。這很令人不解。難道那所謂『不平者』沒有這種暗殺的膽力和本領。」

康卜森搖搖頭道：「那所謂『不平者』不見得沒有暗殺的本領和膽力。不然天天這封信如何發現在季祥的書案上呢？這分明是很有膽力有本領的人了。我道真是大奇。他天天送信來竟無人覺察。季祥家中雖無多人。可是收到幾封信後當然要暗中注意。而這種怪信仍是天天發現。實在神祕極了。康卜森道：「我明日到他家去觀察他的書室或不難瞧出什麼線索。我道也只好希望明天了。今晚決然尋不出端緒的。這天我們睡得很遲。因為這種奇祕的案件有驅使腦輪不息的魔力。使我們不能安然就寢。所以明天起身的時候也就較往日稍遲了。」

第二天午前十點鐘的光景。我和康卜森尋到陳季祥家。由女僕把我們引到季祥的書室中。那陳季祥正坐在一張椅子上。手上拿着一封信。呆呆地瞧着。我們跨進門限。方始一驚。見是我們。忙立起身來。向我道。紀克先生。這位就是康卜森先生麼。康卜森接口道。便是康卜森。昨天蒙你過訪。恰巧我被幾個朋友約去看戲。失之。至。陳季祥道。這件奇事先生都知道了麼。康卜森道。正是。昨晚敵友就告訴了我。我想這事果然怪突。今天可曾發現什麼怪信麼。陳季祥道。又發現了一封。說着。便由案上取過一封信。康卜森接過來。我在旁一看。仍和昨天的那封信一樣。仍是由報紙上剪下紙來拼湊而成。

康卜森道。其餘的七封。可都在着麼。季祥道。都在這書案的抽屜裏。於是一一取了出來。我一瞧。七封信都無甚大異。所說的李世謙也都粘錯着李世先。康卜森一一注視了許久。我留心看這間書室。明窗淨几。很是雅潔。案上有一本簿子。是季祥兒子家駿做的論說。我翻閱了一會。文筆倒還清順。這時康卜森問道。季祥先生。你幼時做的那件事。紀克也告訴我了。我想你這種不可告人的事。大概外人知道的總很少罷。季祥道。是啊。這種事我當然不肯告訴人的。康卜森道。那麼你自己想想。可曾在什麼人面前。偶然談過。沒有。季祥道。我委實不曾同旁人說起這種。

十年前的陳迹我早已付諸腦後就是一時想起來也未便說出只覺很愧對李世謙罷了……說到這裏忽然凝了凝神道此事只有拙荆曉得其餘大約就是小兒知道些罷那天世謙由我家走後我和拙荆談及小兒也在旁邊康卜森道啊你和世謙仍往來麼世謙現在在那裏呢季祥道他現在仍在南通那丹布莊裏一個月。前他有事到上海來順便到我這裏住了一夜就走了。康卜森道那麼他到這裏來時言語之間可像仍記念前仇麼季祥搖搖頭道他道幾年來和我非常要好這種舊事未必仍存心裏。康卜森陡露出奇詫之色道世謙近來的境況怎樣可貧困麼季祥道他現已做了布莊裏的總經理境況比我要好得多。康卜森道奇了奇了他既和你很要好又豐於財如何又委託什麼「不平者」替他復仇呢……此時康卜森忽注意對面臥室門口的一個幼童那幼童大約就是季祥的兒子家駿。睜着兩只小眼兒瞧着我們似乎很注意我們的談話。康卜森道季祥先生這個小孩子是誰可是令郎麼季祥道正是小兒家駿。康卜森道怎麼此刻還不到校中去季祥太息道已七八天不到校了自發生了這件怪事後他就不曾去過生成這種頑皮孩子失了管束就不知怎樣的好了。康卜森聽到頑皮二字似乎一震更注視家駿不瞬忽然立起身。





祥天天督飭着晚上由學校裏回來一時一刻都不准他出去逼他在燈下溫理舊課家駿恨透了恰巧一個月前李世謙由南通到上海來在季祥家裏住了一夜世謙走後季祥偶然和他的妻子說起他還是李世謙的仇人現在倒變成摯友了他妻子怪問何故季祥便把這回事告訴他被家駿在旁聽得家駿原是個很聰明很頑皮的遂僞造了這許多怪信天天乘季祥不備悄悄的置在他書案上以便使季祥心緒惡劣督已稍弛却不想把世謙誤聽做世先果然季祥受了兒子的愚弄十分驚慌起來連家駿不到校也不暇過問了至於破露的原因據康卜森說他的注意之點就在世先之誤和

天天這封信無緣無故的發現出來與那所謂「不平者」的行徑極端相反因為他既有這種本領使恫嚇信天天發現在季祥的書案上無人覺察就不難將季祥殺死而竟如此畏葸不敢留自己筆跡七八天來無絲毫動靜這種恫嚇始終是恫嚇而已況且世謙既不貧窮便沒有敲竹槓的思想而世謙又和季祥很要好久不念前仇可知決沒有「不平者」其人因而想或者是季祥的朋友和他開玩笑不然就是他家裏的人但是季祥幼時的這段罪惡史外面的人並不知道祇有他妻子和家駿知道那麼一定要從家裏人的身上着想恰巧家駿立在我們對

面似乎很注意我們的說話。康卜森看見家駿鞋子底下粘着一些剪下的報紙屑，不由心裏一動。又聽季祥說家駿很頑皮，參以家駿幾天不到學校，貪賴的種種，已有幾分明白。這才起身入了家駿的臥室，發他的秘密。康卜森才跨進去，又見地上有許多報紙屑和幾張新聞報。這件小小疑案，便迎刃解而遂誘家駿把原委完全說出來。

陳季祥發現這許多怪信，後十分恐怖。那裏想到就是自己的兒子搗的鬼，便是看見家駿臥室裏的紙屑也疑不到此。家駿因此很舒服的狂玩了七八天，總算目的已達。至於信上的措詞，得體據家駿告訴康卜森，說他近來很歡喜。

不  
印  
信

讀小說這種口吻，未始非學的小說中的話呢。而且家駿的國文本來很曉暢，我從他課本上已領略過了。

還有不可不記的一節，要在讀者面前證明這事的實在不是康卜森的一時欺人之談。就是次日晨間，陳季祥又到了我們寓所，感謝康卜森說果然是他的兒子愚弄父親的。已將家駿痛打了一頓了。



123

## 一件離奇案

王天恨

英國某鎮。在去年冬間發生了一件離奇案。一個三歲的小孩。竟將七十歲的祖父拿手鎗打死。哄傳遠近。大家都當着奇異的新聞談着。原來他的祖父少年時曾姘識了一個孀婦。相約白頭偕老。後來竟無故的把孀婦遺棄。另和一個妙齡女郎結了婚。那妙齡女郎是現在小兇手的祖母。孀婦被棄後。憤恨異常。就自經而死。這天他孫兒忽怪叫了一聲。取出一支手鎗。塞了彈丸。照准了他的咽喉。大呼道。「我打死你這個負心漢。」他很奇怪。正欲奪去手鎗時。砰的一聲。已洞穿他的頸部。直僵僵的倒在地下了。小孩也隨着倒下地。蘋果般的小頰。泛得慘白。從此便失了康健。常常生病。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案啊。



樓·憶·龐·

## 屍 箱

江西南昌城外的滕王閣。那塊地方古蹟上很是有名的。那閣的前面是一條贛江。隔岸有一小洲。洲中有幾十間的茅舍。大半是漁父菜傭和小工人起居的所在。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落霞秋水。雁陣漁歌。說不盡許多美景。凡是讀過王勃所做的滕王閣序。一定都知道了。

其樂一天。他停船在滕王閣邊。接接客人。但是等了半天。一個客人却沒有接着。正在胡思亂想的當兒。忽遠遠地望去。瞧見一輛東洋車。向着擺渡口飛奔而來。那車中的客人。身穿一件華絲葛的袍子。鼻帶托力克的眼鏡。前面橫了一只紅色的皮箱。兩腿翹在箱上。一路飛奔而來。錢大瞧了。好不快樂。他想這處不通大路。這位客人莫非來擺渡麼。一會兒。那客人已到

江邊下了車兒。車夫就把箱子放在地上，拖了空車去了。錢大便對那位客人道：「先生，你要擺渡麼？我的船是新造起來的，行得很快。我來擺你過去好嗎？」客人道：「很好，你就擺我過去罷。」這時錢大心中很是快樂，彎腰曲背的，要想把這只箱子拿起來。可是箱子足有一百多斤，錢大力不能勝。那客人瞧他拿不起，便幫助他拿到船上。錢大正要開船的當兒，那位客人忽然臉兒一變，拍手頓脚的嘆道：「罷了罷了！我有一只小皮包，今天匆匆出門，竟遺失在客棧中，沒有帶來。包裏有五百塊錢，怎麼竟會忘了呢？我想那客棧主人人品是很誠實的，倘若快些回去，一定還在房間裏。若是不去拿，那末我身無半文，怎樣弄法呢？」這時錢大聽了，大吃一驚道：「你是出門人，竟不當心到這樣，你快些回去拿罷。我等在這裏。」客人道：「很好，我倘若拿得着，一定多賞給你一些。」錢大道：「謝謝你，我祝你不要失財。」他說罷，那位客人竟飛也似的去了。

錢大獨自在船上想想，那位客人不由得好笑起來，便把頭枕在箱上，閉目以待。一會兒竟睡着了，沒有多時，他在夢中似乎有人喚道：「起起。」錢大聽了，便含糊的說道：「先生，你回來了，你的皮包拿着了麼？」他說到這裏

便拭目一瞧，忽見一人立在船頭，身着了警察的制服，手裏拿着一根木棍，目光炯炯的對着錢大，臉上望着錢大。這時心中不由得嚇了一跳。警察忽然開口問道：「你是船主麼？」錢大道：「是的。」警察道：「你叫什麼名字？」

「錢大也照實說了。」警察道：「這只箱子從那裏得來的？你喚的先生是誰？這只箱中究竟是什麼東西？」錢大當下便把客人的來歷說了一

番。警察道：「這時已經正午了。」錢大大驚道：「十二點鐘麼？怎麼客人還沒有來呢？我腹中很餓，這裏又沒有東西吃，教我怎樣弄法呢？」警察道：「很容易的事，你把這只箱子暫寄在我警所裏，你可回家去吃飯，吃罷了，你再到這裏來，等候倘若客人就來，我便領他到警所裏來，等你既可多得錢，又可免腹中飢，這不是絕妙的事情麼？」錢大道：「好極。」當下他們

物品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

咧。

一會兒銅匠來了。開了鎖。但箱蓋還沒有開。那一種血腥的氣味早已撲進人的鼻觀。衆人很是驚異。等到箱蓋開起一個沒頭的屍體橫臥其中。頭在屍下。年約二十多歲。上身精赤。下身着一條白紬的褲子。全身分作幾段。血滿箱中。腥氣撲人。這時衆人的視線都注集到錢大的臉上。錢大退立牆角。駭得索索的。

抖雷鳴似的。餓腸這時也寂。

然無聲了。警察拿了木棍要

想去打他。錢大大叫道：「救

命救命。冤枉冤枉。」

偵探長趙鐵強很有才幹。年

壯力強。勇於職務。可是當了

偵探長以來。也沒有一件重

要的事情發生。這案可算春

雷第一聲哩。他便要求長官

担任偵查這案。此案情節離

奇令人如墮五里霧中。無從

着手。他想錢大雖是這案的

關係人。若是用嚴刑去拷他。

他就算含糊的供了一番。也

是沒用。况且細想這案。和錢

大倒底無涉。有兩種疑點。可

以證明不是凶犯的。

一、錢大若是正兇。斷不停

船在警察目力能達的

所在。

二、贛人迷信很重。倘箱中

是死屍。決不肯把頭枕

在箱上。又決不肯把箱

兒送到警所。

三、錢大若是同謀。那末警

察到船上的時候。他一

定。先。出。驚。嚇。的。臉。色。和。態。度。

四、錢大若和兇手相識那

末警察喚他的當兒他

衝口而出的一定是兇

手的姓名爲什麼要喚

先生呢這是可表明他

和兇手素不認識的鐵

證。

着了這幾條錢大似乎和這

案沒有關係的可是人情狡

滑或者他故意設這疑陣把

來欺騙警察的耳目也未可

知趙偵探想到這裏決計實

行嚴密的偵索一面把錢大

留在警所一面親自去偵探

這一件血案。

那一天許多的人力車停在

車場上忽揭有一城內外所

有的人力車限於本月十三

號晨九點鐘齊集校場換新

車照一警察署的布告到了

十三號晨許多的人力車夫

都齊集在校場上這時趙偵

探和幾個警察立在中央旁

邊放着一只紅色的皮箱趙

偵探指着箱子大聲道「前

幾天有一位客人帶這皮箱

乘人力車到滕王閣登一小

船後來客人因事登岸走去

竟一去不來我們恐舟子見

財起意或是挾箱逃去所以

把這只箱子扣留可是失主

的姓名地址無從查考你們

能夠曉得這個客人是從那

裏上車的倘有人知道賞洋

十元」沒有多時有一車夫

走去說道「這事我倒曉得

的前天那個客人自從校場



東首招商客棧雇我的車兒送他到滕王閣邊擺渡口身邊帶着一只紅色的皮箱那客人的形狀面貌我還記得他的面龐兒很長的鼻架着金絲的眼鏡身上穿的是湖色的綢長衫我送他到擺渡口之後我就空車回來的」

趙偵探道「既然這樣你領我到招商客棧裏去沒有多時到了招商客棧那客棧主人年約四十多歲深目曲鼻一望而知他是熟悉世故富有閱歷的人他瞧見警察們到也沒有害怕的態度這時趙偵探開口問道「前幾天有一位客人帶着這只皮箱到你客棧裏來住宿沒有」

主人聽了車夫的說話神經受了重大刺擊似的一種害怕的面色沒法掩藏只好改口道「是他麼他已到上海去了你們尋他究竟有甚麼事呢」趙偵探也不去睬他目不轉睛望着主人慢慢說道「他在這裏住了幾天所住的是第幾號房間」主人問店夥道「你記得麼」店夥道「七月八號來七月十號去住在樓上元號房間自從這個客人去後那房間至今

沒。有。人。住。着。咧。趙。偵。探。當。下。就。同。着。店。夥。跑。到。樓。上。開。了。元。號。房。間。那。房。裏。有。舊。式。的。木。榻。兩。張。檯。子。一。張。也。沒。有。別。的。東。西。趙。偵。探。開。了。窗。細。細。檢。查。但。見。南。邊。木。榻。上。灰。塵。堆。積。沒。有。轉。動。似。的。但。是。北。邊。木。榻。上。很。是。乾。淨。一。些。灰。塵。都。沒。有。只。見。榻。上。有。刀。痕。幾。處。那。刀。痕。很。新。鮮。其。中。隱。隱。露。出。血。跡。幾。點。那。時。趙。偵。探。細。細。瞧。了。一。番。就。拿。出。一。本。小。的。日。記。簿。來。詳。細。

箱  
屍

的。記。了。後。來。趙。偵。探。又。問。主。人。道。『。那。個。客。人。來。的。時。候。究。竟。他。一。人。來。的。呢。還。是。幾。個。人。來。的。呢。主。人。聽。了。當。下。就。拿。着。一。本。帳。簿。給。趙。偵。探。看。趙。偵。探。拿。了。一。瞧。那。簿。上。載。着。有。七。月。八。號。張。耀。祖。君。住。元。號。房。間。十。號。收。元。號。房。飯。錢。三。元。趙。偵。探。反。來。覆。去。的。瞧。了。好。久。就。板。着。臉。說。『。混。帳。的。東。西。你。怎。敢。把。這。本。假。帳。簿。來。欺。騙。我。』。主。人。道。『。這。是。真。的。那。裏。是。假。的。』

趙。偵。探。道。『。我。來。證。明。你。大。概。江。西。的。帳。簿。不。論。那。本。都。是。十。足。你。現。在。那。本。簿。子。上。只。有。九。十。七。頁。中。間。你。扯。去。三。頁。這。是。很。簡。單。的。而。且。從。八。號。到。現。今。墨。色。濃。淡。如。一。這。是。你。扯。去。三。頁。之。後。補。寫。上。去。的。鐵。證。你。快。些。開。錢。櫃。出。來。讓。我。查。看。』。主。人。那。時。臉。上。變。了。灰。白。色。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好。開。了。錢。櫃。給。他。看。趙。偵。探。當。下。就。抽。出。最。近。流。水。簿。一。本。那。帳。上。註。有。

七

七月八號張耀祖馮三畏住元號房間十號註有收元號房飯錢三元但是這本流水簿上忽然跳出一個馮三畏來可見和騰清簿上不合趙偵探就大喝一聲道「你快些把實事說給我聽倘若你再糊糊塗塗的亂說我就要判你一個謀財害命的罪名」主人道「我老實說給你聽罷七月八號午前有兩位客人到這裏來住宿一個名叫張耀祖一個名叫馮三畏

拿了這樣同式的皮箱八只他們倆很是要好可是這八只皮箱究竟屬於誰的我也不知他們倆看了房間放了行李後來就出去了他們每天出去進來總是在一起的到了九號晚上他倆從外面回來都吃得太醉了房裏嘔吐狼藉半夜時候聽得他們房裏忽然有很悲慘的聲音但是樓上的房間很少只有五間其餘四間是沒有人住的我當時聽了以爲醉人

常態不算甚麼奇怪也不去注意他們了到了十號早晨那張耀祖對我說請你去喚一輛人力車今天我要到親戚家裏去把這只箱子寄存在他家裏我一去就來還有一個鑰匙給你那馮三畏先生早已出外倘他回來你可把這個鑰匙給他就是了沒有多時張耀祖回來把兩天的房飯錢給我他說我們倆今天要到上海去馮先生已經到輪船局買票去了說罷

就喚挑夫挑了七只皮箱去了。我當時也並沒疑心有別的事。故可是今天我到校場去找人聽得你們對着許多車夫講話我就吃了一嚇。急忙回到客棧到元號房間裏查看。瞧見榻上血跡很多。才明白出了毛病。知道張耀祖謀財害命。那箱中的東西一定是馮三畏的屍體了。我見事不妙。知道警察一定要來查究。就設法改換帳簿。把榻上的血跡揩去。掩人耳目。不

箱屍

料。弄巧成拙。竟做了嫌疑犯。了。天呀。我爲什麼笨到這樣呢。——謀殺案到了。這時才有了端倪。可是正兇仍舊鴻飛冥冥。沒法弋獲。趙偵探便親到九江去探捕兇手。九江是江西的通商大埠。客棧如林。凡從南昌上下游來的。都要乘小輪船到九江去換船。每天大小輪船到埠。各客棧接客的。都要來爭先招待旅客的。這種舉動。名喚接江。或是轉乘。

別輪。他們就替客人購票。覓船位。所以對於旅行上很覺便利。趙偵探既到了九江。就招集許多客棧中的接江員。到茶肆裏去把皮箱放在座中。問道：「七月十號或是十一號。有一位少年旅客帶着這同樣的皮箱七只。從南昌來到這裏。搭江輪是誰招待的？」忽有一人道：「是我招待的。他於十號到九江。隨搭招商輪船到漢口去了。我還替他買船票的。瞧他的臉色。」

九

老大的不自在。心中有甚麼憂愁似的。趙偵探道：「知道了。謝你見告。」

趙偵探到了漢口。他調查的。手續也像在九江一般。後來。竟查得張耀祖的蹤跡。在平安客棧的第十號房間。他到了客棧。那張耀祖已到戲園子去看戲了。他從窗隙中。看進去。那七只紅色皮箱。竟完全陳列在房裏。他就對店夥道：「我有緊要的事情。須晤張君。但是路徑不熟。並且目

患近視。瞧不見人。今天煩你引我。一去。」說罷。從袋裏摸出一塊銀元。塞給店夥。手中店夥得了錢。心中說不出的快活。情願領趙偵探去到了戲園。趙偵探和店夥都無心看戲。專在四面瞧看店夥。忽向一人喚道：「張先生。客來了。」張耀祖那時正在看得出神的當兒。不防有人叫喚。心中早已害怕。後來回轉頭。兒一瞧。知道不妙。那時趙偵探已走近他的身旁。向他肩

上拍了一下。說道：「張耀祖。你的血案破了。你還在這裏尋樂麼？」張耀祖道：「殺人償命。和你回到南昌聽裁判。便了。你是警界中人。怎麼捕我。這樣的好快啊。」當下趙偵探一聲不答。拉着張耀祖去了。到了南昌之後。正兇張耀祖立刻鎗決。那客棧主人處了嫌疑犯之罪。也判了三年監禁。

血案已破。可是閱者諸君。瞧了這篇也摸不着頭腦。不知

馮三畏是什麼人。那張耀祖是何等樣人。原來馮三畏是江西人。他的父親在漢口開了一所錢莊。資本很雄厚。在商界中很有信用。但是三畏少不更事。天天和着一般淫朋匪友。專門尋花問柳。後來他的父親去世。不到幾年。家費完了。莊也倒了。負債萬金。他要想逃債。仍回原籍富家。

子起頭破產。怕人訕笑。還做成闊綽行徑。皮箱八只。聊壯行色。但是其中實在是空空如也。他到了輪船裏。忽然遇着了張耀祖。他倆在堂子裏也有一面之緣。這時馮三畏破產而歸。倘是老實告訴他。委實可恥。當下就說往南昌開設分銀號。來騙張耀祖。張本無賴子。冀得沾潤。極力拍

他的馬屁。馮也忘掉現時的情況。心中很快活。他倆到了南昌之後。就住在招商客棧裏。後來張向馮告貸。不能達其目的。飲食零用。還要自己供給。張耀祖想富家子弟多吝善取。不如惡奪。所以便演成這一齣慘劇。來可是這八只皮箱裏所有的東西。計他的價值。還不到二百塊錢咧。



## 偵探小說的效用

青

凡住在蘇州地方的人。大概都知道李伯蓮君的名字。他是首創東吳大學的人。曾經當過二十多年的校監。當他任校監職司的時候。公務的繁忙。實在少見。不論甚麼時候。踏進他的辦公室去。至少總有兩三個人。等候着和他接洽。或請他的示命。他雖然這樣忙。精神却特別強旺。從沒有見他生過一天病。大家都很詫異。問他可有甚麼養生的祕訣。他回答道：「我的繁忙。不在體力。只在腦力。我却有個養腦方法。所以還能夠應付。」又問他有怎樣的養腦法。他的答語又是很希奇的。就是他每天公務完畢以後。總要讀幾頁偵探小說的。他曾經說道：「人們的腦子。若使偏用在一途。時間多了。就不免要覺得疲乏。那時若把他的腦思引到別一途上。那就是惟一的養腦方法。」他又說：「偵探小說。不但可以養腦和活潑精神。並且在辦事上。也可以得到許多經驗智識哩。」



## 未來之勁敵

周·振·聲

有一天新聞報上登着一段廣告其詞云。

鄙人於數月前曾購小花瓶一只。置於藏書樓之書桌上。此樓除鄙人查書報外。平時概不入內。且隨開隨閉。即家人亦不准入內一覽。前日余在骨董店。又見一花瓶。式樣與數月前所購者無異。余乃出五十金購之。欲配成對也。晚歸取前數月所購之花瓶於藏書樓。誰知桌上之花瓶。早已不翼而飛。余思此樓除鄙人以外。別無人至。焉有遺失之理。或因余記憶力薄弱。忘置他處矣。遂將當日購得之花瓶。置諸桌上。閉戶而出。翌日晨起。余往藏書樓。誰知昨晚置於桌上之花瓶。又復不知所往。遍察各處。毫無形跡可疑之處。書報等亦無一失者。奇矣。余因佩服竊物者手段之高强。故登報招尋。倘此人能來舍說明如何偷法。余非但不究。尚有重賞也。

本埠A路三號王菊範啓



登報第二天。警署偵探長王菊範和他助手徐略正在進中膳。僕人送進一封信來。菊範接來一看。信面上祇有收信人地址及名內詳三個字。菊範拆開來一看。信上道：

菊範先生鑒。我便是偷你花瓶的人。昨天看見報上的廣告。所以我寫信給先生說明。我如何偷你的花瓶。至於這重賞一層。我却不敢受了。謝謝你罷。還有我如何知道你有花瓶。恕我也不告訴你了。因為先生的目的。只在曉得如何偷法。我偷的法子。簡單得狠。沒有幾句話。就能表明的。你請聽着罷。我偷時光。扒上你的屋上。將瓦去了。幾葉。然後取出一根特別製成的橡皮管。

此管的一頭有一個橡皮泡。我把有橡皮泡的一頭看準了。放入瓶口（這個橡皮管的構造。先用一根指頭粗的橡皮管一頭膠一個橡皮泡。這種泡是新年裏小孩子玩耍的輕氣球一般。我用的不過厚些罷了。）然後在另一頭管口裏用力的吹氣進去。在瓶裏的橡皮泡因此而漲大起來。泡漲大了。不是擎不出瓶口了。麼。我擎橡皮管收回來。不是花瓶要聯帶的吊出來了。麼。我就安安妥妥擎了。瓶蓋好了。瓦回去。所以你在屋裏尋。怎樣會被你尋得出我的破綻來呢。你以為進你房子裏來偷的。

麼。其實我並沒有啊。先生你現在可明瞭了麼。再會罷。

十五歲的偷兒上

菊範看完後便遞給他助手徐略道你看啊。這是偷我花瓶的人寫給我的信。他署的名是——

十五歲的偷兒。想來他祇有十五歲。將來大起來必定要成第二個亞森羅蘋。這正是我們未來的勁敵呢。

## 小說中的四大偵探

小青

小說中的偵探有四個大名家。你可知道那四個麼。你雖未必完全知道。但你一定敢說那歇洛克福爾摩斯必居其一。這當真是不錯的。福爾摩斯和他的同伴華生的名義早已傳遍了世界各處。有許多人竟堅說福爾摩斯真有其人。却不願聽人家告訴他這個機智超人的大英雄。只是柯南道爾筆尖上的理想人物。

在福爾摩斯沒有出世以前。文學界中早有一個傑出的偵探。他就是挨崙波理想中的杜賓。杜賓是一個猜解祕密書信的專家。他的觀察既靈。又勇敢。不怕危險。那「鴉」、「金虫」和「羅瑪癖的謀殺案」都是他得意的經歷。

第三個偵探叫做李考克。乃是法國小說家卜蒲里亞製造出來的。他的體裁和偵探的方法。大概和福爾摩斯彷彿。但結構造意。也有許多特出的地方。他曾因著偶然見鐵箱門上。有一條從鑰孔偏向左端的劃痕。便構成一件絕妙的探案。他假定有一個人正在投鑰開箱的時候。忽另有個人從暗中捉住開箱人的手。爭持了一回。那人忽然釋手。執鑰匙的人不防被捉的手一鬆。鑰匙的尖端。便在箱門上很深的劃了一條。至於爭持的緣因。一個壞人想開箱盜物。另一個無罪的人從中阻擋他。

第四個著名偵探叫克夫。作者是英國人惠耳格考林司。他的長篇偵探小說「月石」就是寫克夫的奇異的經歷。克夫最是細心。有一案件中。他見一扇新漆的門上。隱隱顯著磨擦的痕迹。便很注意。有人說這是被一個僕婦的圍身磨擦而成的。沒有意思。克夫作沉重聲答道：「沒有意思這句話。我却不敢亂說。我須先將那磨擦的圍身察驗一下。是否有漆。即使有漆。是否就是從門上染的。然後才可下斷語啊。」這幾句說話。實合着偵探學的神髓。一般實際的偵探先生。也很足以效法呢。



## 一萬金磅

丁·永·森·

有一天早上。密斯脫司密斯的書案上。忽然發現一封信。上面寫着說。

哥羅登銀行大股東司密斯鑒。我很愛慕你所心愛的一隻鑽戒。其價不過一萬磅。君是慷慨人。一定肯贈我。我明晚來取。

阿爾斯白

司密斯看見這封信。大吃一驚。自言自語道。這位劇盜竟來光顧我家。我這一隻鑽戒是休想保住了。說着。放下了信。急忙啓開他的保險櫃。看見那隻鑽戒。却依然在內。心放下了一半。鎖好了櫃門。重復坐在沙發上。伸手按一按牆上的電鈴。不一會。進來一個年輕的女僕。司密斯指那封信向他問道。瑪麗。你今天收拾書案的時候。曾看見這封信麼。女僕瑪麗搖頭道。不曾。司密斯聽說默然。揮手令瑪麗出去。瑪麗隨即退出。等到瑪麗送牛乳和麵包進來時候。見他

主人司密斯還坐在沙發上。低着頭。支着頤。似有所思。連瑪麗進來他都不曾曉得。瑪麗不敢驚動。只立在那裏侍候。沒有一會工夫。司密斯忽然立起來。雖已看見了瑪麗。也不同他說話。却從衣袋內掏出鑰匙開了保險櫃。取出那隻鑽戒來。套在無名指上。鎖好了門。鑰匙仍放在衣袋內。纔回轉頭問瑪麗道。你是不是送早餐來嗎。瑪麗回道。是的。現在請用早餐罷。司密斯搖頭道。我現在沒有工夫。因為我要出去呢。你可以將食物先放在這裏。等我回來再吃罷。瑪麗說。主人。你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司密斯說。我大約半點鐘以後就可回來了。說完就從桌上取火吸煙。忽聽背後拍的一響。司密斯回頭一看。原來瑪麗手裏捧的盤子裏邊的牛奶杯翻下來了。瑪麗很惶恐的說道。主人。恕我不留心。你外褂的後面已經濺了許多牛奶了。請你換一件罷。司密斯聽說只得脫下外褂。瑪麗接過來掛在衣架上。另拿了一件外褂。授與司密斯。司密斯也不多言。忽忽的穿上外褂。拿了手杖和帽子。走出來。瑪麗也拿着空牛乳杯跟出來。司密斯關了門。把原釘在門上的鑰匙。向右一轉。門就鎖好。他拔出鑰匙。很快的下樓去了。半點鐘以後。司密斯回來了。開了書室門。剛跨進去。就見保險櫃門大開。司密斯道。聲不好。急走進看。那櫃裏所藏的一萬金磅已經不翼而飛。却換了一個字條。平鋪在裏邊。司密斯看上。

面寫着道。

閣下既將鑽戒托銀行保存。我也不願意再到銀行去取。祇好拿了。阿爾斯再上。

司密斯看完了這封信。吁了一口氣。想了一會。拿起桌上的電話機。打電話到警署。請偵探長威爾士即來。打完電話。就到樓下客廳中去等。不多一刻。僕人引大偵探威爾士進來。兩人互道了早安。坐定後。司密斯拿出兩枝雪茄來。敬了威爾士一枝。自己吸一枝。威爾士說道。閣下是不是丟了貴重物品。要教我代為偵緝麼。司密斯答道。正是。丟了一萬金磅。係由保險櫃內竊去的。並且知道是有名劇盜阿爾斯竊的。威爾士說。你可以領我到失竊地方去查看查看麼。司密斯連說可以。隨即引威爾士到樓上書室來。威爾士四面細看一下。又將保險櫃看了一看。毫無痕跡。不覺縐一縐眉。坐下問司密斯道。你何以知是阿爾斯竊的呢。司密斯聽說。拿出那兩封信來給他看。道。我看見此信。纔知道的。威爾士看信的字跡。狠是秀麗。兩封信的筆跡及墨水色均一樣。信看完了。對司密斯說道。這第二信。大約是賊竊到金磅。留在櫃裏的。司密斯說。不錯。威爾士又說。請你將所經過的情形。詳細告訴我。方好下手偵查。司密斯聽說。就

對威爾士說道。我今天早上看見這頭一封信。我十分駭異。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送來的。我知道阿爾斯是一個著名的無形盜。他既能來送信。一定能來竊鑽戒了。我雖有一個保險櫃可以收存。但阿爾斯本領絕大。聽說卑耳銀行那一種上等大而且堅的保險櫃裏面藏的珍物。他尙能破櫃竊去。何況我這一隻小小的保險櫃呢。所以我越想越覺鑽戒放在家裏不妥。後來決計托哥羅登銀行代存。我以為賊的目的物既去。他的眼光也可移到他處。所以別物件。不免防範疏忽。我不料他竟乘我到銀行的機會。將一萬金磅竊去。你說可惡不可惡呢。司密斯說到此處。住了一住。吸了一口烟。又繼續說道。雖然一萬金磅。為數不算過多。但若不加。以警戒。我這櫃裏金錢。豈不要同他公用麼。并且我急要知道。他究有何奇術。能夠來去無蹤。所以我請大偵探的意思。一半是警戒他。一半是好奇心。威爾士聽他說完這些話。點一點頭。又問道。那這保險櫃。是不是定造的。司密斯說是的。威爾士又說。既是定造的。這鑰匙一定沒有同樣的了。但是我看那櫃門。毫不損傷。定非用鐵器撬開。可知那阿爾斯。又是那裏來的鑰匙。開門竊物呢。司密斯聽說。猛想起保險櫃的鑰匙。還在濺了牛乳的外褂衣袋內。就急忙走到衣架面前。從衣袋掏出那鑰匙。威爾士看見。問道。這是什麼地方的鑰匙。司密斯回說。這就

是保險櫃門的鑰匙。威爾士聽了詫異道：這很重要的鑰匙何以放在這不要緊的地方？司密斯說：此鑰匙我本是隨身攜帶，因今早女僕瑪麗將牛乳杯誤翻下，濺了許多牛奶在我外衣上，我因急於要出去，忽忽換了衣服，致忘掏出。威爾士聽說心裏一動，急問司密斯道：這女僕是不是常常在這書室走動？司密斯答道：正是。我因他做事精細，所以令他專替我做事。威爾士又問他：每天早間總到這書室裏來麼？司密斯點頭道：他每日早上總來拂拭几案。一次我狠愛他能勤勞哩。威爾士又說：你可以喚他來容我問幾句話麼？司密斯說：可以。隨即按一按電鈴，不一會進來一個長身玉立、態度活潑的女僕。司密斯向他說道：這位先生要問你幾句話。你可據實回答。瑪麗答應了。威爾士纔問道：這間書室你是不是常進出？瑪麗答應是，但非奉呼喚不敢擅入。威爾士又問：你會寫字不會？瑪麗說不會。威爾士停了一停，突然問道：你剛纔不是出去嗎？瑪麗回說沒有呀。威爾士聽了笑了一笑，揮手說：我已無話問了，你出去罷。瑪麗退出後，威爾士又問司密斯道：還有別人常進這書室嗎？司密斯回說沒有了。我因這書室多是緊要物件，除了瑪麗別人却不准擅入。威爾士點一點頭，又問說：早間你拿鑽戒存銀行，你會告訴別人嗎？司密斯說：却不曾告訴別人，祇有瑪麗看見我拿鑽戒的。威爾士聽了默



想。一。會。就。站。起。要。走。臨。行。時。對。司。密。斯。說。道。此。案。尚。無。頭。緒。我。定。盡。力。替。你。偵。查。就。是。了。那。阿。爾。斯。留。下。的。兩。封。信。我。要。帶。去。研。究。閣。下。明。天。可。以。到。我。辦。事。處。去。聽。消。息。司。密。斯。一。一。都。答。應。了。司。密。斯。送。威。爾。士。走。後。他。却。回。去。用。早。餐。去。了。

第二天早上。司密斯已經在威爾士辦事處了。看見威爾士正在那裏打電話。威爾士用的是法國話。所以司密斯聽了不懂。一會威爾士電話打完。進來讓司密斯坐上。然後由抽屜拿出一封信來。給司密斯看。司密斯看上面寫着道。

一千零萬種物磅費。耗已能行到去。錢手中。金明月。光日光。亮扮好。成送來快。牛足堅。乳甘味。人物動來速去取。阿爾斯上。

司密斯看完說道。這是阿爾斯的信啊。你從那裏得來的。這上面意思你明白麼。威爾士搖頭道。現在先請你不要問。容事辦完再告訴你。請你先告訴我。你家送牛乳的。是什麼時候送來。司密斯回說。我家送牛乳的頭一次七點來。第二次十二點來。威爾士看一看手表。再說道。現在請你先回去。十二點鐘後。你聽見你家門外有警笛鳴聲。你就出門看。那時人賊。可以並獲。司密斯聽了。這番無頭腦的話。簡直莫明其妙。曉得當偵探。都是如此。事前總不肯讓人明白。

所以不多問就告辭而出。

十二點後司密斯正坐在書室裏看報。忽然聽見警笛大鳴。他急忙跑出外來看見一個白髮老者戴着一頂舊帽子穿一身舊衣服背着一個裝牛乳瓶的袋。分明是一個送牛奶人。却指揮八名警士。細他的女僕瑪麗。他正要去問那老者。已經脫帽除鬚。露出廬山面目。原來就是那大偵探威爾士。威爾士先命警士將瑪麗送到警署。瑪麗已不似先前那麼一團和氣。却變成滿臉殺氣。兩眼惡狠狠的。看着威爾士。威爾士却向他獐笑道。阿爾斯。你這樣聰明人。今日也被我所算。這也是上帝因你作惡太多。不能再饒恕你。啊。說着警士已將阿爾斯推擁走了。威爾士纔回頭向司密斯道。你可以讓我在你家休息片刻麼。我還有話告訴你呢。司密斯道。我正要請你到我家。告訴我破案的始末呢。於是司密斯就同威爾士到他的客廳來。威爾士先由那盛牛乳瓶袋內拿一萬金磅來。還給司密斯。然後坐下吸了一枝雪茄。纔說那破案的始末道。

此案痕跡很多。但必細心去尋求。若稍忽略。就看不出來。我看見阿爾斯的兩封信的筆跡。秀麗很像女人所寫。後來你說出女僕瑪麗。我聽了心裏一動。就有些疑心。後來可疑點越過越。

多我就決定是他竊的金磅。我先將可疑處一一告訴你。瑪麗每日早間必至你書室，而阿爾斯信竟發現在早間。此可疑一。麗瑪你既稱他做事精細，何以手捧牛乳杯會無故翻下牛乳？又不偏不倚潑在你身上。此可疑二。你將鑽戒存銀行，除瑪麗看見外，並無人知道。而阿爾斯竟會知道此可疑三。瑪麗面貌美麗，不似僕役。此可疑四。迨至我問他話時，他毫不奇怪，就如同知道這件事一樣。此可疑五。至於他所答之話，句句可疑。第一句彷彿要脫掉關係。一樣。第二句我看他手的中指上明明有墨水跡，他偏說不會寫字。第三句我看鞋上塵土很多，明是出去的他偏說不會出去。這不都是很可疑嗎？威爾士說到此處住了一住，復又說道：我現在再將可疑之處解釋給你聽。瑪麗本是阿爾斯的化名，他替你服役，無非想乘機而取金錢。他每天在你書室走動，你拿錢收錢，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曉得你櫃中有一萬金磅，他就存心偷竊。先乘早上收拾書室時送進那封信，假說要你的鑽戒。他已料定你必將鑽戒存銀行，可以有機偷竊。你果然中計，他看見你果然不出他所料，就假作翻牛乳杯，可以換下那件有鑰匙的外衣。你忽忽也未顧及他計，竟得售他。既竊到錢後，曉得放在他處不穩，他就出去送信叫他同黨來取。當我問他話時，他不過纔回來，連鞋上塵土都未及擦去，以致被我看出哩。

司密斯聽了纔恍然。又說道：請你將那封信的由來和讀法告訴我。威爾士點一點頭，一面將那信封拿出，給司密斯看。一面說道：我既得着這些證據，我就決定是你的女僕偷的，但沒有賊證，頗是爲難。繼而一想，阿爾斯送同黨那封信，如能得到這事，就好辦了。所以我昨日由你家出去，就急到郵局。我本有一個朋友在郵局當收發員，我同他商量，要將最靠近你家的郵筒裏面的信拿出，因爲要查一封信。他居然答應，我就去開信筒，將信全取出了一封一封的。同阿爾斯留下的兩封對筆跡，後來居然被我尋着一封筆跡是一般。威爾士說到此處，用手指着司密斯手中拿的那信，說就是這一封。當下我看信封是寄給密斯梅麗的，係由某公司代交。我趕到某公司去問，說沒這人，我也無法就回了。我辦事處拆開這信，一看起初也不明白。幸虧有一萬磅三字礙眼，纔明白此信是隔二字一讀。我就照此法寫了一封回信，假說梅麗有病，托某人代取。我就化裝某人，預先派八名警士在你家左近伏着，以警笛爲號。十二點時，我扮着送牛奶人，拿着信。阿爾斯看了信，竟不疑心，將一萬金磅分幾起拿給我。我等拿完，一吹警笛，八名警士齊出來。那時阿爾斯也就跑不去了。

司密斯聽完，說道：閣下偵探術真令人佩服。但是那女盜阿爾斯也狠令人驚奇呢。（完）

## 跛足者

顧明道

余友衛某。幼時曾隨其父至新疆。爲余言新疆多回教徒。民氣桀驁。輒有鬥毆之事。某日有工人十數人。歌呼行道中。適有一小兒出傾水。誤濺一工人之衣。工人憤怒。疾執其領。兒驚而號。家人出視。工人曰。汝家小頑童污我衣。家人乞其釋放。願謝過。詎工人不許。正喧呶間。一跛足者自戶內徐步出曰。些些小事。也值得驚天動地耶。因至工人身畔。以二指捻其手曰。請君暫釋之。工人頓失聲呼痛。而小兒已下立於地。疾逃入戶。羣工見之大忿。蜂擁而上。跛足者略一擺手。衆人已東倒西跌矣。跛足者笑曰。汝等太兇強。故我略加薄懲。如再敢與余交手。莫怪乃公拳下無情也。衆人聞言。皆如鳥獸散。後聞跛足姓黃。爲西域著名之鏢師。因戰劇盜某。致傷其足。足廢。遂輟業。小兒其姪也。



## 第二號室 英國瓦拉斯著

程小青



### 第七章 那個叫做却利的人

那星期日的早晨倫敦數百萬的讀者讀了哀米羅白被殺的新聞都非常注意有一個人讀報的時候更特別動神臉上充滿著恐怖兩手也不住的顫動那人叫做却利批列年紀已是三十五歲一瞧他的面孔便知道他生平的命運不佳他的額角低削下頰闊厚鼻子却又很大此外蓬鬆的黑眉罩在他一雙小圓的眼上也顯得不很相稱那時他在倫敦吞不而旅館的最高一層坐在一隻圈椅中面前攤著一張報紙那早晨的天氣雖很冷但他的眼光凝注在報上的時候濃眉上却綴滿了汗珠他低聲自語道「却利」接著立起來伸足把一扇門踢開回頭向室中道「羅白死了」內室中有一個婦人靠窗坐着伊的容態本來似很妍麗這時候臉上雖然塗著厚粉仍掩不住伊的憔悴伊一聽却利的說話便應道「死了麼」他

點點頭。伊低頭作回想狀。又道：「我想你說謊罷。」他跨進了內室。伸手在伊的臉上猛力攔了一下。厲聲道：「你還很安閑麼？他是我們靠著生活的。你這賤貨現在打算怎麼樣？你想人家還肯出錢叫你唱歌麼？」伊非但不敢抵抗，嚇得什麼似的顫聲答道：「我自問還能夠工作哩。」他道：「你這不幸的東西，瞧這一節新聞罷。」說著就把報紙擲在伊手中，凶怒的目光瞧著伊。讀那新聞。伊仰面道：「唉，這懸賞緝捕的人就是你啊！你可曾殺死他麼？」他一聽不禁驚喊了一聲，立刻用手握伊的喉嚨，竭力將伊搖動。伊的眼睛便閉闔，攏來身體也站不住了。批列冷笑道：「你再能把這樣的問句問我麼？你再問問看我一定有法子對付你。你須知却利批列本來是一個什麼樣人，倘你要試試我的手段，只須三厘砒素便可將你結果。其實我還知道一種查驗不出的毒藥哩。」婦人勉強支持著氣息，咻咻的答道：「我很願意你給我一磅任何毒藥，我也不知道這許多年數怎麼樣。過來現在他既死了，我也逃不掉了。」批列獐笑道：「你要逃去我的掌握麼？但你怎麼不記得我和你結過婚，並且從泥淖中提拔你起來的呢？」婦人道：「我很願你當初沒有提拔我。」於是顛巍巍的重新坐在那靠窗的椅上。批列又厲聲道：「你既然這樣，現在就是你最後的機會了。你儘可以回去告訴那個人。」

你究竟是誰並且經過了什麼樣的歷史。」婦人低聲道：「你知道我不能這樣做我如果說明了真相你當然也不能生存了可是我已經被你束縛著再也不能夠分開。」他取起新聞紙重新閱讀說道：「我知道這個當見倫敦的警察都在那裏忙著尋我並且你給他的信當然也要被他們發見的。」婦人似乎很注意又仰面傾聽批列繼續道：「他把你寫的幾封信給我瞧過的還譏笑我沒有本領使你馴服所以他所給我的錢並非出於願意却因著我懇求而給的他說你應當回羅馬尼去。」婦人忽慘呼道：「我不去我甯使你殺死我決不願再到那裏去你如果還有一毫人心你也不會再送我到那地獄裏去的。」批列撫摸著自己的下頰低頭沉思一回說道：「幸虧我已經得到了錢但這旅館中恐怕有一半人認識我的我們不能不即刻動身了。」婦人道：「我們往那裏去？」却利批列道：「往淡福特去那裏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弗萊特他也許可以容留我們。」婦人疑惑道：「那麼什麼時候才動身呢？」批列道：「即刻就去十一點鐘以前還有向北的早車你快把那皮包收拾好罷。」於是又取了報紙呆呆思想他見那新聞中紀述的事情雖很簡單但那緝兇的廣告竟把他的狀態態度寫得明明白白他曾經聽得英國的警察們誇口過無論什麼樣人假使他的姓名狀態既已



被他們知道那就再也逃不掉的。他一想到這層覺得自己的地位真是危險極了。一回兒他妻子已從內室中出來兩手提著一隻皮包彷彿太重身上穿著出門的衣服面上幕一重黑網似已整備舒齊批列立起來道：「我先下去和旅館主人算帳你把皮包拿下來罷。」婦人道：「這包很重我提不起你可能差一個人上來麼？」批列作譏笑聲道：「夫人你的女傭人在那裏呢？」說完便轉身下樓聽他的妻子提著皮包一步一蹶的在後面跟著他們出了旅館乘車直赴車站便悄悄的上了火車到了淡福特站下車逕往口克街那裏的房屋都是低矮而黑暗污陋不堪並且有許多嘈雜的聲浪和孩子的哭聲聽了腦經都不免發昏批列走到一家門前低聲說道：「到了。」於是就上前敲門一回兒有一個狀貌醜惡的男子開出門來一見便高呼道：「却利你來幹什麼？」批列把手搖搖說道：「弗萊特你姑且別問讓我們進來了再說。」那人便站在一旁讓他們進去口裏唧唧噥噥的說道：「雖然我瞧你們的態度好似有什麼事情你們別來連累我啊。」這時弗萊特見批列的妻子很命拖著那隻皮包似乎實在走不動了便上去接了領著向樓梯上去伊覺得很感激就跟同上樓樓上只有一間方室室中的器具不但破舊而且雜亂無序從一扇沒有窗幕的窗口外望見後面有一

方。小。的。空。地。却。堆。滿。了。破。物。鏽。鐵。皮。等。的。東。西。這。時。批。列。正。和。那。屋。主。人。弗。萊。特。談。話。伊。一。個。人。憑。窗。站。著。這。窗。外。污。穢。雜。亂。的。景。狀。在。那。婦。人。眼。中。還。不。覺。得。十。二。分。厭。惡。因。為。這。樣。的。地。方。比。較。羅。馬。尼。城。黑。暗。的。天。地。究。竟。要。好。得。多。呢。其。實。伊。也。久。已。不。知。道。厭。惡。和。悲。傷。是。什。麼。一。回。事。伊。只。有。二。十。七。歲。但。伊。自。己。覺。得。好。似。過。了。一。百。歲。了。伊。仰。面。瞧。瞧。望。見。一。角。蔚。藍。的。天。空。這。種。天。色。伊。當。初。在。曠。地。上。常。常。瞧。見。的。但。直。到。現。在。中。間。好。似。隔。了。一。百。萬。年。了。少。停。伊。聽。得。伊。的。丈。夫。走。上。樓。來。他。把。室。門。反。身。鎖。上。臉。上。越。發。慘。白。那。報。紙。還。在。他。手。中。可。是。他。身。體。的。顫。動。比。早。先。越。發。厲。害。他。顫。聲。問。他。的。妻。子。道。一。開。梯。你。可。知。這。一。件。案。子。誰。在。那。裏。偵。查。伊。答。道。一。你。不。是。說。羅。白。的。謀。殺。案。麼。一。他。點。點。頭。忽。而。作。怨。苦。聲。道。一。我。為。什。麼。回。到。倫。敦。來。呢。我。在。梅。格。雅。鄉。裏。儘。可。以。生。活。你。怎。麼。要。教。我。回。來。呢。你。這。可。惡。的。女。子。一。說。著。又。作。舉。拳。的。狀。態。伊。急。急。避。到。壁。角。回。頭。問。道。一。誰。在。那。裏。偵。查。這。件。案。子。呀。一。批。列。作。恨。恨。聲。道。一。黑。來。勃。耶。他。在。那。裏。偵。查。呢。一。伊。張。目。向。批。列。呆。瞧。了。一。回。忽。而。舉。手。掩。面。嗚。嗚。的。哭。泣。起。來。伊。的。身。軀。忽。也。似。支。撐。不。住。便。撲。的。跌。在。地。板。上。面。批。列。喝。道。一。快。起。來。一。同。時。將。腰。間。的。皮。帶。解。下。用。力。鞭。他。的。妻。子。可。是。這。時。候。伊。心。中。的。苦。痛。比。較。伊。身。體。上。所。受。的。鞭。打。

厲害萬倍。所以仍靜靜的躺著聽憑伊丈夫鞭扑。

### 第八章 密勒的意見

華盾醫士是早起慣的。星期一早晨見餐既罷。他取了報紙披閱。那節謀殺新聞。他見新聞中。不曾把他的名字牽涉進去。不禁暗暗歡喜。因為如其不然。那些報館的訪事必要來纏擾。不清。他是最怕接見的他。他知道開審時勢必要去作證。但這時既沒有宣布。仍可以安安閑閑。從事他的職務。當他走進化驗室裏去工作的時候。一個女僕忽進來通報有人求見華盾醫士。應了一聲。見進來的就是密勒。形態似很驚慌。醫士高聲叫他道：「密勒。早安。這真是一件可惜的事。你此刻不是處在嫌疑的位麼？我很替你憂愁。其實你也不必駭懼。遲早總要弄清楚的。現在可有什麼新消息麼？」密勒道：「沒有。但警士們已知道那個却利住在一間叫。做吞不而旅館裏。可是他們到那裏時。那人却早已去了。」醫士點點頭。答道：「這消息我已。在報紙上得到了。據警士們想。那人大概還在倫敦。不久總可以捉到。但捉到之後。那人在這。件兇案上。是否能夠證實什麼。我還不敢深信。」密勒忽現遲疑狀。道：「醫士。你可願意聽我。說幾句話麼？」醫士向他點了點頭。見他的臉上顯一種驚怖的顏色。分明懷著什麼心事。密。

勒因說道：「你可記得你那晚來時我曾出去見我的女友和伊改訂我們的約會時刻麼？」  
醫士道：「記得的。你出去了一刻鐘光景。若使就時間計算，那你儘可以從那逃火的鐵梯上上下一回。」密勒惶然道：「好醫士，你不要把這樣的理想暗示那些偵探們罷。」醫士笑道：「我只是笑話你怎麼竟這樣著急。你現今要和我講什麼呢？」密勒吐了一口長氣道：「我對你說，你可知道當我出去的時候，屋門外有人監守著麼？」醫士縐眉道：「誰監守著呀？你難道瞧見密司脫呂明登的麼？」密勒道：「不是我瞧見的人，却是密司脫勃郎。」醫士詫訝道：「什麼？」密勒道：「是的，我瞧得很清楚的，確是密司脫黑來勃郎。」華盾道：「密勒，你別誤會，這是不可能的。因我回到俱樂部時候，密司脫勃郎已先在餐室裏面。況且我離了潑拉瑪屋，便一直回去，並沒有在別處留頓過啊。」密勒力辯道：「無論如何，我實在瞧見他的。」當我走出去時，他明明站在大門裏面。」華盾道：「只有他一個人麼？」密勒道：「正是。先生，我和下面的那個報告血水漏下去的僕人談話，他也瞧見的他，告訴我當那個却利進來時，密司脫勃郎站在後門口外面，眼瞧著却利從石梯上走上樓去，直到我走下樓去，還明明見他。所以我有一個意見，我們如果要知道那個真兇是誰，不如去問問密司脫黑來勃郎，他也

許比較我們更明白些。」醫士張大了眼睛注在密勒臉上。密勒又道：「先生，我以為密司脫勃郎對於這件兇案一定比我們明白。」話還沒完，醫士的臉色忽然紅赤，大怒道：「你竟敢說這樣的話，你不是懷疑密司脫黑來勃郎麼？他是一個副警務長啊！你如果疑他也儘可以誣我，因我也曾在那室中獨坐一刻鐘的工夫，你怎麼這樣顛預呢？」密勒道：「先生，我安其實我並沒有什麼惡意，因他昨天一天都勾留在我們寓裏竭力搜索，似乎要尋覓什麼東西。」醫士道：「那是他應當的職務，他要探案，不能不搜索證據。」密勒低頭自語道：「我的腦思實在有些發昏，因我覺得什麼人都是可疑，譬如那個守門人，他有各室的鑰匙，不是也有嫌疑的可能麼？」醫士道：「論你的地位也怪不得你，但你也須原諒我，方才竟向你發怒，須知密司脫勃郎是我的最要好的老朋友，我實在不願意聽信你剛才對我說的話。」密勒仍低垂著頭，嘴裏還噤咕著道：「除此以外，平時和密司脫羅白往來的人也著實不少。」華盾醫士急道：「誰呀？」密勒道：「譬如麥希蘭勳爵和麥希蘭夫人，也不時來的，還有那個却利，我確信他從前也曾來過，不過我和他不常見面，不知道他的底細罷了。」華盾醫士向密勒瞥了一眼，突然道：「密勒，我瞧你好似心中還藏着什麼隱事，如果你此刻不願意告訴

我。那。你。儘。可。以。直。接。去。報。告。警。察。罷。一。密。勒。一。聽。見。警。察。兩。個。字。神。經。上。似。乎。突。然。感。受。著。非。常。的。震。動。道。了。一。聲。歉。便。忽。忽。退。出。去。了。

華。盾。醫。士。回。進。他。的。化。驗。室。不。多。一。回。他。脫。去。了。白。色。的。外。套。重。新。出。來。從。事。他。的。診。務。不。久。他。得。到。一。個。勃。郎。打。來。的。電。話。報。告。他。對。於。案。事。的。進。行。那。天。他。在。俱。樂。部。中。午。餐。黑。來。勃。郎。沒。有。來。他。從。一。個。侍。者。口。中。聞。得。呂。明。登。被。捕。以。後。已。在。巴。荷。街。檢。廳。中。審。過。一。次。他。吃。過。了。飯。便。乘。車。往。愛。德。華。場。正。要。去。訪。密。司。裴。麻。毛。丁。不。意。麥。希。蘭。勳。爵。正。從。裏。面。出。來。面。色。却。很。不。快。他。便。招。呼。道。一。醫。士。好。啊。你。不。是。來。見。密。司。毛。丁。麼。我。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樣。的。敗。興。須。知。這。個。小。女。兒。實。在。是。不。知。感。恩。的。一。華。盾。醫。士。和。麥。希。蘭。勳。爵。本。來。是。相。識。的。從。前。他。也。替。勳。爵。診。治。過。但。平。時。却。不。相。往。來。因。冷。然。答。道。一。我。不。知。密。司。毛。丁。爲。什。麼。竟。敗。你。的。興。你。不。是。說。伊。不。知。感。恩。麼。又。爲。著。什。麼。呢。一。麥。希。蘭。道。一。我。請。伊。在。這。件。案。上。不。要。把。我。的。名。字。牽。進。去。伊。竟。拒。絕。我。我。還。說。一。爲。著。你。母。親。的。緣。故。可。是。一。醫。士。接。口。道。一。唉。你。竟。這。樣。請。求。麼。但。爲。什。麼。這。樣。呢。一。那。紅。臉。的。勳。爵。聳。肩。道。一。我。已。失。敗。了。昨。天。晚。上。警。察。們。竟。到。我。家。裏。去。盤。問。這。一。著。已。教。我。難。堪。此。外。我。的。來。源。既。絕。我。心。中。的。感。受。當。也。可。想。而。知。了。一。醫。士。道。

「你平日可是仰給於羅白的麼？」麥希蘭作怨恨聲道：「是啊。假使我的背後沒有他那裏有什麼錢供我這麼樣揮霍。自從這變端發生我妻子竟哭了一夜。你想我那裏受得住呢？」勳爵說時他的眼光始終不會和醫士的眼光接觸。接著又說道：「還有一著更不能不教我擔憂。我還有幾張債券在羅白手中。那債券如果被人發見。我不是要更加為難麼？」華盾醫士只緩點了點頭並不答話。麥希蘭也就回身跨上車去。醫士瞧那車子去遠才伸手敲門。有一個女僕出來。聲音密司毛丁不願見客。但醫士取出一張名刺叫伊重新進去。數分鐘後醫士就和裴麗見面。伊的面色憔悴而灰白。可是仍不失伊的鎮靜。這一著乃是出華盾醫士意料以外的。裴麗開口道：「我已把一切事情和我的母親說明了。我深悔不曾早些告訴伊。否則我也可以少受許多痛苦。你今天可是沒有到過公堂麼？」醫士答道：「我沒有去。去過的麼？」裴麗應道：「正是。可是只約略問了幾句。並沒有深究。但佛雷既然不曾殺死羅白。他的說話當然是完全確實的。」醫士道：「我本信他如此。密司脫黑來勃郎也竭力說他無罪。但昨天早晨他在蘇格蘭場陳述意見的時候。有幾個同事不贊成他的見解。所以他們就即把呂明登逮捕去了。」說時他略一躊躇又繼續道：「我此刻來就要問你。我可有什麼盡力

的地方我知道呂明登有錢他已請了律師給他辯護但你又怎麼樣呢」裴麗微微笑道「醫士謝謝你竟願意助我我們現在還沒有經濟上的缺乏然假使要我清償那所立的債票那麼我們當然要破產的」醫士定睛向伊瞧著好似他的腦思已移到了別一個題目上去不一回他忽發出一種出伊意外的問句道「羅白可曾和你談過心腹話麼他可曾把他已往的歷史和你說過」裴麗想了一想答道「他只和我談過一次我並不深悉他的歷史須知我們相識還只有一個月哩」醫士道「他可曾說起過我們所認識的人麼」裴麗瞧著他答道「他說過的據說倫敦有一個恨他的人那人曾經佔過他的便宜但我並不知道詳細只知道那人是唯一給羅白吃過虧的人好似羅白在數年前做過放債的事業曾有一次他向一個少年逼債那少年竟至自殺少年本來是當兵的因此他的一個同伍就把羅白從一個島子上驅逐出來至於那島子的名字他却没有告訴我」醫士接口道「我知道的這島子就叫利凡脫但他可曾說明那個恨他的人是誰」伊把眼光移向別處低聲答道「我想此刻有些不便還是不說出來的好」醫士突然道「那人可是黑來勃耶麼」伊忽回過頭來呆瞧著不答醫士忙繼續道「你儘放心無論怎樣決不會有一句話從我嘴裏傳揚出



去。」裴麗才坦然說道：「正是那人。果真是密司脫黑來勃郎。但已隔了多年。那時密司脫勃郎還沒有進警界裏去呢。」醫士點頭道：「不錯。但自從那事發生以後。他不久便離了兵營。投身向警界裏去。約當十年以前。他回到英國來。從事農田生活。不料後來又因著什麼事情。重新到印度去。繼續在警界中服務。末後他因公遷升才調到蘇格蘭場來。」裴麗道：「正是。他告訴我的。也就是這一段故事。他還說密司脫勃郎雖然和他。在一個俱樂部中。但勃郎心裏却仍是厭惡他的。醫士你想。佛雷到底要定罪麼？」醫士道：「我想他不至於有罪。他雖有行兇的嫌疑。究竟沒有充分的證據。譬如羅白臥室中的窗外面。是撬不開的。窗上的玻璃。既然沒有撬劃的痕迹。窗內的兩枚螺絲釘。又明明是從裏面旋下來的情節。都不相合。並且那釘在被單下面發見。可見放釘的時候。羅白的屍身還沒有移到床上。這樣看來。呂明登的供述。一部分已經證實。顯見他未到羅白臥室的以前。已有人在裏面開窗。因在那麼寒冷的天氣。羅白自己決不會開窗。在勢必另有一人。這個人若不和呂明登同謀。不消說也和兇案有密切關係的。」裴麗一聽似乎安慰得多。因問道：「那麼你想那兇手又是誰呢？」醫士不答。裴麗又問道：「醫士。你可是懷疑什麼人麼？」華盾醫士緩緩道：「我委實不止懷疑罷哩。」

代遊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十九回

農勁蓀易裝探匪窟

霍元甲帶醉斬渠魁

話說農勁蓀從淮慶會館出來。向韓起龍駐紮的地方走去。那時義和團的神兵到處橫行。道無人敢過問。所謂烏合之衆就是義和團內部裏也無人稽查。農勁蓀在路上遇了無數起三五遊行的神兵。也有向農勁蓀點頭打招呼的。也有挨身走過不作理會的。以霍俊清之眼光尙被瞞過拳匪又安得便能識破耶農勁蓀料知決沒人識破。大着膽逕走那義和團駐紮的村莊。遠遠的就看見扶清滅洋的旗幟。豎立在莊門外。隨風飄蕩。那村莊旁邊有一個大黃土坯。看那坯的形式土色。知道是把麥田填平了。作操練神兵之用的。但是這時並沒有神兵在坯中操練。祇插了許多五光十色的大小旗幟在那裏。有兩個年老的神兵。坐在坯裏談話。寫匪窟之情形暗淡無色農勁蓀轉過莊後。見麥田裏架着十幾個帳棚。一個帳棚裏面約莫有五六十個人。見農勁蓀穿過。也都不作理會。走近一個帳棚跟前。聽得裏面有人說道。那怕他。霍元甲有三個腦袋。六條胳膊。霍元甲三字入耳○談得接巧我們有

了這幾座紅衣大炮。難道他淮慶會館是生鐵鑄的不成。語亦農勁蓀聽了心中一動，便撲進那帳棚。心細胆大不如此祇見地下擺了幾碗菜，七個神兵圍坐在地下吃喝談笑。農勁蓀笑道：「你們倒快活，躲在這裏吃喝，信也不給我一個。」突然插入七人同時望着農勁蓀，中有一個說道：「我們是湊份子的，你沒來成，怎有信給你？」農勁蓀道：「你們不要我來成，我有錢也無處使呢。看你們是多少钱一份，我就補一份罷。」隨口應對恍如平日說着，即伸手往口袋裏裝做要摸錢的樣子。剛才說話的那人笑道：「用不着補了，這回算我們請你吃。明日你再請我們罷。」一面說，一面讓出坐位來。農勁蓀不第會做偵探兼會騙白食，吃可發一笑農勁蓀隨挨身坐下，笑道：「也使得。明日打下了淮慶會館，我到聚珍樓酒館安排一桌上等酒席，請你們。」此數語極極蓋借此提起淮慶會館，便可引上衆人之議論也我這一响的身體不大舒服，睡了幾日，今日才得起來。我的身體雖不好，口腹却是很好。今日起床，就遇着好酒食。此數語是替自己掩飾七人見農勁蓀說話很合式，儼然如常見面的熟人一般。他們原來都是臨時湊合的人，誰也不知道誰的來歷。七人之中，李疑、張認識農勁蓀，張疑、李認識農勁蓀，都不好開口請教姓名。確有如此心理，我欲引兩廂一句以貽之，曰：這席面真乃烏合農勁蓀喝了一口酒，說道：「幸虧我昨日病了，起床不得，沒同去打淮慶會館。若是去了，難保不一同受傷回來。」一再提及淮慶會館四字，總七人聽了，都瞪

了農勁蓀一眼。奇○讀者試猜其故讓農勁蓀坐的那人說道戴花就戴花甚麼傷呀傷的瞎說。不好破綻來了農勁蓀才知道他們忌諱受傷的話要說戴花吉利些便連忙改口道昨日戴花回的差不多有一百人我若去了自也是免不了的。剛露馬脚便隨口數過去一個人答道我們有神靈庇護戴花算得了甚麼我們本來今日都準備了要去活捉霍元甲的就爲那解聯魁在韓大哥面前搗鬼。提及解聯魁呼應上文說甚麼先禮後兵要先寫信去儘問霍元甲限霍元甲在十二個時辰以內把一千五百多個吃洋教的通通交出來過了十二個時辰不交出才去打他。居然也用哀的美數書令人可笑韓大哥偏聽信了這派鬼話我們不知道怕霍元甲做甚麼他也是一個人又沒有封槍砲的本領我們拿紅衣大砲去衝他他就是銅打的金剛鐵打的羅漢也要衝他一個粉碎。語亦駭人農勁蓀道我這幾日又吃虧病了連紅衣大砲都祇聽得說不會看見也不知如何厲害。早步進步逐漸刺探那人說道吳三桂的紅衣大將軍大砲是最厲害有名的一炮能衝十里十里以內可衝成一條火坑霍元甲是知趣的趕快把那些吃洋教的東西交出來就不干他的事曲店街的人也免得遭這大劫若再執迷不悟包管他明年這時候是他的周年忌辰。敘述紅衣大砲之厲害頗覺駭人農勁蓀故作高興的樣子說道好厲害的大砲我們吃喝完了同去瞧瞧好麼那人望着農勁蓀說道就攔

在大門當中你怎的還不會瞧見呢農勁蓀笑道我身體不舒服那裏在意呢擱在大門當中的就是那厲害東西麼我的眼睛真是可笑幾次走那東西跟前過身都沒在意可惜祇有一座若多有幾座就更好了看他隨處露馬脚却隨處能掩飾過去其機警真不可及農勁蓀說這話原是爲不知道有幾座特地是這般說看他們怎生回答那人果落了農勁蓀的圈套答道這們厲害的東西有一座就當不起了那裏還用得着幾座韓大哥身邊還有兩桿小砲也是最厲害無比的東西每桿能一連打得六響多厚的鐵板就穿得過去又打的快又打的遠明日去打准慶會館霍元甲躲了不見面便罷見面就是幾砲他便有飛得起的本領也逃不了這一劫和盤託出拳匪畢竟蠢材○問一知十農勁蓀何等快活農勁蓀心想此來算沒白跑緊要消息已被我探着了他們既準備了大砲來攻擊准慶會館我們若不肯將教民交出憑空去向他們說和是不中用的且快回去商議抵禦大砲的方法遂推出小解起身出了帳棚急急向歸途上走趕緊退去免得被人識破是農勁蓀精靈見機處七人等了一會不見農勁蓀轉來出帳看也沒有都以爲是來騙飲食的一般沒有軍事知識的人那裏會疑到是敵人的偵探此一段與水滸傳石秀探莊一節相彷彿的確大有偵探意味於今日放下這邊再說農勁蓀在路上不敢停留徑跑回准慶會館改換了服裝來見霍俊清霍俊清正捧着一封信坐在房中出神此信已從拳匪口中叙出雙方寫來筆致何等靈活

見農勁菘進房忙起身迎着說道：你走後沒多久，那韓起龍就派人送了這封信來。你看我們應怎生對付他？農勁菘點頭答道：用不着看信中的意思，我已知道了。隨將自己探得的情形對霍俊清述了一遍道：他們竟用大砲來攻我，等若照昨日那般防守，是不中用的。從他們駐紮的村莊到這裏來的道路，我都留神看了，有兩處地方可以埋伏。我們明日分兩班一班在這裏照常防守，一班到路上去埋伏。等那大砲經過的時候，猛殺出來，離那埋伏的所在不遠，有一個很深的潭，我們搶了那砲，就往潭裏攢攢了，就跑。他們要想再從那潭裏撈起來，也很不容易。卽算他們人多，能撈得起，然也得費不少的工夫。我們到那時再想方法對付。看他一利那間已將

抵禦大砲之方法，想出附機應變，獨具卓見。此法雖未爲絕妙，然爲一時救急計，亦不得不出此也。霍俊清躊躇道：這辦法行是可行的，不過我想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在我的眼中，看他們這班東西，直和螻蟻一般，但覺得討厭，不知道可怕。此兩語頗趣。你這辦法很妥當，儘管照着去做。我看了韓起龍這封信，心裏委實有些氣，他不過你祇聽得那人口說，不曾見這措詞荒謬的信，你且瞧瞧，你能忍受不能忍受？如何妙文，我倒也要看看。農勁菘卽拿起那信來看，先看了信上的字跡歪斜，一望就知道是個沒讀書的人寫的。接着看了第一句是元甲先生知悉。只這一句已是妙趣。卽笑着放下來，不看了，說道：這信也值得一氣嗎？這祇怪

在韓起龍跟前當祕書長的胸中祇有這幾點墨水還不知費了多少心血才寫出這封信來。

刻。你倒怪他措詞荒謬。豈有個通文墨的人也肯跟着他們是這樣胡鬧的嗎。當時朝廷大臣附和拳匪者不少豈

皆不通文墨者耶我以爲徒通文墨而腦筋不清楚者亦正不乏其人未可一概論也你不看信中的詞句有一句不費解的麼。可惜作者不將全信錄出使我儕一窺全

豹。霍俊清道。話雖如此但我已決心明日辰刻去找韓起龍當面說話你的計劃仍不妨照辦。

韓起龍既有這信給我我去找他說話是應當的。寫霍俊清自有霍俊清之計畫農勁蓀問道你打算去找他說

甚麼話呢。霍俊清道天津的義和團爲首的就是韓起龍和信教的爲難是他們義和團的主

旨。韓起龍一日不離開天津我等保護教民的負擔便一日不能脫卸又不能盡我等的力量

殺他們一個屍橫遍野血流成渠使他們望了淮慶會館就胆寒則是我等明日便將他們的

大炮沉之潭底能保得他們不弄出第二座大砲來嗎我等提心吊胆的日夜防閑已是不易

農勁蓀之法是治標不是治本也而一千五六百教民和二三百防守的人每日的糧食再支持三五天下去也

要鬧飢荒了。糧食一項確是難題我再四思維直是逼着我向這條道路上走至於成敗利鈍祇好聽之

於天我原說了盡人事以聽天命我也未嘗不知道這是冒險的舉動但於今既沒第二條較

爲安全的道路可走所以決心如此。寫霍俊清此去確是實通處此不是行險僥倖也農勁蓀道我是自願無此能力因之

無此勇氣。若不然。今日早已是那們做了。

事到如此農勁孫亦不憚攔阻矣

二人談話時。劉震聲走了來。向農霍

二人說道。這些教民。却都能體貼每人。一日自願祇喝一碗粥。騰出米糧。給外面出力的人吃。

還有願挨餓一頓米。也不要吃的。

此不是寫教民之知大義正。是寫霍農二人之感化力也。

霍俊清歎道。人家都說信教的十九

是不安本分的人。想借着外國人的勢力。好欺壓本國人的。不然就是沒生活能力的人。想借

着信教。仰望外國人給飯他吃的。何嘗是些這們的人。他們若真是些不安分的壞蛋。既有一

千五六百人。還怕甚麼。義和團呢。又如何肯這們體貼人呢。震聲你去對他們說。請他們都聚

在大廳上。我有話向他們講。劉震聲應着是去了。一會兒回來。報道他們都到了廳上。等候。霍

俊清點頭。拿了韓起龍的信起身。農勁孫。劉震聲跟着。一同來到大廳上。一千五百多教民。見

了霍俊清。都大呼救命恩人。

衆心感戴其狀如見

霍俊清連忙揚手止住。大聲說道。昨日義和團兩次來

攻。和我們兩次將他們擊退的情形。我已教小徒劉震聲說給諸位聽了。今日農爺親去韓起

龍駐紮的地方。探得韓起龍準備了紅衣大炮。原打算今日再來攻打這裏。祇因有人勸韓起

龍。先禮後兵。先寫一封信給我。信中限我在十二個時辰以內。將諸位全數交給他。若過了十

二個時辰不交。他就統率一千六百神兵。前來血洗淮慶會館。我想韓起龍既有能衝十里的



大砲。又有一千六百名神兵。我等若依照昨日的方法防守。決防守不了。並且那大砲開發起來。不但我淮慶會館。和諸位當災。就是靠近曲店街的商舖。也得衝成一條火坑。他們這些沒天良的東西。毫無忌憚。我料他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我想領着諸位。往別處地方逃罷。此時天津鄰近東南西北各府縣。沒一處不是義和團鬧得天翻地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鬧的比天津更厲害。逃是無處可逃的。我激於一時的義憤。出告白把諸位都聚做一塊兒。今日禍到臨頭。若仍不免教諸位逃難。在前幾日。諸位向旁處逃。或者還有十分之幾。能逃得了性命。今日已是逃不出十里。便得被害了。豈不是我反害了諸位嗎。我思量了多久。浩劫臨頭。別無旁的道路可走。一段話先敘述處境之困難事機之急迫霍俊清說到這裏。教民當中已發出哭聲來了。在若輩固祇能付之一哭霍俊清復揚手止住。高聲說道。我的話還不曾說完。且請聽下去。這時哭也不中用。那幾個哭的人。聽了這話。真個止住了啼哭。霍俊清繼續說道。韓起龍。限我十二個時辰。是到明日午時為止。我明日辰時動身去韓起龍那裏。儘我的本領去做。我能在午時以前回來。見諸位的面。是諸位的福氣。若過了午時。再不見我回來。那麼我早在地。下等候諸位了。激昂悲壯大有易水放歌神氣霍俊清說到這裏。兩眼一紅。嗓音也哽了。一千五百多個教民也都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那得不哭霍俊清

拿手掩着面回房。農勁蓀跟着歎息。霍俊清拭乾了眼淚說道：我當初以爲天津信教的至多不過幾百人。那知道有這們多。於今我們這裏人數總共將近有二千人。專就糧食這一項已經擔負不起。這種舉動在我們看了是義不容辭的。而曲店街各商戶因爲各人要保護各人的生命財產才肯大家跟在裏面出力。若教他們捐助食糧給這些教民吃是誰也不願意的。透極幸虧我今年早料到怕鬧飢荒又恰好空了兩個棧房多屯了些米麥。然照這兩日每天十石計算至多不過能再支持五日。五日後食糧盡了。韓起龍便不來攻打我等能守的住麼。再申明糧食一層以見霍俊清此去並非甘冒奇險實是萬不得已也。農勁蓀道：我明日陪你一陣去。我雖沒基本領。然有一個幫手。畢竟妥貼些。在農勁蓀固宜有此請求。霍俊清搖頭道：那怎麼使得。我兩人都去了。萬一韓起龍分兩路來攻。還了得嗎。我此舉原是行險若不成功。則此後千觔重担全在你的肩上。假使前日沒你在跟前。我一個人就敢毅然決然的發那告白嗎。我知道你的武藝不如我。我的計謀就比你更遠。不特能知己亦能知人。我今夜得安睡一覺。我的職務教震聲代替你。一心去照着你自己的計劃。安排不用問我的事。農勁蓀遂退出來。在霍俊清請來的朋友當中挑選了二十個富有膂力的。對他們說了奪炮的計劃。教十二人這夜都去休息。不擔任防務。其餘的分作兩班照常巡邏把守。

一夜平安過去。第二日早起，農勁蓀防韓起龍動身得早。天光才亮，就同二十人吃了戰飯，各

帶隨身兵器，到預定的埋伏地方埋伏了。一個個摩拳擦掌的，祇等大砲到來。霍俊清一方是實，農勁蓀一方是虛。

虛實相間作者却寫得一様聲勢。再說，霍俊清見天交辰刻，即換了一身灰布緊身衣，靠用灰布裹了頭脚上也

穿着灰色襪子，套上草鞋。細寫裝束爲後文伏筆。背上雁翎寶刀。前回敘述雁翎刀原來却爲此時用也。作者絕不下一閒筆於此可見。他生性原不

喜飲酒的，這時却從櫥裏提出一瓶膏粱酒來，對着瓶口一飲而盡。酒壯人氣，人仗酒雄。此與水滸

傳武松奪快活林一節一樣寫法。出了會館，使出平生本領，如疾風迅電的殺奔義和團的駐紮所來。霍俊清一人而已，然其氣

概及聲勢雖千軍萬馬無以過之。連埋伏在半路上的農勁蓀等二十一個人都沒看出。霍俊清是何時打那裏

經過的一則，因霍俊清的身法太快，二則因他遍身灰色，不注意看不出來。上文所以必細叙裝束也。霍俊清

奔近那村莊一看，祇見那莊子旁邊的黃土坪裏，半圓形的立滿了一坪奇形怪狀的神兵，估

計個數目約莫有二千來人，但是都靜悄悄的聽一個立在桌上的人說話。看立在桌上的那

人也是穿着一般顏色，前長後短的怪服，六尺以外的身材，濃眉巨眼，臉肉橫生，立在桌上說

話也顯出一種雄赳赳的氣概。暗寫韓起龍。一手握着一桿六子連的手槍，說話的聲音極大。霍俊

清立在遠遠的聽得其中幾句話，道好不識抬舉的霍元甲。我拿他當個英雄，特地派人請他

入夥。他不但。不從。倒明目張膽的。與我們作對。你們大家努力。祇等過了午時。他如膽敢再不。將那一千五百多個吃教的。雜種全數交出來。我韓起龍。拏住他。定要碎屍萬。……下面的一。個段字。不會說出。霍俊清已如風飛至。疾手起刀落。祇聽得。噹噹兩聲響。疾韓起龍兩條握手。槍的胳膊。早已與他本身脫離了。關係。身體隨往桌底躺下。疾當韓起龍。胳膊未斷的時候。滿。坪的神兵。但聽得一聲。霍元甲來了。却是霍元甲的影子。全場沒一個人看見。農勁孫等且不能見况拳匪乎韓起龍的身體。躺下。又齊聽得一聲。霍元甲少陪了。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妙極全場的人。有大半嚇得。手中的兵器。無故自落的。可真是可怕韓起龍的性命。這回。雖不會送掉。然沒了兩條臂膊。自此成了廢人。天津的義和團。既去了這個頭目。所謂蛇無頭不行。沒幾日工夫。就風消雲散了。天津的教民。因此得全數保全了性命。數語收束保護教民一節而京津滬漢各新聞紙上。都載了霍元甲保護教民的事實。有稱霍元甲為俠客的。有直稱為劍仙的。我疑古之所謂劍仙者亦不過如霍俊清而已霍元甲三字的聲名。在這時。已經震驚全世界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第二十回再說。

### 總評

天下之事。往往因時變幻。錯綜百出。雖有智者。莫能測其究竟也。善作小說者亦然。譬如

此書前一回。霍俊清欲輕身以入拳匪之窟。農勁蓀竭力阻之。不意霍俊清未去。而農勁蓀反改裝去矣。農既去。閱者以爲霍俊清可以不去矣。不意農方歸來。而霍又慷慨橫刀以去。事之不易測。一至於此。亦可謂極錯綜變化之能事矣。

農勁蓀身入匪窟一節。觀其隨機應變。對答如流。便活像一偵探專家樣子。尤妙在隨處露出破綻。又能隨處掩飾過去。身履奇險。神色不變。此非大勇之士。不能如此堅定也。霍俊清之入匪窟。斬匪魁。此固奇危極險之事。苟非萬不得已。輕身而蹈不測之險。不特著者所不取。亦霍俊清之所不願出也。故必先敘拳匪方面。欲以大炮轟淮慶會館。而後時機急迫。霍俊清乃不得不出此冒險之一舉。謹慎如農勁蓀。亦不復能從而攔阻之矣。故我謂農勁蓀之探匪窟。却是預爲霍俊清刀劈巨魁作伏綫也。

教民節食一節。所以表世人尙有良心也。我嘗謂人之良心。急難時最易發見。觀此益信。霍俊清對教民之一番演說。慷慨激昂。仁至義盡。雖荆卿易水歌。無此悲壯也。人有必死之心。則事無不濟。常人且然。况大英雄如霍俊清乎。故不必韓起龍之身受重創。我早知霍俊清之必達目的矣。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二十回

金祿堂試騎千里馬

羅大鶴來報十年仇

話說上回寫到霍元甲帶醉斬了韓起龍義和團的事。成了一個天然的小結束。這一回却又  
要寫到大刀王五的身上來了。且說王五自從在李富東家替霍俊清誇張了一會。作辭回北  
京來。追叙前文以便啣接草草的過了殘年。心中爲着譚瀏陽殉義的事。仍是怏怏不樂。再追叙前文以見王五之篤友誼

總覺得住北京。膩煩的了不得。光陰迅速。忽忽到了三月。這日有個虞城的朋友。新從家鄉到  
北京來。特地到會友鏢局來瞧王五。那朋友閒談虞城的故事。說起虞城西鄉大塔村。有一家  
姓胡的。世代種田爲業。算是大塔村裏首屈一指的大農戶。胡家養了幾匹騾馬。每年產生小  
騾小馬。也是一宗很大的出息。他家有一匹老牝馬。已經多年不生小馬了。多年不生小馬却能一  
一事也須養精蓄銳。那真是奇聞。胡家的人。幾番要把那匹老牝馬宰了。可是作怪那匹老牝馬好像有知覺似  
的。胡家這幾日。一打算要宰他。他就不吃草料。並且拚命的做工夫。以表示他不是老而無用。

徒耗草料的東西。畜生之靈若此真是作怪胡家人見他這樣便不忍宰他了。屢次皆是如此。到去年十月那

乾馬的肚子忽漸漸的大起來。十二月二十九的那日居然又產下一匹小馬來。點出產馬之日

亦奇。那匹小馬的毛色真是可愛。遍身頭尾漆也似的烏黑。祇有四條腿齊膝蓋以下雪一

般的白得好看。漆也似的黑雪也似的白兩相映照果然好看胡家人便替他取個名字叫做烏雲蓋雪。字好名那馬下地才

半月就比尋常半歲的馬還要大許多。胡家因是才生出來的小馬沒給他上籠頭。誰知那馬

出世雖才半月氣力却是大的駭人。和他同關在一間房裏的騾馬被他連咬帶踢的簡直鬧

得不能安生。英雄少年時往往傑最好笑的那馬竟知道孝順。馬猶如此人復何如可以人而不如馬乎

平日那匹老牝馬和旁的騾馬關在一塊兒的時候老牝馬太弱常搶不着食料甚至被

旁的騾馬咬踢得不敢靠近食槽。自從小馬出世每逢上料的時候小馬總是一頓蹄子將旁

的騾馬踢開讓老牝馬獨吃。我以為不是可笑實是可敬也胡家人見了祇得將騾馬都隔開來。於今才得兩個

多月已比老牝馬還要高大兇惡到了極處。其凶惡處正是其卓異處也甚麼人都不敢近前靠攏去。就得被

他踢倒。英雄不肯為庸人所用千里馬亦豈肯為常人所跨哉春天正是嫩草發芽的時分家家的騾馬都得放出來吃青草

胡家的騾馬自然也一般的放出來。那烏雲蓋雪的馬既沒有籠頭人又近前不得便毫無羈

絆。

絆一出門就昂頭豎鬣的亂躡亂跑躡到別人家的馬羣裏別人家的馬就得倒霉十有八九被他踢傷老牝馬吃飽了青草將要歸家了祇伸着脖子一叫小馬登時奔了過來同回胡家

又點出此馬之孝○此一段與史記專諸傳一樣寫法左右鄰居的馬三回五次的被小馬踢傷了養馬的都不服氣一個個跑到胡家來論理問爲甚麼這們大的馬還不給他上籠頭胡家不能護短祇好一面向人陪不是

因馬受氣暗逗下文之廉價出賣一面拿籠頭給小馬上了但是籠頭雖然上了仍是沒人能捉得他住那怕身壯力強的漢子雙手拉住繩索他祇須將頭一順那漢子便立脚不牢

極寫其不受羈勒胡三的气力也是大塔村的第一個他偏不相信拉不住這日他做了一個新籠頭給小馬套上了就一手把籠頭挽住牽出大門來那馬才跨出門限即將頭往前一揚放開四蹄便跑胡三有力也施展不出兩脚懸了空兩手死死的把籠頭握住打鞦韆似的吊跑了半里多路

此打鞦韆式之跑路倒十分有趣遇了一片好青草地那馬低下頭來吃草胡三才得脚踏實地從此胡家把那馬監禁起來再也不敢開放胡家人說如有人能騎伏那馬自願極便宜的賣給那人

無法制服更不得廉價出賣王五聽了心中一動暗想我年來正愁沒訪得一匹好馬那馬若合該是我騎的必然一騎就伏價錢多少倒沒要緊

一面自願廉價一面倒不在價錢多少好在我此刻正苦住在北京膩煩借此去外面走走也



好。當。下。向。那。朋。友。問。了。問。虞。城。縣。大。塔。村。的。路。徑。鏢。局。裏。的。事。務。本。來。是。委。人。料。理。的。自。己。在。家。不。在。家。沒。有。關。係。就。在。第。二。日。帶。了。些。銀。兩。騎。上。一。匹。長。途。走。馬。動。身。向。湖。南。開。封。道。虞。城。縣。走。來。在。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這。日。已。到。了。虞。城。縣。向。人。探。問。大。塔。村。喜。得。很。容。易。尋。找。大。塔。村。的。地。方。不。小。進。了。大。塔。村。口。還。得。走。十。來。里。才。是。胡。家。王。五。問。明。了。道。路。要。見。那。馬。的。心。切。遂。將。坐。下。的。馬。加。上。兩。鞭。王。五。騎。的。這。馬。雖。不。是。千。里。名。駒。然。也。不。是。尋。常。易。得。之。馬。一。日。之。間。也。能。行。走。五。百。里。路。忽然誇贊王五之馬其原因有二一則王五本有好馬則烏雲蓋雪得否自然毫無關係再則下文欲借此襯出烏雲蓋雪之迥異尋常也 祇。因。齒。老。了。故。想。更。換。這。時。王。五。進。了。村。口。兩。鞭。打。下。去。便。追。風。逐。電。的。向。前。馳。去。才。跑。了。二。三。里。路。王。五。在。馬。上。聽。得。背。後。一。聲。馬。叫。先聽得馬叫寫出十分聲勢 忙。回。頭。來。看。祇。見。相。隔。有。半。里。遠。近。相隔尚有半里 否。則。連。一。看。一。匹。漆。黑。的。馬。四。蹄。全。白。向。自。己。走。的。這。條。道。路。比。箭。還。快。的。飛。來。馬。背。上。坐。着。一。人。低。着。頭。伏。着。身。子。好。像。用。雙。手。緊。緊。的。揪。住。馬。項。上。的。鬃。毛。那。馬。跑。的。太。快。那。人。又。低。着。頭。看。不。出。年。紀。像。貌。兼寫馬上之人却有 王。五。一。見。那。馬。的。脚。步。心。裏。好。生。羨。慕。打。算。將。自。己。的。馬。勒。開。一。邊。讓。那。馬。過。去。祇。是。那。裏。來。得。及。自。己。的。馬。不。會。勒。住。那。馬。已。從。背。後。一。躍。飛。到。了。前。面。轉。眼。就。祇。見。一。團。黑。影。了。只數語耳已活現一匹千里名駒 王。五。倒。大。吃。一。驚。暗。想。世。上。那。有。這。般。猛。烈。的。馬。

一句。便是這個騎馬的人。本領也就了不得。兩句贊人我這回爲此馬。長途跋涉。祇怕來遲了一步。馬已有主了。果不其然。王五有心來買馬。而此馬偏偏不爲王五所得。亦是文章變幻不測處。但我既到這裏來了。少不得要去見個實在能因馬結識一個英雄。也不白跑了這一遭。仍催着坐下馬。不一刻到了一個大村莊。莊門外立着幾個人。在那裏說笑。那烏雲蓋雪的馬也繫在門外一顆樹上。王五知道就是這裏了。隨跳下馬來。卽有一個滿頭滿腦一身都是污泥的老頭。此時方看出是個老頭走過來向王五拱手道。剛才冒犯了老哥。很是對不起。王五估量這老頭的年紀。至少也有七十多歲。見他遍身是泥。那馬的肚皮腿股也糊滿了汗泥。料知剛才騎馬的。必就是這老頭。所以有冒犯對不起的話。數語點明遂也拱手答道。老丈說那裏話。沒有老丈這般本領。不能騎這馬。沒有這馬。也顯不出老丈的本領。因馬之猛烈顯出騎馬者之本領小子本特爲這馬。從北京到這裏來。老丈既來在小子之前。小子祇好認命了。但得因馬拜識了老丈。也算是三生有幸。不得馬而得識一位英雄確是幸事請問老丈尊姓大名。府上在那裏。老頭先請教了王五的姓名。才答道。老朽姓金名光祖。點出老頭姓名。又是一位英雄王五不待老頭說下去。連忙拱手笑問道。老丈不就是寧陵縣人。江湖上人稱爲神拳金老爹的嗎。由王五口中說出神拳二字。以見聞名之久金光祖也拱手笑道。不敢。承江湖上人瞧得起老朽。胡亂加老朽這個名目。其實懂得甚麼。

脚更如何當得起那個神字。像老哥的大刀名揚四海。那才真是名副其實呢。老朽今年七十  
八了。怎麼用得着這樣的好馬。祇因小孫聽得人說。這裏生了一匹好馬。橫豎直鬧的。要來這  
裏瞧瞧。我慮他年輕不仔細。俗言道得好。行船跑馬三分命。越是好馬。越是難騎。因此不敢教  
他一個人來。我離馬背的日子也太久了些。這馬又是異乎尋常的猛烈。險些兒把我慣了。下  
來。由金老爹口中又帶出一位小英雄金光祖說着。回頭對立在那馬跟前的一個後生招手道。祿兒快過來。見見  
這位英雄。這是很不容易見着的。說得鄭重可見王五名重天下那後生見招忙走了過來。金光祖指着王五向  
那後生說道。這位便是無人大知的大刀王五爺。無人不知四字亦下得鄭重隨又向王五說道。小孫金祿堂  
多久仰慕老哥的威名。往後望老哥遇事指教。金祿堂對王五作了一揖。說了幾句欽仰  
的話。王五看金祿堂二十來歲年紀。生得儀表很是不俗。心想他能知道愛馬。必然不是等閒  
之輩。因愛馬遂可推及其人之英雄便有心結納他。好做一個鏢局裏的幫手。隨處結納寫王五十分愛才祇是當時同立在人  
家的門外。不便多談。金祿堂也爲那馬分了精神。歸到馬上見自己的祖父騎了。也急想騎着試試。  
便向王五告了罪。將腰間的帶子緊了一緊。金光祖在旁說道。祿兒得當心。這畜牲他別的毛  
病一些兒沒有。就祇跑得正好的時候。猛然將頭往下一低。身體隨着就地一滾。若稍不留意。

連腿都得被他折斷。這毛病要提防。他也還容易。你兩眼祇釘住他兩個耳朵。將要打滾的時候。分兩個耳朵。尖必同向前倒下。敘述馬的脾氣十分細到你一見他兩耳倒下。金光祖說到這裏。金祿堂接口說道。趕緊將繩往上一領。他就不滾。不下了嗎。岔入金祿堂之言。文筆絕妙金光祖連連擺手道。錯了。錯了。虧你在這時說出來。就這一領。不怕不把你的小性命送掉。你以為這也是。一匹尋常的劣馬嗎。便是尋常的劣馬。不上轡頭。不上嚼口。也領他不起。何況是這樣的好馬呢。這馬一頭的力。足有千觔。又光光的套上一個籠頭。你坐在他背上。兩膀能有多大的力。他的頭往下。你能領得他起來嗎。他口裏若上了刺。嚼因為怕痛。才能一領。即起於今。是萬萬領不得的。你務必記取。明白他的頭。一往下。低兩耳。又同時朝前倒了。就趕快把你自己的右腿尖。往他前腿縫裏一插。他自然滾不下了。還有一層。這畜牲歡喜躡高跳。遠你萬不可拿出平常騎馬的身法。手法。來想將他勒住。一勒就壞了。像這樣的好馬。你騎在他背上。須得將你自己的性命完全付託給他。他遇着高塹。要躡上去。你儘管由他躡上去。遇着極寬的坑。他想跳過去。你也儘管由他跳過去。越是順着他的性子。越不會出亂子。他雖是畜牲。然他若自願沒躡高跳。遠的能耐。你就打他。他也不肯躡跳。這畜牲能躡一丈三四尺高。能跳二丈來遠。你須記取。他躡高的時候。

你的身體須往後仰。等他前脚已起後脚用力的時候，你的身體便向前略栽。他才不覺吃力。若是他將要起前腳的時候，你將身體向前壓住他後脚用力的時候，你又將身體往後壓住。他本有躡一丈三四的能耐，是這們一挫壓便得減退四五尺了。豈不壞了嗎？以上叙騎馬之身道者說不出來小我剛才騎他因跑過幾畝水田，所以弄得渾身是泥。你要騎得十分當心才行。說真不易作也

表出滿身泥污之故金祿堂也不答話，笑嘻嘻的走到樹下。只笑嘻嘻三字少年之脾氣如見解下繩索來。那馬見繩索已解，便四脚齊起，亂礮亂跳。極寫馬之猛烈金祿堂也不害怕，憑空向馬背上一個箭步，已身在馬上了。接

金祿堂身手之靈捷那馬將頭揚了兩揚，支開四蹄，就跑。金光祖到王五跟前說道：「難得在這裏遇見老哥。我想屈尊到寒舍盤桓盤桓，不知尊意以為何如？」王五既有心要結識金祿堂，自己又左右閑着無事，便欣然答應。二人站着談話，談不到一頓飯的工夫，金祿堂已騎着那馬如飛而至。遍身頭頂也和金光祖一樣糊滿了污泥。金光祖愛惜孫兒，恐怕他騎得累了，忙上前搶住籠頭。那馬接連被騎了兩次，也累得乏了。比前馴良了許多。金祿堂滾下馬背，搖頭吐舌的說道：「方才這一點兒時間，已來回跑了六十多里路。在馬上，看兩邊的房屋樹木，祇見紛紛的往後倒下去。多望兩眼頭目就昏眩了。人家都說火車快的厲害，我看這馬比火車還要快的多呢。」

我買了。他回去看何時高興。我得騎到南京去和火車比賽。比賽極寫此馬之神速。金祿堂這時隨口說

了幾句玩話。後來南京辦勸業會的時候。他果然將這馬騎到南京。特地專開一個火車頭。馬

在前頭。車頭在後邊。十里以內。火車真個追這馬不上。這是後話。趁這時表過不提。再說當日

金光祖見已將這馬騎服了。即問胡家要多少馬價。胡家開口要一百兩銀子。真可謂價廉物美。金光祖

並不還價。隨如數兌了一百兩銀子。王五遂跟金光祖金祿堂帶了那匹烏雲蓋雪的馬。一同

到寧陵縣金家來。王五在金家住了幾日。和金光祖公孫談論拳脚。甚是投機。金光祖的兒子

金標。出門十多年。沒有音信。也不知是生是死。一筆金祿堂的本領。全是金光祖傳授的。這日

王五正和金光祖坐在房中談話。祇見金祿堂進來報道。外面來了一個姓羅的。說是湖南人

姓言的徒弟。有事要見爺爺。此何人也。姓言的。又是何人來得突兀。金光祖一聽這話。臉上頓時改變了顏色。變色奇極

號稱神拳之金老爹而變色更是奇極。停了一停。才抬頭問金祿堂道。那姓羅的。多大年紀了。金祿堂道。年紀不過

三十多歲。身材很是高大。金光祖道。你已說了我在家麼。金祿堂搖頭道。我說你老人家不在

家。他說沒有的事。若真不在家。他也不會來了。金光祖面上很露出躊躇的樣子。王五在旁見

了。猜不出是甚麼緣故。閱者也猜不出是何緣故也。想問又不好開口。金光祖長歎了一聲道。冤家路窄。躲也

躲避不了。號稱神拳者而欲躲避真是可怕 祿兒去請他在外面坐坐。我就出來見他。金祿堂應是去了。金光祖

隨回頭向王五說道。十年前有一個湖南人姓言的。因聞我的名。特地找到這裏來。在這裏住

了三日。要和我交手。那姓言的原是一個讀書人。本領確是不弱。和我走了二百多個回合。我

用擒拏手傷了他。他臨走的時候。對我說道。我們十年後再見。我若沒有和你再見的緣法。也

得傳一個徒弟。來報這一手之仇。當時姓言的說完這話走了。十年來。我雖上了年紀。然不敢

荒廢工夫。就是防他前來報復。說破畏見姓羅者之緣故 王五道。姓言的若是自己來。或者可怕。這姓羅的是

他的徒弟。也不見得有多大的本領。區區不才。如老丈有用得着我的時候。儘可代勞。和他見

見高下。王五固應有此言 金光祖搖頭說道。使不得。一人做事一人當。但請老哥在旁。替我壯壯膽量。金

祖不要王五代庖亦屬當然之事 說着起身。進裏面更換衣服。用一塊寸來厚的護心銅鏡。藏在胸前衣襟裏面。

防備周密寫有年紀 裝束停當。拉了王五的手。同來到外面廳堂上。祇見金祿堂陪着一個魁偉

絕倫的漢子。坐在廳堂上談話。那漢子背上還馱着黃色包袱。不曾放下。見金光祖出來。那漢

子起身抱拳笑道。久聞神拳金老爹的大名。今日才得來領教。老爹還記得十年前用擒拏手

點傷辰州人言永福的事麼。小子羅大鶴。就是言永福師傅的徒弟。這回奉了師傅之命。特來

請教老爹。來人亦頗有禮。越見得此人之不易對付也。金光祖也抱拳當胸的答道。但願老哥能青出於藍。我雖老邁無能。但是既有約在先。不能不奉陪大駕。羅大鶴卽將背上的黃包袱卸了下來。不知與金光祖如何較量。羅大鶴是怎生一個來歷。且待第二十一回再說。

### 總評

此書以王五霍俊清二人爲線索。我已言之矣。十九回以前。所敘各事。多偏於霍俊清方面。對於王五。未免稍嫌冷落。故自二十回起。乃將霍俊清放過。重提王五方面。此是作者雙方兼顧處也。

此回雖折入王五方面。其實却非王五正傳。故作者乃借千里馬一節。輕輕搭到金祿堂祖孫身上。然後言永福也。羅大鶴也。陳廣泰也。牽連之人物漸多。筆勢之開展益甚。讀者悟此。則雖遇枯窘之題。亦不愁無好文章做矣。

作者寫千里馬一節。暗中却是爲俠義英雄作影子也。少年任氣。不受羈勒。勇於禦敵。孝於事親。以馬言。是何等好馬。以人言。則是何等好漢子耶。全書諸俠義英雄。均以此馬爲之寫照矣。



當世妄人。昌言非孝。視父母若路人。余已深惡而痛斥之者屢矣。今觀作者寫千里馬。却極寫其孝。我意作者亦有感而發。欲以千里馬媿彼妄人。人而不如禽獸。彼妄人者。亦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耶。

寫胡三之騎馬。藉以襯出金祿堂之騎馬。是反襯也。寫金光祖之騎馬。藉以襯出金祿堂之騎馬。是正襯也。讀此可悟兩種襯托之法。寫千里馬脚步之速。亦完全以襯托出之。如王五聽得背後一聲馬叫。回頭看時。尙隔半里。迨欲將自己之馬勒開。而背後之馬。已一躍過去。又謂馬跑得快。馬上之人。看不出相貌年紀。又謂此馬飛到前面。祇見一團黑影。又謂王五所騎。亦非尋常之馬。一日能行五百里路。以上幾層。歷落寫來。不必定要出力寫馬。而馬之神速自見。

作者寫千里馬之脾氣。灼然如見。駕馭之法。亦說得十分詳明。閱此一節。我可斷定作者非但善於騎馬。而且善於駕馭千里馬也。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專刊偵探武俠冒險等小說及關於偵探武俠之各種小品文字如蒙海內文豪惠賜鴻文無任歡迎
- 一倘有以關於偵探學及偵探小說之照片投贈尤所歡迎原片製版後可以寄還欲得何種酬報務請於片後註明
- 一投稿者請於稿末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册或數册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開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偵探世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 ● 不准轉載

編輯者 嚴獨鶴 陸濟齋  
 程小青 施濟羣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開北西虬江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紅屋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州 長沙 世界書局

▲定	零售	每册	實售三角	▼價	郵費
	半年	十二册	實售三元二角		
全年	廿四册	實售六元	每册本國 三分 日本 五分 外國 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熾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專人  
才以戰勝本局特聘各商專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盡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决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謹啓